

目 录

导 读

- 一、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1)
- 二、《淮南子》其书(5)
- 三、《淮南子》的思想(13)
- 四、淮南子思想矛盾的时代原因(26)
- 五、《淮南子》的版本及流传(28)
- 六、本书的编注原则(32)

淮南子

- 卷一 原道训(37)
- 卷二 俶真训(81)
- 卷三 天文训(108)
- 卷四 地形训(122)
- 卷五 时则训(138)

卷六 览冥训	(152)
卷七 精神训	(171)
卷八 本经训	(186)
卷九 主术训	(203)
卷十 繆称训	(219)
卷十一 齐俗训	(234)
卷十二 道应训	(251)
卷十三 泛论训	(261)
卷十四 诠言训	(273)
卷十五 兵略训	(290)
卷十六 说山训	(309)
卷十七 说林训	(315)
卷十八 人间训	(321)
卷十九 修务训	(340)
卷二十 泰族训	(361)
卷二十一 要略	(378)
主要参考文献	(417)

导 读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人宾客共同撰著的一部著作，成书于西汉初期的景帝时代（前156—前141年），距今已经二千多年。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既保存了先秦以来的许多思想材料，又有汉初思想综合的时代风貌，显示了其作者试图“牢笼天地”的雄心。但是由于雄心太大，也由于时代转型和作者众多的缘故，《淮南子》的整体风格显得芜杂，充满了思想矛盾，所以历代的图书著录，都把它归于“杂家”。这部丰富而芜杂的著作之所以在两千多年后仍然值得阅读，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遥远的转型时代，并对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变化发展有所启发。

一、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为“淮南内”，著者为“王安”。“王”

指淮南王的王者身份，“安”即刘安，“王安”乃淮南王刘安的略称。洋洋大观的《淮南子》当然不可能完全出自刘安笔下，但是，这部在刘安主持下成书的著作，反映的应当是刘安的思想立场和思想眼界。知人论世是阅读中国古书的一种方法，对于《淮南子》，这样的背景尤其需要。只有懂了淮南王在汉初政治格局中的尴尬处境，它的一些思想矛盾才好解释。因为淮南王关怀天下的普遍性论说与他作为封王的身份之间，确实有扞格之处。

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的孙子，汉武帝的叔父，在汉初大一统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他尊贵的“王”位，也是他陷入悲剧结局的原因。研究汉代思想大有成绩的徐复观说，刘安家族在汉皇室中是“两世（高祖、文帝）含冤的一系”^①，指的是刘安的祖母在汉高祖时代自杀身亡，他的父亲老淮南王刘长在汉文帝时代以谋反的罪名死在流放蜀地的途中。刘安承受家族的命运，也死于谋反的罪名。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刘安在朝廷大军压境的讨伐中自杀身亡，“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②，“坐死者数万人”^③，“党与死者数万人”^④，“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国除为九江郡”^⑤。

这是一个大悲剧。一个“坐死者数万人”的事件，即使过去了二千多年，仍然让人心惊。问题是，为什么尊贵的王难逃死路？这个问题的解答与秦汉之际的制度转型有关。在先秦，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这样层层分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国和封邑。春秋以后，周天子日益丧失影响，诸侯们凭借实力进行兼并，经过数百年的相互征战，最终是秦国胜出。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时代。

秦王朝废分封而立郡县，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由朝廷派官员统一管理。这个制度被称为“郡县制”，郡县制让最高统治者能够直接掌控整个国家，所以又可以称为“大一统专制制度”。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存在了15年。但是“汉承秦制”，大一统的政治方向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汉王朝走的仍然是大一统的政治之路。不过新旧制度的更替总有一个新旧杂混的过渡，汉初还是有许多封王的。开初是汉高祖在楚汉相争中为了笼络各路英雄裂地而封，分封了许多异姓王。后来因为异姓王反叛，汉高祖又剪除异姓王，改封刘氏家族成员取而代之，称同姓王。刘邦还与大臣立“非刘氏不王”的白马盟誓，希望以一姓掌权来安定天下。但是，皇权与王权本身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并不会因为姓氏的异同而改变，所以封王与朝廷的矛盾很快就在刘氏家族内部展露出来。文帝时代有济北王的反叛，汉文帝诛杀了自己的侄子济北王刘兴居；老淮南王刘长是文帝的兄弟，也死于谋反的罪名。景帝时代有七国之乱，汉景帝杀死了叔伯弟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人，也杀死了叔父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是以谋反罪死在了侄子汉武帝刘彻的手中。这里只是举其大者，汉初的谋反事件并不止这些。

因此，汉初的政治格局有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新建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与沿袭的分封制度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矛盾：大一统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集权本性，必定压迫封王收缩势力或者分散权力；而封王势力的膨胀，必定威胁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稳定。汉初政治格局的另一个矛盾是朝廷的最高权力归属于谁的矛盾，虽然“非刘氏不王”，但姓刘的不止一个，谁有资格入主朝廷，在汉初是非常微妙的。皇位的争夺是你死我活的，无论谁当皇帝，都要排斥其他的所有人，父子兄弟概莫能外。在汉初，制度之争和权力之争往往纠缠在一起，具体表现为皇权与王权的冲突。

淮南王刘安是这两个矛盾下的牺牲品，他虽然死于谋反的罪名，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替他辩诬，说他没有谋反，死得冤枉^⑥。问题是，为什么淮南王会遭到朝廷怀疑，最终被朝廷讨伐而被迫自杀？追问刘安之死的原因，时代因素是首先要提到的。在汉初，皇权和王权还没有决

出胜负，动辄谋反或者讨伐，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刘安因为父亲死于谋反，还未成年就被怀疑是潜在的反叛者^⑦，淮南王的身份决定了他逃不出皇权与王权的对抗。其次，淮南王也有可疑之处。贾谊曾经向汉文帝进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安策，表面理由是“推恩”，让更多的家族成员受封，分享先祖打天下的恩泽，实际目的却是分散封王实力，使任何一个封王都不具有挑战朝廷的力量。刘安有两个儿子，却不愿意封侯，原因是他独爱太子，不爱庶出的长子，而无论真实原因为何，这种不分地不分权的做法，也让朝廷疑心。后来，刘安的家族矛盾也确实成为引爆淮南王国谋反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淮南王兄弟有联手的迹象。淮南王兄弟四人，除东城侯刘良未及成年而薨，其余三人封王，刘安最长，袭封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封地就是“淮南故地”一分为三。淮南王兄弟三人封王，虽然外人一视他们为“三淮南”，其实他们之间长期不合，《汉书》称“淮南、衡山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衡山王……畏淮南起并其国”^⑧，他们亲兄弟之间，也是互相防范的。但是在元朔年间，他们的关系改善了，根据《史记》的记载，“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郤，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⑨。在朝廷耳目遍布的情况下，这些情况朝廷不可能不知道。淮南王兄弟在元朔五年（前124）和好，淮南王的厄运从元朔五年开始，其间的时间重合当不是偶然的。至于其他原因，例如从淮南王国“索得反具”，当年就觊觎过皇位，七国之乱时也有不轨行为等等，正如辩诬者所说，“是后来武帝陷害他的方法”^⑩。

两代淮南王都是因为谋反罪而自杀身亡，但是，他们的谋反与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完全不同。七国之乱是诸侯王率领军队在战场上与朝廷对决，而淮南王的所谓谋反，只有怀疑，是在怀疑的基础上凑合各种因素，酿成了谋反事件。这说明，时代的客观形势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朝

廷还没有真正掌控天下，诸侯王还拥有反叛的力量，这种相互的警惕，酿成了汉初频发的谋反事件。苏轼在《论封建》中说：“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①一语中的。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淮南王刘安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②，他热衷学术，淮南王国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中心。在那里，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门人不仅撰著了《淮南子》，还撰著了《淮南外书》《淮南中篇》，其他歌赋作品，也很丰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死于谋反的罪名。淮南王确实是时代的牺牲品。

这样说并不只是对刘安遥寄一份后世的同情，而是更希望揭示淮南王刘安的身份与他的论说之间的紧张。《淮南子》以“道”为根本观念，对宇宙进行根源性探究，以“天”为重要观念，对人间世的政治和社会原则进行普遍性论说，而淮南王的封王身份，又让他不得不时时表白，说这样的普遍性论说并不包含拥有天下的野心。来自朝廷的严控给淮南王君臣带来了束缚和压制，不自由的生存体验使淮南王君臣强烈向往自由，对来自《庄子》的自由思想情有独钟，而作为渴望自由的个人和作为拥有王国的封王，刘安基于不同的身份所表明的思想立场是不一致的。《淮南子》推崇政治治理上的无为，精神修养上的清静，但现实的不安又让他们忍不住要抱怨时命。以上这些内容都并存于《淮南子》中，彼此并不协调。所以，叙述淮南王刘安的生平并不是热衷于遥远的皇室恩仇，而是要为阅读《淮南子》提供知人论世的必要背景。

二、《淮南子》其书

《淮南子》有正文二十篇，最后还有一篇题名《要略》的自序，一

共二十一篇。《要略》交代了《淮南子》的规模：

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繆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泛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

今天我们读到的《淮南子》，仍然是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篇目次序。也就是说，《淮南子》在流传了二千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它问世时的基本样态。这应当归功于《要略》，因为《要略》明确交代了本书的规模和篇目的排列顺序，才使它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容易发生错乱。

就《淮南子》二十篇的篇名来看，它的论域非常广阔，而《淮南子》的实际内容，更远远超过了篇目的指称。《淮南子》自诩的“牢笼天地”，并非虚言。下面逐篇概述大意，希望有助于读者的阅读。

《原道训》开篇论“道”，第一句话就是“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肯定“道”是宇宙的总根据。然后又以追溯远古的历史眼光，把“泰古二皇”树立为今人的榜样，说“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他们“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以符合“道”的“无为”行为方式，造就了自然而和谐的世界。再往下，《原道训》开始论说“大丈夫”，“大丈夫”一方面以“道”为根据，一方面以“泰古二皇”为榜样，“恬然无思，澹然无虑”，“刘览偏照，复守以全。经营四隅，还反于枢”，姿态从容却实现了对于天下的良好管理。显然，“大丈夫”的描写表达了淮南王刘安的精神向往和价值立场。而从论说的结构上看，《原道训》以“道”为根据，以“古”为榜样，以大丈夫为理想人格，为“人之当然”奠定基础，全篇就在这个基本逻辑上反复论说以至于啰嗦絮叨。

这个基本逻辑不只见于《原道训》，还见于《淮南子》的其他篇章。

《俶真训》是《淮南子》的第二篇，这一篇开始了宇宙生成的具体论说。通过诠释《庄子·齐物论》关于“有始”“有无”的一段拗口引文，《俶真训》描述了宇宙如何从最初的“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经过分化和演变之后，成为一个“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蠃飞蠕动，虻行吟息”的生动世界。以宇宙生成论为基础，《俶真训》论说了人性从“真”而“伪”的改变，认为人性原本“真清”，如同清澈的水，但是杂质混入，水就浑了，人的知欲情就如同水中的杂质，使人性不再纯粹。而人间世的各种“人为”即“伪”的造作，也会改变“真性”，使之由“真”而“伪”。

《天文训》是《淮南子》的第三篇，这一篇保存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等诸多科技领域的思想材料，非常珍贵。最值一提的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就完整地出现在《天文训》里，与今名完全一样。这证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至少在汉初就已经定型，并一直使用至今。从理论上讲，《天文训》里出现了一个四方五行的空间结构，这是它论说天文、历法、音律、度量衡、数学计算以及地表测量的基本框架，而这个结构展示了《淮南子》对于宇宙生成之后具有何种形态的理解。《天文训》以宇宙生成论开篇，认为四方的宇宙结构是经过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演化历程后才形成的。

《地形训》是《淮南子》的第四篇，讨论了大地的形貌和山川河流的分布等问题。《地形训》也有一个四方（扩展为八方）结构，不同的方位同时指称不同地域，而各地的出产和人物又各因区域的不同而被认为具有不同的面貌和品质。就此而言，四方五行的结构在《地形训》里又发挥了分类的作用。

《时则训》是《淮南子》的第五篇，这一篇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为顺序，逐月描述星象、物候、音律、数位等各种现象，把它们纳入到一

个四季五行的配伍系统中，作为统治者行政的依据。因为四季具有方位特点，所以，四季五行也是四方五行，由此可见四方五行作为《淮南子》的一个基本的分类结构在《时则训》中的作用。

《览冥训》是《淮南子》的第六篇，这一篇探讨的是超越阴阳五行的分类而达致“精通”。在《览冥训》的笔下，阴阳五行的分类固然重要，但是超越“分类”的“太和”更根本，也更有价值。达致“太和”要靠“精通”，这就需要超越“类应”。分类与太和相对而言的模式对应于历史叙述，就是指出黄帝时代的秩序井然固然美好，但是，秩序建立之前的伏羲时代“侗然皆得其和”，才是更有价值的。所以，《览冥训》最终以“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作为目标，表达了道家的社会理想。

《精神训》是《淮南子》的第七篇，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以“精神”为标题的专论，主要探讨生命的起源和构成以及修养生命应当遵循的原则。《精神训》认为，人的精神来自天，骨骸来自地，人死则“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各自回归来处。人应当修养生命，而修养生命最重要的方面，是以“清净”为原则修养精神。

《本经训》是《淮南子》的第八篇，主要探讨理想的政治秩序。它认为远古的“太清之治”体现了理想的政治，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这种理想已经丧失了。所以《本经训》通篇以“太清之治”与“末世之政”相对照，以“古时”与“晚世”相比较，以现实的不幸来映照理想的美好，并呼吁返朴归真。

《主术训》是《淮南子》的第九篇，论述了君主的统治原则和具体方法。它以鼓吹道家的无为学说为主，也在无为的框架之下纳入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修身原则，具有综合道家和儒家的明显特征。就修身而言，《主术训》非常强调君主的示范作用，而这一点在道家和儒家是共同的。

《繆称训》是《淮南子》的第十篇，这一篇从命篇之义来看，是解释称名的奥妙：繆，深奥；称，名也。但实际内容比较杂乱，主题也分散。

《要略》说：“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对此有所提点。传统研究认为，此篇保留了子思学派的思想资料。但是，开篇关于“道”和“体道者”的论说，显然是道家立场的。这种以道家开篇而容纳儒家内容的论说方式，显示了《淮南子》作者对于道家的偏爱。

《齐俗训》是《淮南子》的第十一篇，讨论风俗礼义的时代差别和地区差异，认为儒家强调“礼义足以治天下”，而不考虑风俗和礼义的顺时而变和因地不同，是很大的失误。本篇反复论说应当以“道德”来治理天下，因为“道”才能够包容全体，“德”才能够体现本性。

《道应训》是《淮南子》的第十二篇，汇集了五十六个故事。在这五十六个故事中，除了三个分别引用《庄子》《慎子》和《管子》来解释，其余五十三个都是引《老子》。在形式上是先叙述一个故事，然后以“故《老子》曰”为引导，引出《老子》的某句话，来揭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和教训。这也是《道应训》的命篇之义：故事蕴含的教训，被认为是“道”的具体应用。

《泛论训》是《淮南子》的第十三篇，正如篇名所称，它广泛议论了许多问题，主题比较分散。其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是文明的起源和意义，在此话题之下，《泛论训》认为没有不可改变的法则，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具体的措施。但是，道是至高无上的，千变万化，终究还是要回归于“道”。

《诠言训》是《淮南子》的第十四篇，开篇就以“太一”和“分物”相对照，强调万物以“太一”为共同来源，但是因为“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所以在现实中表现为“分物”。《诠言训》以复归“太冲”终篇，表达了道家“复归于朴”的思路。而文中的许多话题，例如虚己、循性、反身、治心、适情等等，也都具有浓重的道家气质。

《兵略训》是《淮南子》的第十五篇，论述用兵的谋略和法则。本篇是一篇军事专论，广泛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用兵的战略战术、将帅的

精神品质和行为原则以及军队内部的管理等诸多问题。虽然重点是用兵的战略战术，但是，《兵略训》对于战争与政治治乱的关系，人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也都有深刻论说。

《淮南子》的第十六篇和第十七篇，是《说山训》和《说林训》，这两篇的内容非常零散，很像是剩余的写作材料不忍丢弃而汇集在一起，而所谓《说山》《说林》，就是指堆积如山、如林，多而分散的意思。《要略》逐篇归纳篇章大意，唯独把《说山》《说林》合并总结，大概也是因此两篇实在难以归纳篇旨的缘故。

《人间训》是《淮南子》的第十八篇，顾名思义，是论说人间的各种事情。此篇与《道应训》类似，也是以讲故事来讲道理。但是《人间训》讲故事多是成对的，讲一个“损之而益”的故事，就会接着讲一个“益之而损”的故事；讲一个“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的故事，就会再讲一个“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人间训》揭示现象的似是而非，告诫人们必须学会透过现象去把握事情的本质。

《修务训》是《淮南子》的第十九篇，本篇以神农、尧、舜、禹、汤的事迹为根据，强调“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对“无为”进行了批评。然后以儒家劝学的立场，论说人应该以圣人为榜样，通过学习来修养人格和获得技能，继承和延续圣人创造的文明，成为圣人那样的人。

《泰族训》是《淮南子》的第二十篇，也是正文的最后一篇。泰，总也，最也。族，聚合。泰族犹言总结。本篇以总结的姿态调和儒家和道家，一方面承认道家的“因顺”，一方面推重儒家的“作为”，实际上是以道家的话语，来肯定儒家的价值。所以，本篇在理论上是以“天”为根据，在价值上则崇尚仁义礼乐，终篇更是断定仁义是治世的根本原则，表现出儒家的价值立场。

《要略》是《淮南子》的最后一篇，是《淮南子》的自序。汉代书

籍的通例是序文后置,《要略》正是如此。《要略》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首先,它顺序列举了全书的篇目,正如前文所说,这有利于《淮南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保持自身规模。第二,《要略》对正文二十篇逐篇进行了内容提要,这在当时的书籍中,是一个创造。《要略》提要的形式是:“《原道》者,……”“《俶真》者,……”如何如何,一篇一篇说下来,直到最后一篇“《泰族》者……”如何如何。这样,《淮南子》的每一篇,在《要略》里都有一个概略的重述,相当于《淮南子》的作者在亲自指点我们,应当如何去阅读和理解这些篇目的内容。这听起来不错。但是,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我们并不能完全相信《要略》的概括。考其原委,一是因为《淮南子》文风繁复,主题杂多,内容概括并不容易;二是因为撰写《要略》的人,明显持有道家立场的先见,所以提要内容难免偏颇,因此更难准确。总之,通过篇目提要我们可以看到《要略》作者的眼光,但是两相对照也很容易发现提要与实际内容的距离。也许,任何概括《淮南子》篇章大意的意图终究都要失败,因为《淮南子》的内容实在太过繁杂,任何概括都难以全面。第三,《要略》还是一篇重要的学术史文献,它梳理了先秦学术,对先秦以来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概述和评论。《要略》论及的学术派别有太公之谋、儒者之学、墨子之学、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之术、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每论述一个派别,《要略》都强调,是时代的某个需要催生了这个学派,因此,这些思想的出现都是回应时代的需要。学术梳理使《要略》成为一篇与《庄子·天下》篇同等重要的学术史文献。第四,《要略》暴露了《淮南子》论说立场的虚化。《要略》声称,《淮南子》的著述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既要言“道”,又要言“事”,是本末兼顾,“繁然足以观终始”的。在篇末又自我夸赞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具有“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的巨大功能,正因为不是“循

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所以他们撰著的“刘氏之书”（即《淮南子》）能够“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窹”。这是《要略》最后的话，《淮南子》全书也就终结在这段颇为自得的自我夸赞之中。但是，恰好是这个自我夸赞，暴露了《淮南子》立场的虚化，它夸赞自己拥有整个宇宙，适用于整个宇宙，却也透露出它没有一个切实稳定的一贯立场。《淮南子》时而以道家的“无为”立论，时而以儒家的“有为”成说，它也想贯通“无为”与“有为”，但终究没有成功。也就是说，《淮南子》希望的“繁然足以观终始”，并没有有效达到，尤其是未能逻辑一贯地达到。论说立场的游移在《淮南子》里是明显的，它最终被称为“杂家”，何尝不是因为它变换论说立场而造成了思想的相互抵牾呢？

关于《淮南子》其书，还有一个学术公案值得一提，这就是《淮南子》与《文子》之间的文本关系。《淮南子》与《文子》有大量重合的内容，这一点早已被注意到。台湾学者丁原植教授通过文本对比，指出：“今本《淮南子》全文约 131324 字，其中有 30208 字见于《文子》。《文子》全书约 39228 字，其中有 30671 字见于《淮南子》，占全书的 78%。仅 8545 字不见于《淮南子》。”^⑬ 这些大量重合的文字究竟谁抄谁？研究者各执己见。1973 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八角廊村 40 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文子》，不仅没有解决《淮南子》与《文子》谁抄谁的问题，反而让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此墓墓主中山怀王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 55），比刘安撰著《淮南子》的时代晚了 100 多年，而且竹简《文子》只有 2790 字，其中只有 1000 余字与传世本《文子》的内容相同，“余者皆是今本《文子》中找不到的佚文”^⑭。《淮南子》和《文子》究竟谁抄谁，仍然难有定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今本《文子》是一个混合文本，既有《文子》早期文本的零星遗存，但大量内容还是抄自《淮南子》。这个看法虽然有各种文献分析为根据，毕竟缺乏文本实证。如果未来能够在先秦墓葬中出土一本《文子》，足证《淮南子》的资料

来源是《文子》，否则，关于《淮南子》和《文子》究竟谁抄谁问题暂时只有推论的观点，难成定论。本书作为《淮南子》的一个读本，原本不必涉及这一问题，因为审稿专家的建议，故简要提示如上。

三、《淮南子》的思想

在《淮南子》的篇目结构中，有一个有趣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注意，这就是《说山训》和《说林训》在全书中的位置。

正如上一节概述各篇大意时指出的，这两篇的内容非常零散，像是写作的剩余材料不肯舍弃而勉强杂凑起来的，就连《要略》的提要，都是两篇合说。如果要在《淮南子》的二十篇中分别价值分量，这两篇应该是最没有价值的。但是，这两篇却没有缀在全书之后，而是列为第十六和第十七篇。之后的三篇，都是儒家色彩浓重的篇目，尤其是《修务训》，开篇就直接批评“无为”，而《泰族训》更是以对仁义的推重而终篇。这样来看《说山训》和《说林训》的位置，可以说它们发挥了分隔的作用。

东汉末年，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在注本的《序言》里说，淮南王是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的。研究者认为，高诱提到的《淮南子》作者有两组，一组是苏飞等八人，他们是《淮南子》作者中的道家人物，而另一组就是“诸儒大山小山之徒”的儒家人物。联系《淮南子》作者的分派来看《说山训》和《说林训》，可以说它们是道家作者组的写作剩余材料，它们被凑成《说山训》和《说林训》两篇，缀在道家组的作品之后，发挥了区隔两组不同作者的作用。而儒家组的作品被置于其后，则反映了《淮南子》作者中道家人物的强势。

确实，《淮南子》的思想虽然芜杂，但以道家主导却是明显的。同

样明显的是，《淮南子》并没有把它的道家立场贯彻到底，它的论说发生了从道家到儒家的转移。这种转移在文本形式上的表现是，《淮南子》的第一篇《原道训》是以“夫道者……”开篇的，或者说《淮南子》是以论道开篇的，但是它的最后一篇《泰族训》却是以“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终篇的，或者说是以推崇儒家的仁智终篇的。当然《淮南子》也试图调和道家与儒家的矛盾，贯通道家和儒家的思想，但是它确实没有做到。因此，在叙述《淮南子》的思想时，必须指出它的思想矛盾，指出它在道家和儒家的不同立场上展开的论说是相互抵牾的。忽视这一点，很容易陷入例举的散乱，无助于读者整体理解《淮南子》。下面从几个方面介绍《淮南子》的思想以及思想矛盾：

第一、对待仁义礼乐的不同态度。

《淮南子》论说仁义礼乐的内容很多，从文本现象来看，它对待仁义礼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羞而不为”的不屑，甚至贬斥；其二是有所保留的承认；其三是作为正面价值加以肯定，视为“当然”之准则。如果留意这三种态度的出处，又可以看到，《淮南子》前面的道家篇目，往往持第一种否定的态度，例如《俶真训》里多有贬斥仁义的说法，而《原道训》则完全漠视，甚至没有“仁义”二字。但是越往后，态度的改变越明显，不仅谈得多了，口吻也在改变，到了最后一篇《泰族训》，已经是全然赞美。下面先分类列举代表三种不同态度的引文：

（一）不屑的或贬斥的态度：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僵，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俶真训》

儒、墨……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于是万民……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俶真训》

俗世之学，……摇消掉捐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傲真训》

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傲真训》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岂可得乎？……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精神训》

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为伪矣。《本经训》

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齐俗训》

天下……不可以仁附也。《诠言训》

（二）有限度承认的态度。这个态度，其实是《淮南子》最常见的态度。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第三十八章）庄子把道德仁义礼的等而下衰与历史发展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道德的下衰过程。《淮南子》承接老庄的观念，认为仁义礼乐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人为价值，不具有终极意义，不是终极性的根本原则，用《淮南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淮南子》不予仁义礼乐以终极价值的地位，但承认它们具有“救败”的作用，这种承认就是一种有限承认的态度：

逮至衰世，……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是以贵义……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

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则仁义不

用矣。《本经训》

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怀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缪称训》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齐俗训》

这种有限承认的态度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态度倾向于贬低仁义礼乐，认为仁义礼乐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根本性的原则，因此必须越过，去作更本源的探询。另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态度倾向于接受仁义礼乐，原因是现实既已改变，在现状下亦可以用仁义礼乐来“救败”，否则现实将更加不堪。

（三）赞扬或视为正面价值的态度。从出处的多寡来看，《淮南子》谈到仁义礼乐而视为正面价值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这些赞美之词或者以之为正面价值的话多出于《淮南子》比较靠后的篇目：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主术训》

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泛论训》

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其所以亡也。《泛论训》

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人间训》

仁义者，治之本也。《泰族训》

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
《泰族训》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

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泰族训》

把《淮南子》关于仁义礼乐的三种论说放在一起，其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仁义究竟是不是根本性的普遍原则？仁义是否根植于人性？在三种不同的论说中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这个方面，下文还将讨论。这里先从思想的一般逻辑来看这三种不同态度的关系。第一种“羞而不为”的贬斥态度虽然显得极端，但是贯彻到底，倒也可以自成一说。第二种有限承认的态度虽然有所退让，但是在逻辑上与第一种态度是一致的。因为第二种态度仍然不承认儒家的仁义礼乐是终极性的原则，态度的退让，只是因为时代变了，仁义礼乐在一个已经浇薄败坏的社会里虽然不足以造就真正的理想社会，却可以发挥“救败”的作用，使社会不至于完全溃烂。“救败”说是《淮南子》的著名观点，出自《本经训》。

如果《淮南子》就止于“救败”说，也还说得过去，还没有造成它的逻辑矛盾。但是，《淮南子》还有第三种态度，这个态度，在逻辑上就与前面两种态度冲突了。按照第三种态度，仁义根植于人性，所以仁义礼乐不过是圣人因顺民性而制定的规范，“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以匠成也”^⑤。“匠成”说预设了仁义礼乐有人性的基础，先王的制礼作乐，不过是顺因人性并且成就人性。这样，仁义礼乐就不只是救败的工具，而就是人性的表达；倡导和应用仁义礼乐，就不仅具有方法手段的意义，还是发挥和成就人性。“匠成”说也是《淮南子》的著名观点，见于《泰族训》。而说到“匠成”这一步，《淮南子》就陷入矛盾了。因为以大道纯粹因而人性纯朴的观点来看，仁义礼乐不是人性的内容，而是历史性的人为原则，是为了应对社会的历史变化而人为制定的。这些原则是外在于人性的，作用是范导和制约人性，对于纯朴人性是外在强制。因此，《淮南子》对待仁义礼乐的第三种态度，与前两种态度的论述逻辑是不同的。

这样，在《淮南子》对待仁义礼乐的三种态度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为什么同一部书会如此前后不一，逻辑有异？联系上文所说，《淮南子》的作者有两组，一组是道家人物，一组是儒家人物，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显然，前两种态度出自道家的立场，后一种态度出自儒家的立场。而道家和儒家各有自身的思想逻辑，价值立场难以调和，这种立场的对立通过《淮南子》的思想矛盾而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

《淮南子》理解人性，也有两个不同的立场，一个是道家以“真伪”论人性的立场，一个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的立场，它们同时存在于《淮南子》中，彼此也有冲突。这两种不同的人性思想与对待仁义礼乐的不同态度是彼此匹配的。下面先看道家对人性的理解：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傲真训》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本经训》

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傲真训》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精神训》

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谗言训》

按照道家以“真伪”论性的思路，人原本是“真人”，与道合一，未始分于太一。但是人的“知”萌动了，开始向外探求，在“看”世界的同时，也把自身从整体中分离出来，造成了自身与世界的对立和彼此之间的对立。人除了“知”，还有“情”。人的“情”外向，在“欲”求外

物的同时，也被外物牵引和局限，从而失去了真我。人的“知”和“欲”及其外向的各种活动，就是人为，也就是“伪”。仁义礼乐作为历史的产物，也出于人为，也是“伪”的，《本经训》说“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为伪矣”，就是这个意思。在真伪相对的观念下，“伪”被认为破坏了“真”，而人性之真的丧失，又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淮南子》在以真伪论性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另外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批判现实，即批判人文和人为出于人又反过来制约了人，仁义礼乐就是在这种思路之下被批判的；第二是呼吁返朴归真，认为只有重返淳朴，才能重建美好生活。这是《淮南子》以真伪讨论人性的大致思路。

“真”的观念出自《老子》，被庄子继承用以讨论人性，“真人”和“真性”的观念就出自《庄子》。《淮南子》没有使用“真性”，只使用了“真人”，但是它以真伪论人性的思想明显来自老庄。如果《淮南子》就在真伪的观念下理解人性，并以此不屑于仁义礼乐，虽然因为陈义过高而缺乏现实性，但思想的逻辑至少是内洽的。

但是，《淮南子》还有儒家作者，这些儒家作者也有自己的人性思想。儒家人性理论的特点，是以善恶论人性，其核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仁义礼智根植于人性，认为仁义礼智根植于人性的，是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非性所有，是王教灌输给人的，是性恶论。《淮南子》里的儒家人性论，是性善论：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主术训》

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以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泰族训》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泰族训》

显然，这里的论说与上述道家以“真伪”论性的立场是不同的。按照《淮南子》儒家作者的性善论说，仁义礼智根植于人性，圣人的教化只是成就人性，所谓“匠成”是也。而按照《淮南子》道家作者的“真伪”论性，儒家作者认为是人性内容的仁义礼智不仅不是“真性”，还是对“真性”的破坏，因为它们是为人为即“伪”的产物，虽然也有“救败”的意义，终究不是第一义的。由此可见，道家和儒家对待仁义礼乐的不同态度，就来自他们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站在“真伪”论性的立场，一定会对仁义礼乐不以为然，就是承认，也只是让步式的有限承认。而以“善恶”论性又持性善立场的，则会在肯定人性的层次赞美仁义礼乐，因为它们本身就被认为是人性的内容。这样，《淮南子》里道家和儒家两组作者对于仁义礼乐的不同态度，又分别有了来自人性理论的支持。或者说，他们的分歧又在人性论的层次上展现出来了。

第三、宇宙论的生成与构成。

《淮南子》里有丰富的宇宙理论，值得分析。汉代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宇宙论。这是因为宇宙论的思维方式在当时已经成为理论的普遍要求：一切价值都要以宇宙论的形态来完成自身的普遍性证明，必须以“道理”或者“天理”的形态来呈明，而不能以一个学派的“意见”来表达。《淮南子》丰富的宇宙理论，也具有以宇宙论来支撑价值的作用。

从支撑价值的角度来看《淮南子》的宇宙论，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淮南子》以宇宙生成论来支撑道家的价值立场，却让宇宙构成处于价值空悬的状态，不让儒家的价值有宇宙论的基础。在这个方面，《淮南子》又一次展示了道家作者的强势和他们对儒家论说的压制。下面先介绍《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然后再解释宇宙构成的价值落空问题。

《淮南子》的宇宙论，主要是宇宙生成论。所谓宇宙生成论，是说宇宙从一个本源演变而来，这个演变的过程，就是宇宙生成的过程。《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说，主要见于《俶真训》《天文训》和《精神训》。

《俶真训》说：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苻，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霓，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蒹炫煌；蠖飞蠕动，歧行吮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

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

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閔广大，不可为外，析毫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

《天文训》说：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灑灑，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精神训》说：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阒，溟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除了以上引文，其他篇章也有零星论说，兹不具引。从以上引文的相关论说来看，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俶真训》《天文训》和《精神训》关于宇宙生成的论说都处在各篇开篇的位置，因此，《淮南子》显然是以宇宙生成论作为各篇具体论说的基础；第二，《淮南子》设想的宇宙之初，是虚廓、宁静、整全而混一的，但是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宇宙就从“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的最初状态，演变成为一个“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蠃飞蠕动，蚊行吮息”的生动世界了；第三，这个生成的过程是分化，具体而言，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也就是混成之气分为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再分为四时之气，而“四时之散精为万物”，一个万象并存的世界由此出现。

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就是《淮南子》把《老子》的一、二、三结构变成了一、二、四的结构。《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来自老庄，上引《俶真训》论说宇宙生成的第一段话就出自《庄子·齐物论》，《俶真训》以逐句解释《齐物论》这段话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宇宙论说；而《天文训》引用了《老子》第四十二章。因此，说《淮南子》的宇宙思想来自老庄，是有文本根据的。当然《淮南子》也改变了老庄，这种改变可以从多方面展开分析，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淮南子》把

《老子》的一、二、三结构变成了一、二、四的结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二、三的结构。而《天文训》的“虚霏生宇宙”，是一、二、四的结构：道为一，阴阳为二，四时（往往又系连四方五行）是四，至于《精神训》说的“别为阴阳，离为八极”之“八”，不过是“四”的扩展。有了这个改变，《老子》的“三生万物”，就变成了《淮南子》的“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这一改变为什么要特别指出？是因为老子的一、二、三只解释了从纯一到杂多的改变，而《淮南子》的一、二、四不仅解释了从一到多，还呈明了宇宙生成后的宇宙形态。生成后的宇宙当然是“蠓飞蠕动，蚘行吮息”，生动丰富的，但是，这个丰富的宇宙不是杂乱的，而是有序的，因为生成后的宇宙拥有一个四方结构。四方加上中央而成“五方”，再加四隅而成“九方”，这样一个空间区分，是《淮南子》对于宇宙结构的基本想象。《天文训》里有一个五方或九方结构，天区的分野、五星与五行的对应、二绳四维的定位、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五行相生相胜的论说，都是以这个空间结构为基础的。《地形训》也是这样，六合四极的指称、九州八殍的区划、各地物产的描述和各处人物的特征，也都在五方或者九方的结构之下。《时则训》原本是以四季十二个月为顺序，来描述星象、物候、音律、数位等各种现象，但是因为要配合五行五方，特别把夏季的季夏独立出来，配合方位的中，五行的土。而这样一个五行五方五季的结构系连一切：五音、五色、五味、五畜……等等，凡是能够想到的，都可以“五”为类，安排在这个结构之下。在《淮南子》中，凡是涉及分类或者秩序安排，都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在起作用。阴阳也发挥着“类别”的作用，同时，阴阳因为具有运动流转的功能，还给四方的宇宙空间带来了动力。

根据一、二、四的论说结构，宇宙生成的结果是生成出了一个四方空间的宇宙，因此，《淮南子》的宇宙论说就不仅有宇宙的生成过程，还

有宇宙生成之结果即宇宙构成的描述，或者说，《淮南子》的宇宙论说不仅有宇宙生成论的内容，还有宇宙构成论的内容。但是，从宇宙论所具有的价值支撑作用来看，《淮南子》只让宇宙生成说发挥作用，却让宇宙构成的价值支撑作用虚悬了。

以宇宙生成的价值支撑作用而言，《淮南子》的历史观是以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俶真训》《览冥训》《本经训》《主术训》《泛论训》诸篇，都有一个古今对照的历史描述，言“古时”的“至德之世”如何，“逮至衰世”的“当今”又如何。各篇论说的详略不同，最详细的《俶真训》和《览冥训》是一程一程地描写至德之世、伏羲氏、神农黄帝、周室之衰直至当今之世的演变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与宇宙从原初的混沌同一逐渐分判离析而成万物，在形态上是一致的。通过这样的历史描述，《淮南子》提出了“返”的要求，它要返回的，是“至德之世”的淳朴，而不是像儒家那样，以黄帝和三代的秩序井然为皈依。

《淮南子》的道家人性论也是以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因为由“真”而“伪”的人性改变也被认为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淳朴消散，知伪出现，由此导致社会各方面的败坏以至混乱。《俶真训》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论说：“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于是万民乃始惛眊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按照《俶真训》的描述，人在变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真人”性合于道的真性，与太一分离了，开始“杂道以伪”“行其知伪”，从而坠入了“错择名利”的种种计较之中。社会的功利追求和种种混乱，也就由此而来。在描述了人性变化的社会恶果之后，《俶真训》也发出了“反性”的呼吁：“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这是《淮南子》真伪论性的通常套路：描述“失性”，然后呼吁返性。《淮南子》里有很多“反（返）”的论说，例如“复归于初”“返性于初”（《俶真训》）“反于朴”（《原道

训》),“抱素反真”(《齐俗训》),“反性之本”(《诠言训》)等等,类似的表达,还有“返璞归真”“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等等。

显然,在《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与它的历史观和真伪人性论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同的论说逻辑,这就是过程带来了改变,过程造就了现实。而《淮南子》的历史叙述和人性论说在言说了改变之后又都提出了“复归于初”的价值诉求。这样的诉求之所以可能并且合理,就是基于宇宙生成的论说。宇宙是“演变”成这样的,它是可变的。因此,如果“初”或者“古”才表达了人的理想,人就可以通过重新改变,再变回去。由此可见,《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支持了它的历史观和真伪人性论,支持了它基于历史观和真伪论性的价值诉求。《淮南子》让它的宇宙生成论发挥了支撑道家价值理念的作用。

但是,对于生成后的四方宇宙,也就是宇宙的构成,《淮南子》却让它处在价值空悬的状态。四方的宇宙模型对于《淮南子》是很重要的,《天文训》《地形训》和《时则训》的具体论说,都是以这样的宇宙模型来展开的,没有这样一个宇宙模型,其说不能成立。但是,《淮南子》让这个四方宇宙分门别类地安顿了一切,唯独不予它道德价值的含义。细读《淮南子》可以看到,《淮南子》的四方五行以及阴阳系连了万物,唯独与仁义礼智没有关系,《淮南子》的阴阳五行是没有道德含义的。这与汉代大儒董仲舒正好相反。董仲舒凭借把仁义礼智信系连于五行,把政治上的刑德和人性的善恶系连于阴阳而展开了一套论说,让儒家的基本价值获得宇宙的属性从而具有普遍而崇高的意义。而《淮南子》的道家认为仁义礼乐是历史产物,不是第一义的根本价值,最多具有“救败”的意义,怎么可能具有宇宙的属性,能够以“天理”的形态呈明从而具有普遍而崇高的意义呢?《淮南子》的宇宙是一个自然宇宙,阴阳五行在其中不具有道德含义早就被注意到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我认为,从道家立场出发不许儒家的价值理念获得宇宙意义,是根本的

原因。

以上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淮南子》的思想和它的思想矛盾。《淮南子》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并不是这里的简介能够说完了的，读者诸君若有兴趣，自行阅读便是。《淮南子》是一部越读越有味道的书，值得我们沉下心来慢慢阅读，细细咀嚼。

四、淮南子思想矛盾的时代原因

上一节介绍了《淮南子》的思想也介绍了其中的矛盾，指出《淮南子》的思想矛盾具体表现为既贬低仁义又赞美仁义；既以真伪论性又以善恶论性；既遵从汉代的思维方式，以宇宙论来支撑价值，却又只让宇宙生成论发挥作用，而让宇宙构成处于价值虚悬的状态，让四方宇宙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宇宙却不是一个有人文意义的宇宙。在客观介绍的同时，我们解释了造成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淮南子》有道家 and 儒家两组作者，它的思想矛盾就来自两组作者的不同价值立场；而在这两种不同立场的冲突中，道家处于强势，不让宇宙构成支撑儒家价值并让儒家篇目置后，就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是，《淮南子》是一部书，它为什么要同时容纳两种不同的立场？尤其是在两种立场如此冲突以至于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不能明确选定一个，以避免陷入论说的逻辑矛盾呢？

这就与淮南王刘安相关了。《淮南子》的作者虽然有两组，主编却只有一位，只有淮南王刘安才能决定《淮南子》的整体规模。而刘安不能放弃道家 and 儒家任何一方，除了他有“牢笼天地”的雄心，希望在一部书中把重要的思想尽数纳入，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封王，他拥有大片封土，他要管理自己的王国，“为治”的需要使他不能忽视仁义礼乐在建立秩序方面的重大作用。但是，作为封王他又受到了朝廷的威胁和

挤压，不自由的感受和“两世蒙冤”的阴影时刻伴随着他，也许还有淮南王的“文艺”气质，我们当记得他是“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的，这样的气质和处境，都会推动淮南王走向道家，尤其是来自庄子的自由思想，对于淮南王是有巨大吸引力的。而且，汉初的流行思想是道家的清净无为，在淮南王著作《淮南子》的时候，社会的主导思想还是黄老道家，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还没有到来。因此，虽然治理需要秩序，但是，如果能够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方式去达致，也是很吸引人的。可以说，这几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于淮南王形成道家情怀，都有作用。这样，封王刘安和主编刘安就陷入矛盾了，他心仪道家却又不能放弃儒家，二者都要却又自相矛盾了。《淮南子》在历代史志的书录中都列名“杂家”，思想的自相矛盾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

《淮南子》不能舍弃儒家，却又不许儒家的仁义礼乐获得宇宙论的支持从而具有普遍性和崇高性，这一特点与淮南王刘安的处境也有关系。按照《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宇宙生成是生成了一个四方的空间结构，这个四方的宇宙以四方五行和阴阳为类目，把一切都纳入其下，是一个统一的宇宙。所谓统一的宇宙，是指一切存在都存在于宇宙之中，没有外在于宇宙的存在。这样的思想，与董仲舒描述的宇宙构成是同样的。但是，董仲舒让五行系连仁义礼智信，让阴阳系连刑德善恶，宇宙就具有了道德属性，就成为一个充满道德意义的宇宙了。董仲舒正是以这样的宇宙理论为大一统政治制度做论证的。而淮南王刘安是大一统政治制度的“他者”，是大一统政治制度终究要消灭的对象，因此，对于刘安和他的宾客们来说，四方宇宙尽管是一个“真实的”宇宙，却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宇宙。《淮南子》承认四方宇宙的结构，承认阴阳五行的分类作用，但是不承认它们具有道德含义，原因就在于此。《淮南子》作者们的他者身份，使他们只能把“意义”寄托在“他处”。这个“他处”，就是“道”“物”相对的“道”，“古”“今”映照的“古”。《淮南子》之

所以让宇宙生成论来承载意义，强调返朴归真，原因也在于此。

《淮南子》也因此陷入了理论困难：宇宙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却不能承载意义；宇宙有一个生成过程，这个过程却因为“其德下衰”而消解了意义，只有复归本初，才能重新获得意义。这个理论困难隐喻了《淮南子》作者的生存困境：他们不在朝廷之内，除非他们成为朝廷的臣民；他们成为朝廷的臣民，就是自我消灭。他们想走向“他处”，可是宇宙构成没有“他处”，因为一切都存在于宇宙之中。他们的现实出路，竟然只有死路了。

在汉初，封王是自己封地的全权主人，封国就是一个小号朝廷。封王在封国内收取赋税，任免官吏，甚至铸造钱币，拥有自己的年号，《淮南子》就有“淮南元年”的纪年名号。封王作为朝廷之外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否定和抗拒着大一统政治制度，所以，建构中的大一统政治制度必须消灭封王。封王问题是在汉武帝时代最终解决的，经过从汉初到汉武帝时代的抗争，封王终于被消灭了。消灭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在与朝廷的战场对决中被消灭的，例如七王之乱；有的是被怀疑谋反而自杀的，例如两代淮南王；也有小的封国放弃政治权力，演变成食取租税的大地主，虽然保持着封王的名号，但已经不是汉初拥有实权的封王了，例如长沙王。大一统政治制度在消灭了封王之后，宣告了自己的胜利。于是，淮南王死了。在“坐死者数万人”的清算中，《淮南子》的作者们——无论是道家组的，还是儒家组的——大概也都死了。

理论何尝玄远？凝结的都是真实的历史经验。

五、《淮南子》的版本及流传

《淮南子》完成于汉景帝时代，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继位，淮南王把它作为晋见的礼物送给了新皇帝刘彻。据说像淮南王一样

爱好文艺的汉武帝非常欣赏，“爱秘之”。不过从汉武帝继位之初就向博士们发出的“天人三策”来看，汉武帝关心的是大一统秩序的建立和保持，更倾向于儒家。从汉初思想的发展趋势来看，汉武帝时代也是一个转折，此前是黄老道家占据主流，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就逐渐边缘化了，儒家成了主流。所以汉武帝的“爱秘”，也是《淮南子》被束之高阁的写照。

或许是因为思想风尚的改变，更可能是因为淮南狱案的影响使淮南王及其著述在当时成为忌讳，在整个西汉，还看不到《淮南子》的传行，到了东汉，《淮南子》才成为通行典籍。王充曾经在洛阳书肆上读过《淮南子》，汉章帝赐书黄香，其中也有《淮南子》，这些事例都是《淮南子》在东汉初已经广泛流传的证据。到了东汉末年，许慎和高诱还分别注释了《淮南子》。

根据现存的许注八篇和高注十三篇来看，二家之注更侧重于名物训诂，思想的阐释比较弱，尤其是没有思想方面的系统阐释。高诱在《序》中表扬《淮南子》，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又称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似乎有在道家的思想脉络上注解《淮南子》的意图，但是再往下说，却又只是“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⑥，他本人的注释也没有显明《淮南子》的思想是如何“归之于道”的，这就使《序》中“大道之深”的评介落了空，只剩下“援采以验经传”给出的功能定位。

“援采以验经传”是《淮南子》长期流传的实况。六朝以后，就不断有人援采《淮南子》为经传作注解，例如《后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隐》、《蒙求注》等等，都有引自《淮南子》的材料；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也见得到《淮南子》的材料；还有《意林》一类的作品，对《淮南子》进行了摘抄。正是这些不断的援采，为《淮

南子》的流传留下了诸多痕迹。

《淮南子》的流传，还可以从历代史志的著录中看到。《汉书·艺文志》最早著录了《淮南子》，但不是著录为《淮南子》，而是著录为“淮南内”。“内”相对于“外”而言，因为淮南王的著作，并非只有一部《淮南子》，《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就还有“淮南外书”“淮南中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和“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所谓“淮南内”，就是相对于“淮南外”而言的。

《隋书·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图书目录，也著录了《淮南子》，并且同时载录了两种注本，一为许慎注，一为高诱注。但是在宋代之后，许慎注和高诱注都不完整了，许注存八篇，高注存十三篇，混合成流传至今的注本。《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诠言训》《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和《要略》是许慎注，其余十三篇则是高诱注。

从明代开始，开始有人整理《淮南子》。尽管《要略》保障了《淮南子》篇目不乱，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错谬脱讹，鱼鲁之文，也渐渐累积，难以读通之处越来越多。明代的刘绩开始着手整理《淮南子》，他在《淮南鸿烈解》的“题识”里写道：“旧本残讹，自诱注时已不能辨，如以‘禁苛’为‘奈何’之类，甚多。”这个“题识”写于弘治辛酉年（十四年，1501），它指出了当时流传的《淮南子》存在着大量语词混乱的问题，也表明了刘绩进行整理工作的动机。

刘绩整理的本子被清代大学问家王念孙认为是仅次于道藏本的善本，而王念孙整理《淮南子》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煌煌十六巨册，第十二到十六册就是整理《淮南子》的成果。王念孙以坚实的小学功夫和丰富的材料考证《淮南子》的误文，并对许多难解之文的含义进行辨析，一共九百余条。他在这项工作上的成就，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①7}。王念孙之后，还有人在继续这项工作，也成绩斐然，例如清人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今人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

等等，都是阅读《淮南子》的重要参考。但是就校订《淮南子》的整体成就而言，至今无出王念孙之右者。

《淮南子》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北宋的小字本，此外还有道藏本、刘绩本、中立四子集本、茅一桂本和清代的庄逵吉本。

北宋小字本问世于北宋仁宗朝的 1023—1064 年之间，因为此本的避讳字最晚避到仁宗。这个本子曾经被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收藏，后归杨以增（1787—1856）的海源阁，它最后露面于日本满铁调查部图书馆。二战之后，苏联红军接管了大连图书馆，其中的珍贵版本，可能也包括《淮南子》的北宋小字本原本，被运往苏联，此本从此渺无踪迹。目前对于北宋小字本的了解，来自此本的影写本。清代著名校刊学家顾广圻（1766—1835）曾经影抄了北宋小字本，后来，王念孙又委托他的学生陈奂影抄，陈奂则请好友金友梅完成了影抄。但是，这两个抄本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刘履芬（1827—1879，号泖生）影抄陈奂影本的影本，《四部丛刊》就是用刘履芬影本照相制版，重印了此书，使此本成为容易寻得的版本。

道藏本指明代《正统道藏》所收的《淮南子》，但《淮南子》何时入藏并不十分清楚。学者们根据道藏本《淮南子》保留了许多宋代的避讳字，倾向认为在《大宋天宫宝藏》收录的道书中，就有《淮南子》，因此道藏本《淮南子》是宋代旧本。

刘绩本出版于 1501 年，但是刘绩本所据为何却有争议。吴则虞认为“此书祖本，盖别一宋本，非出自《道藏》”，于大成则认为“确出藏本无疑”，罗浩根据刘绩补注引有旧本、一本、别本的异文，认为刘绩本是一个混合文本。

中立四子集本于 1579 年在凤阳出版。中立四子集，又称中都四子集，因合刻老子、庄子、管子和淮南子而得名。中立四子集本《淮南子》的祖本，于大成认为是刘绩本系列的王荃本，罗浩认为是道藏本系列和

刘绩系列的合成本。

茅一桂本大约印成于 1580 年，因为他序言的落款年份就是此年。至于茅一桂本的祖本，吴则虞认为出自某一宋本，于大成认为“盖出于藏本而略有校改”，罗浩则认为至少有两个祖本，一个是道藏本，另一个是刘绩本。茅一桂本是《淮南子》最重要的版本之一，《淮南子》二十一卷本的所有版本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庄逵吉本于 1788 年刊行，在 1804 年和 1876 年又两次重刊。庄逵吉序称自己“读道藏于南山之说经台”，似乎暗示他的底本是道藏本。但学者们发现庄逵吉本与道藏本有差异，纷纷否定此本的道藏本来源。经过考校和对读，罗浩指出庄逵吉本主要依据茅坤本，而不是道藏本。

在“百部经典”编委会和样稿审稿专家的建议下，本书以何宁的《淮南子集释》为底本。何宁先生以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刻庄逵吉校刊本为底本。庄逵吉的祖本是明代的茅坤本（1590），而茅坤本直接来自茅一桂本（1580）。何宁先生以庄逵吉本为底本，校以道藏本、道藏辑要本、中立四子集本、茅一桂本、景宋本、唐写本兵略训残卷以及唐宋类书，这使他的《淮南子集释》不仅版本可靠，还具有注释方面的参考价值。

关于《淮南子》的版本情况，罗浩（Harold D.Roth）著有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Huai-nan Tzu*（《淮南子版本史》），对于《淮南子》现存各本的文本特点、传承及相互关系有细致考订。惜此书尚无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可寻读英文原本。

六、本书的编注原则

《淮南子》是一部大书，全文注释会大大超出“百部经典”计划的容量，所以只能选注。如何选？颇费思量。如果选择几个重要的篇目，选入的篇目倒是完整了，但是《淮南子》全书的丰富性却丧失了；如果

都节选，把每一篇的骨干段落都选出来，这样可以不遗漏《淮南子》的重要思想，却又不能展示《淮南子》论说的繁复文风，不能带给读者关于《淮南子》一书的准确印象。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取全选和节选结合的方式。

本书全文选入了《原道训》，因为这是《淮南子》的第一篇，也是很重要的一篇。全选此篇，可以让读者了解《淮南子》出于道家立场的基本观点，同时领略《淮南子》繁复的文风。《淮南子》全书都是这样，语言华美，音节铿锵，反反复复，重重叠叠，修辞相当考究，文风十分繁复。显然，这样的文字风格，并不是表达思想的最佳方式。《淮南子》过于华丽的修辞很容易把读者引入美文的迷阵，使读者不得不时时掩卷细想，琢磨作者究竟想说什么，究竟在说什么。本书还全选了《要略》，因为《要略》不仅是《淮南子》的自序，还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文献，全文选入，可以让读者看到《淮南子》自己宣称的著述宗旨，自己对每一篇做的内容提要，还有对先秦以来的学术流派进行的总结。除了《原道训》和《要略》，其余十九篇就都是节选了，根据内容的不同，选入篇幅的长短也不尽相同，总体考虑是尽可能提炼该篇主旨，不遗漏重要内容。《淮南子》有些篇目的内容极为零碎，例如《说山训》和《说林训》，仅就内容而言，这样的篇目不选也可以，但是为了全书的完整，每一篇也略选几则，以存篇目而已。

本书对《淮南子》的疑难字词做了注释和注音。古音的反切转写成现代读音，各家拟音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蠓”，王力先生主编的《古汉语字典》拟音为 xu n，而《中华字海》的拟音是 hu n。本书注音，首以商务印书馆的《古代汉语词典》为准，《古代汉语词典》未收之字，则以王力《古汉语字典》和《中华字海》为序选定注音。因为商务的《古代汉语词典》未收“蠓”字，所以，“蠓”字的读音，就根据王力的《古汉语字典》注音为 xu n。《淮南子》用字丰富，许多字几乎是独家专用，

如霏（diào）、啖（qu n）、缛（sh ）、搯（ji n）等等即是。这些字的字典释义，例句就来自《淮南子》。因为《淮南子》用字丰富，只用一部字典不可能完成对《淮南子》难字的注音。《中华字海》收字最丰富，但释义最简单，所以列在最后保底。

《淮南子》的文字繁复，导致了理解的困难。但《淮南子》之难读，还不仅仅在于语词，而在于语词隐喻的思想相当隐晦，很难仅仅从字面含义上加以把握。所以，在注释字词之后，本书还会疏通文义，甚至诠释文义和概述大意，以揭明字词文句的言外之意。

“点评”和“旁批”是“百部经典”的特殊体例，本书遵从体例，在各篇篇末以“点评”来揭明本篇的主旨和思想的逻辑关系，让《淮南子》被繁复文风掩盖的思考，能够显明出来。但是，《要略》的点评在体例上略有变通，不是在文后总评，而是随段点评，因为《要略》是《淮南子》自述宗旨、自我总结和对先秦学术的概述，仅在文后点评会疏离文本，所以改成随段点评。这是根据文本特点做出的调整，这里予以预先的说明。“旁批”的作用是随文提示思想精萃，有时候也补充一些相关的思想印证材料和文本信息。

如果这些方式对于读者理解文本能够小有助益，便是解读者莫大的喜悦。是所望也！

本书初稿完成于2018年孔学堂访学期间，值此出版之际，特向孔学堂提供的良好研究条件深致谢忱！

-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178页。
-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2页。
- ③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424页。
-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

第 174 页。

- ⑤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94页。
- ⑥ 陈丽桂:《淮南王两世谋反研议》,台湾《书目季刊》第十八卷第二期,第54—69页。
- ⑦ 贾谊说:“淮南诸子,……,岂能忘其父哉?……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汉书·贾谊传》)吴王刘濞的谋士邹阳也说:“三淮南之心思坟墓。”(《汉书》卷五十一,第2338页)
- ⑧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3、2155页。
- ⑨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97页。
- ⑩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178页。
- ⑪ 《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892页。
- ⑫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5页。
- ⑬ 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 ⑭ 张丰乾:《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 ⑮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2—2053页。
- ⑯ 高诱:《叙目》。见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高诱淮南鸿烈解叙》第2页。
- ⑰ 陈倬说:“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精确不磨,于淮南尤邃密,盖以道藏本为主,参以群书所引,订正凡九百余条,末又附以元和顾氏参校宋本与藏本之不同及顾氏所订诸条,盖至是而搜剔靡遗,洵为淮南之善本矣。”见《淮南子》二十一卷庄逵吉刻本《跋》。吴承仕说:“清儒治淮南书者,以高邮王氏为最。”见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序》。

淮南子

卷一 原道训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1]，析八极^[2]。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3]。原流泉淳^[4]，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5]，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6]，舒之幌于六合^[7]，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8]，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9]，紘宇宙而章三光^[10]。甚淖而濇^[11]，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

“道”被认为是宇宙的生成者。

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12]，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汉代的基本思维方式，《原道训》开篇论“道”，以“道”为“宇宙”“万物”以及“人事”的终极根据。

【注释】

[1] 廓：张开。 [2] 柝 (tuò)：通“拓”，开拓。八极：八方至远之地。 [3] 禀授无形：指道蕴育万物，万物于无形中获得来自于道的自身禀赋。禀授，给予。 [4] “原流泉浚 (bó)”以下四句：(道)像水从源头流出，泉从泉眼涌出，似乎空虚，却渐渐充盈；滚滚奔流，却渐渐澄清。原，同“源”，源头。浚，水涌出。冲，虚。盈，充满。混 (g n) 混，大水奔流。滑 (g) 滑，同“汨汨”，水涌流不断。 [5] “故植之而塞于天地”二句：从空间方面形容道的廓大。植，树立。塞，与下文“弥”均意为充满。横，平放。 [6] 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从时间方面表示道的恒久。施，延伸。无穷，没有穷尽。 [7] 舒：展开。幌 (mì)：同“幕 (mì)”，覆盖。六合：上下四方。 [8] 约：捆束。 [9] 横：贯通。四维：四角。《天文训》：“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高诱注：“四角为维。” [10] 絃 (hóng)：维系。宇宙：指空间和时间。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章：同“彰”，显明。三光：日月星。 [11] 甚淖 (nào) 而溇 (g)：以软泥和稀粥的物象，形容道柔软而无定形。淖，烂泥。溇，稀粥。 [12] 星历：星辰。

泰古二皇^[1]，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2]，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3]，龙兴鸾集^[4]；

钧旋毂转^[5]，周而复匝。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6]，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7]，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8]，节四时而调五行。响谕覆育^[9]，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10]，角觫生也^[11]，兽胎不臄^[12]，鸟卵不殒^[13]，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14]，妇人不孀^[15]，虹蜺不出^[16]，贼星不行^[17]。含德之所致也^[18]。

上一段说宇宙根据道而“生成”，这里说造成之物还应该“返朴归真”。

[注释]

[1]“泰古二皇”以下五句：伏羲神农掌握了道的关键，立身于天地中央，精神顺随自然的生化，安抚着天下四方。泰古，远古。泰，极。二皇，传说中的古帝王，指伏羲和神农。神，指二皇的精神。化，指天地阴阳的造化。 [2]“是故能天运地滞”二句：表达了天动地静的观念，运动不止的观念。运，行。滞，止。废，休。 [3]鬼出：行不留迹。电入：动作迅速，如电光一闪而过。 [4]龙兴鸾（luán）集：这里用龙的腾飞、凤的栖集描绘远古的美好。鸾，凤鸟。 [5]“钧旋毂（g）转”以下六句：（二皇助成的世界）像转轮、车轴的运转，周而复始。已经雕刻成形，琢磨出光了，还要复归于朴。（二帝）不刻意做，却做成了，并且符合道；不刻意说，却流传了，并且深入人心。钧，制陶的转

轮。毂，车轮中间插车轴的圆木。匝（z ），环绕一周。朴，未经加工的木料。德，人物的内在属性。 [6]“恬愉无矜而得于和”二句：二皇对外物没有好憎的倾向和矜持的态度，所以关系和谐，接触的事物虽然各种各样，但都适宜于自己的本性。恬愉，无所好憎。无矜，不自大。便（pián），安适。 [7]“神托于秋毫之末”二句：（二皇的）精神可以寄托在秋毫之末（这样的细微之处），却与整个宇宙同样大。大，像……一样大。宇宙之总，指整个宇宙。 [8]“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二句：（二皇的）品德使天地柔顺，阴阳和谐，四时合节，五行协调。优天地，使天地柔和平顺。优，柔。和，使和谐。 [9]“响谕（x yú）覆育”二句：这是说二皇对待万物的态度以及二皇之德的效果。响谕，关怀爱抚。覆育，母鸡张开翅膀保护幼雏。 [10]奋：展翅。 [11]角：鹿角。觮（gé）：麋角，即带分叉的角。 [12]𪊑（dú）：幼兽胎死腹中。 [13]鵲（duàn）：鸟卵孵化不成。 [14]孤：幼而失父。 [15]孀（shu ng）：寡妇。 [16]虹蜺（ní）：具有长宽尾巴的彗星。古人认为是灾异之象。 [17]贼星：失去正常轨道的怪星，如彗星、陨星之类。古人亦认为是灾异之象。 [18]含德：内蕴道德。

道聚之不加多，
散之不减少。

夫太上之道^[1]，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2]，蠓飞蠕动^[3]，待而后生^[4]，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5]，布施稟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6]，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

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7]，杀之而不残^[8]，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9]，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10]，与阴阳俯仰兮。

“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化用《老子》文句，形容太上之道混沌微妙却功能无限。

道与乾坤、阴阳一起活动。

[注释]

[1] “夫太上之道”以下三句：最高妙的道造就大千世界却不据为己有，让万象自然而然而不掌控。太上，最上。不有，不据为己有。成化像，生成造就各种物像。宰，掌控。 [2] 跂行：爬动。喙（huì）息：用嘴呼吸。喙，特指鸟兽的嘴。 [3] 蠓（xu n）飞：昆虫爬行、飞翔的样子。 [4] 待：通“持”，依持。 [5] 畜：积聚。 [6] “旋县而不可究”二句：道循环往复却无端可寻，精细微妙却不可竭尽。旋县，旋转。勤，穷尽。 [7] 斫（zhuó）：砍、削。 [8] 杀：减少。残：毁坏。 [9] “忽兮恍兮”以下八句：（道）忽忽恍恍，没有具体形象；恍恍忽忽，拥有无尽功用。深远幽暗，回应万物却不露行迹；深邃通透，所有运动都有效验。遂，通“邃”，深邃。洞，通透。 [10] “与刚柔卷舒兮”二句：道与乾坤一起舒卷，与阴阳一起升降。刚柔，指乾坤。卷舒，屈伸。俯仰，升降。

昔者^[1]，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軿，游微雾，骛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2]，照日光而无景^[3]，扶摇扞抱羊角而上^[4]，经纪山川^[5]，蹈腾昆仑^[6]，排闾阖^[7]，沦

此处描绘冯夷、大丙之御升高的状貌，取像于《庄子·逍遥游》：“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天门^[8]。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9]，不能与之争先。

[注释]

[1] “昔者”以下七句：从前冯夷、大丙驾馭，乘坐雷车，驾馭云軿，周游在蒙蒙雾气中，奔驰在恍惚世界里，越远越高，朝向极远之地。冯夷、大丙，传说中的得道之人，能驾馭阴阳。云车，当为“雷车”。入，“六”字之误。六云軿，驾馭云軿如同驾馭六马。騫，奔驰。历，经过。弥，越。极往，去往极远处。[2]经：经过。[3]照日光：被日光照。景(yǐng)：同“影”。[4]扶摇：盘旋而上的风。扞(zhàn)抱：环抱旋转。扞，转。羊角：旋转向上而弯曲的风。[5]经纪：通行。[6]蹈腾：跨越。昆仑：昆仑山。古代神话中的神山，西王母的居所。《地形训》对昆仑山有生动描述。[7]排闾阖(chūnghé)：把升天的大门抛在后面。排，斥。闾阖，开始升天的大门。[8]沦：入。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9]劲策：力道强劲的马鞭。锻：“辍(zhuì)”字之误。辍，马刺。

大丈夫是《原道训》塑造的理想人格。本段以驾馭为意象，描述“大丈夫”周游宇宙的从容潇洒和收放自如。

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1]，澹然无虑^[2]；以天为盖^[3]，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4]；乘云凌霄^[5]，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6]，以驰大区^[7]。可以步而步^[8]，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刘览偏照^[9]，复守以全^[10]。经营四隅^[11]，还反于枢^[12]。故以天为

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13]，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14]，何也？执道要之柄^[15]，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16]，因其自然而推之^[17]，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18]。夫镜水之与形接也^[19]，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20]，而景不一设^[21]，叫呼仿佛^[22]，默然自得。

“执道要之柄”，意为把握整体，把握关键。告诫人不要迷失在枝微末节之中。

“自然”的观念来自《老子》，《原道训》用“自然”对事物的自身属性加以肯定。

[注释]

[1]大丈夫：领悟了道的人。 [2]澹（dàn）然：不在意。
 [3]“以天为盖”二句：中国古代有盖天说，认为天像一把无柄大伞遮蔽大地。这里因天似车盖，想象大地像一辆大车承载万物。盖，车盖，古代车上用来遮阳避雨的伞。舆，车厢，这里指车。 [4]御：车夫。 [5]“乘云凌霄”二句：（大丈夫）乘云气，越云霄，与造物者一道行动。造化者，指“道”。俱，在一起。 [6]纵志：放逸心志。舒节：放缓节奏。 [7]大区：广阔天空。 [8]“可以步而步”以下八句：（大丈夫在世间活动就像驾驭车马），该缓行就缓行，该猛跑就猛跑；命令雨师清洗道路，要求风伯扫除灰尘，用电做马鞭，用雷做车轮；向上游览于虚无寂寞的原野，往下出入于没有界限的大门。骤，（马）奔跑。霄霏（diào），虚无寂寞。 [9]刘：通“浏”。偏：通“遍”。遍照，无处不看。 [10]全：整体。 [11]隅：角落。 [12]枢：中

枢。 [13] 支：通“肢”。 [14] 八紘 (hóng)：八方之宏阔，指整个大地。紘，通“宏”。九野：中国古代天文学把天分为九个区域，称九野。形埒 (liè)：界域。埒，场地四周围墙，转义为界限。 [15] 要：俞樾认为衍误。 [16] 为：人为。 [17] 因：顺随。自然：事物自身的状态。推：助成。 [18] 秉其要归之趣：王念孙认为，此句当作“秉其要趣而归之”，意为“以把握根本道理为目的”。秉，执。要趣，重要旨意。 [19] “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二句：镜子和水面映照形象，并无自己的意向，但方圆曲直都会如实地反映出来。 [20] 响不肆应：回声并不任意反应声音。响，回声。肆，任意。应，反应。 [21] 景 (yǐng) 不一设：意思是影子不会单独出现。景，同“影”。一设，单独出现。 [22] “叫呼仿佛”二句：声源和回声，影像和形貌，默默地相互匹配。叫呼是就声源和回声而言，仿佛是就影像和形貌而言。

《原道训》认为人的天性是安静的，但是人不得不回应外物，这就容易被外物牵引，导致天性受损。这里提出“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意在协调“守性”与“应物”的矛盾。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1]，性之害也^[2]。物至而神应^[3]，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4]，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故达于道者^[5]，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6]，时骋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7]，万物之至^[8]，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9]，虽有钩箴芒距^[10]，微纶芳饵^[11]，加之以詹何、

媚嫖之数^[12]，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射者扞乌号之弓^[13]，弯棋卫之箭^[14]，重之羿、逢蒙子之巧^[15]，以要飞鸟^[16]，犹不能与罗者竞多^[17]。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故矢不若缴^[18]，缴不若无形之像^[19]。夫释大道而任小数^[20]，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蛄捕蚤^[21]，不足以禁奸塞邪^[22]，乱乃逾滋^[23]。

这里以钓鱼不如撒网，射鸟不如网捕为例，展示“达于道”的意义。

“大道”与“小数”对举，强调的仍然是“达于道”的重要性。

【注释】

[1] 感：与外部事物接触。动：被触动。 [2] 害：“容”字之误。容，性动而外现。 [3] “物至而神应”二句：精神回应外物，心智就开始活动。物，外部事物。神，内在精神。 [4] “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以下四句：人的认知能力与外物接触，就有了好恶的偏向，好恶固定了，心智再受到外物的引诱，不能返回本性，天赋的本性就泯灭了。己，这里指人的本性。 [5] “故达于道者”以下三句：懂得道的人，不会以人为取代天性，虽然外表与外物一起变化，内心却不失去真实的自己。情，实，这里指真实本性。 [6] “至无而供其求”二句：（达于道者像道一样）保持着完全的空虚，却能够满足一切要求，应对时变而迅速改变，却能够以道为归宿。至无，极度的虚无。时骋，应时而迅变。 [7] 具：指万物各具相貌。 [8] “万物之至”二句：万物奔腾踊跃，似乎乱乱纷纷，其实有内在规律。肴，通“淆（xiáo）”，混乱。数，规律。 [9] 罗：箩筐。 [10] 钩箴：鱼钩。芒距：鱼钩的倒刺。 [11] 微纶（lún）：纤细的渔线。 [12] 詹何、媚嫖：传说中的善钓者。数：

技艺。 [13] 扞 (hàn): 张开。乌号: 木名, 即桑柘。此木材质坚韧, 所制之弓有弹劲。 [14] 弯: 拉弓。棋卫: 竹箭名。一说“棋”当作“淇”, 是卫国盛产美竹之地。 [15] 重: 加上。羿: 古代神话中的神箭手。逢蒙子: 传说是羿的弟子。 [16] 要: 求。 [17] 罗: 网罗。 [18] 矢: 箭。缴 (zhuó): 系在箭上便于收回的生丝绳。 [19] 无形之像: 指无形的罗网。 [20] 大道: 根本的道理。数: 具体的方法。 [21] 蟾蜍 (chú): 同“蟾蜍”。 [22] 塞: 杜绝。 [23] 滋: 增加。

昔者, 夏鯀作三仞之城^[1], 诸侯背之^[2], 海外有狡心^[3]。禹知天下之叛也^[4], 乃坏城平池^[5], 散财物, 焚甲兵^[6], 施之以德, 海外宾伏^[7], 四夷纳职^[8], 合诸侯于涂山^[9], 执玉帛者万国^[10]。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11], 则纯白不粹^[12], 神德不全^[13]。在身者不知^[14], 何远之所能怀^[15]? 是故革坚则兵利^[16], 城成则冲生^[17], 若以汤沃沸^[18], 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19], 虽伊尹、造父弗能化^[20]; 欲害之心亡于中, 则饥虎可尾^[21], 何况狗马之类乎? 故体道者逸而不穷^[22], 任数者劳而无功。

这里的驯服狗马, 实指对人的教化, 所以以传说中的商代贤相伊尹与善于驾车的造父并说。

“体道者”和“任数者”对举, 与“大道”和“小数”的对举是相应的。

[注释]

[1] 鯀 (g n): 相传是禹的父亲, 治水失败, 被舜诛杀。仞:

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或七尺为一仞。 [2] 背：背叛。 [3] 狡心：狡诈之心。 [4] 叛：乱。 [5] 坏：拆毁。平：填平。 [6] 甲兵：铠甲和兵器。 [7] 宾伏：归顺臣服。 [8] 四夷：古代对中原华夏族之外各族的统称，按方位又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带贬义的称谓。纳职：诸侯向天子进献地方特产，汇报当地情况，称纳职。 [9] 合：召集。涂山：九江当涂县。 [10] 执玉帛者：带着玉器和丝帛作为礼品参加会盟的诸侯。万国：指参加会盟的诸侯众多。 [11] 机械之心：机巧计算之心。 [12] 纯白：没有斑斑的精白素丝。这里喻指内心纯粹。 [13] 神德不全：人的精神和本性不再完整。 [14] 在身者：自己本身所具有的。 [15] 怀：关心，安抚。 [16] 革：兽皮制成的甲冑。兵：兵器。 [17] 冲：冲撞城墙的战车。 [18] 汤：热水。这里指滚烫的水。沃（wò）：浇。沸：开水。 [19] 噬狗：咬人的狗。蹄马：踢人的烈马。蹄，通“蹠（dì）”，踢。教：调教。 [20] 伊尹：商汤之臣，佐汤伐桀灭夏。造父：传说是西周时的善御者，为周穆王驾御，见西王母。 [21] 尾：尾随。 [22] 逸：从容。穷：走投无路。

夫峭法刻诛者^[1]，非霸王之业也；棰策繁用者^[2]，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3]，察箴末于百步之外^[4]，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5]，合八风之调^[6]，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里之数^[7]，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8]，因水以为师^[9]；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10]。

与“因”相对的，是“为”。《原道训》倡导“因”，反对“为”。

[注释]

[1] 峭法刻诛：严刑峻法。峭，高而陡，比喻严峻。 [2] 捶(chuí)策：马鞭。 [3] 离朱：传说是黄帝时人，视力特别好。明：视力好。 [4] 察：看见。 [5] 师旷：春秋时晋平公的乐师，听力超人，善辨音律。 [6] 合八风之调：指师旷能够协调不同的音调。合，和。八风，八音。 [7] “修道里之数”以下三句：遵循道的规律，顺从天地自然，就是安顿天地四方也绰绰有余。修，循。道里，道理。数，规律。六合，天地四方。均，相当。 [8] 禹：古史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其父鲧用堵塞的方法治水失败，禹改用疏导的方法，获得成功。决：打开缺口，引导水流。渎：大河。 [9] 因水以为师：顺随水势下流的规律引导水流。 [10] 因苗以为教：按照禾苗的生长规律教人种庄稼。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1]，兽踏实而走^[2]，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3]，金火相守而流^[4]，员者常转^[5]，窾者主浮^[6]，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姬伏^[7]，毛者孕育^[8]，草木荣华，鸟兽卵胎^[9]，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10]，倒生挫伤，鹰雕搏鸷^[11]，昆虫蛰藏，草木注根^[12]，鱼鳖凑渊^[13]，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14]。木处榛巢^[15]，水居窟穴，禽兽有芄^[16]，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17]，于越

生葛絺^[18]，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19]！

[注释]

[1] 排虚：凌空。虚，空。 [2] 跣(zhí)：踩。实：坚实的大地。走：奔跑。 [3] 摩：摩擦。然：“燃”的本字，燃烧。 [4] 金火相守而流：金属经火而融化成能够流动的液体。 [5] 员：同“圆”。 [6] 窾(kuān)：中空。 [7] 羽者：鸟类。妪(yù)伏：母鸟伏卵孵化。 [8] 毛者：兽类。孕育：怀胎产仔。 [9] 鸟兽卵胎：指鸟类卵生，兽类胎生。 [10] “秋风下霜”二句：秋风起，霜下降，草木就凋零了。倒生，草木。草木皆头朝下，故曰倒生。 [11] 搏鸷：指鹰、雕等猛禽相互搏击。鸷，凶猛。 [12] 注根：草叶枯黄，只有根保持生气。 [13] 鱼鳖湊渊：鱼鳖潜入深水过冬。 [14] 灭而无形：意思是使草木枯黄、鱼鳖深潜因而消失的力量是无形的。灭，消失。 [15] 木处：居住在树上。榛巢：架木成巢。 [16] 芄(wán)：“芻(qiú)”之误字。芻，鸟兽巢穴中的垫草。 [17] 匈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裘：皮衣。 [18] 于越：南方的吴国和越国。于，“干”之误字。葛絺(ch)：细葛布。 [19] 事：刻意做事。

“因”和“为”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承认万物各有“自然”并强调顺应万物之自然，而“为”则可能妨碍万物的自然。

九疑之南^[1]，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2]，以像鳞虫^[3]；短绁不綰^[4]，以便涉游；短袂攘卷^[5]，以便刺舟^[6]，因之也。雁门之北^[7]，狄不谷食^[8]，贱长贵壮^[9]，俗尚气力，人不弛

本段以不同地区各有风俗和大禹顺应风俗的故事，为“因”的行为原则提供事例，结论是“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

弓^[10]，马不解勒^[11]，便之也。故禹之裸国^[12]，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13]，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14]，则化而为枳，鸕鶿不过济^[15]，貉渡汶而死^[16]，形性不可易^[17]，势居不可移也。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18]，终于无为^[19]。

[注释]

[1] 九疑：山名，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南。 [2] 被(p)：披散。 [3] 以像鳞虫：模仿鱼的样子。 [4] 卷(quán)：读作“褌(k n)”，有裆短裤。袴(kù)：同“裤”，这里指裤腿。 [5] 袂(mèi)：袖子。攘卷：捋起袖子。 [6] 刺舟：撑船。 [7] 雁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8] 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不谷食：不以谷物为主食。 [9] “贱长贵壮”二句：轻视年老体弱的人，看重年轻力壮的人，风俗是崇尚气力。 [10] 弛：放松弓弦。 [11] 勒：马络头。 [12] “故禹之裸国”以下三句：传说大禹去裸体的城邦，也脱了衣服进城，出城再穿上衣服，系好腰带。之，去往。衣、带，并做动词。 [13] 徙树：移植树木。 [14] 之：本义“去”，这里转义为“移植”。江：淮河。 [15] 鸕鶿(qú yù)：鸟名，俗称八哥。济：济水。 [16] 貉(hé)：同“貉”，形似狐狸而较小的动物。汶(wèn)：汶水，在鲁国境内。 [17] “形性不可易”二句：事物的形貌、本性不可改变，生活的环境也不能随意变换。形性，外在的形貌和内在的本性。势居，客观的居住条件和环境。 [18] 究：研究，转义为“真正懂得”。 [19] 终：归结。

以恬养性^[1]，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所谓天者^[2]，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睚智故^[3]，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4]。故牛岐蹄而戴角^[5]，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6]；曲士不可与语至道^[7]，拘于俗，束于教也。故圣人不以人滑天^[8]，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9]，与造化者为人^[10]。

井鱼、夏虫、曲士，都意味着狭隘，是《原道训》批评的对象。此段来自《庄子·秋水》中河伯与海若的对话，可参看。

“与造化者为人”与前文“（大丈夫）与造化者俱”同义。《俶真训》言“与造化者为人”，《本经训》言“与造化者相雌雄”，也是相同的意思。

[注释]

[1] “以恬养性”以下三句：以恬静涵养本性，以闲淡调理精神，就进入了“天”的门径。天门，自然的门径。 [2] “所谓天者”以下四句：所谓“天”，就是纯粹、朴素、正直、洁净，没有掺入杂质。 [3] 偶睚（chá）：通“隅差”，斜角。指偏邪不正。智故：巧诈。智就心机而言，故就目的而言。 [4] 俯仰：顾倾周旋的样子。 [5] “故牛岐蹄而戴角”以下六句：牛蹄开裂头上长角，马有鬃毛蹄足完整，这是“天性”；给马套上笼头，给牛穿上鼻绳，则是“人为”。岐蹄，偶蹄，即蹄中间分开。岐，通“歧”，分岔。戴角，头上长角。被（p），披。髦，马颈项上的长毛。 [6] 笃于时：被时令局限。笃，局限。 [7] 曲士：见识短

浅的读书人。 [8]滑(g):乱。 [9]精:精神,这里指圣人的精神。灵府:心。 [10]与造化者为人:(圣人的精神)与造化万物的道相伴随。为人,相偶,相伴随。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1],争利者未尝不穷也^[2]。昔共工之力^[3],触不周之山^[4],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5],遂潜于渊^[6],宗族残灭^[7],继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8],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9]。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10],不在圣。土处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埆塿^[11],以封壤肥饶相让^[12];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13],以曲隈深潭相予^[14]。当此之时,口不设言^[15],手不指麾^[16],执玄德于心^[17],而化驰若神^[18]。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19],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20],莽乎大哉^[21]!夫能理三苗^[22],朝羽民^[23],徙裸国^[24],纳肃慎^[25],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26],其唯心行者乎^[27]!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28]?

不道之道,指真正的大道。

法度刑罚相对于心行,指外力的强制,《原道训》认为法度刑罚不能造就良善社会。

[注释]

[1] 中 (zhòng): 被外物伤害。 [2] 穷: 走投无路。 [3] 共工: 氏族名。神话传说中的水神。之力: 任用武力。 [4] 触: 以头撞击。不周之山: 即不周山, 在昆仑西北。 [5] 高辛: 帝喾。古史中的五帝之一。争为帝: 指共工与帝喾竞争“帝”的名号和地位。 [6] 潜于渊: 指共工族远逃隐遁。 [7] “宗族残灭”二句: 因为共工的宗族灭绝, 所以也没有人祭祀祖先了。继嗣, 后代。绝祀, 祭祀断绝。 [8] 翳 (yì): 越太子名。高诱注: “翳, 越太子也, 贤不欲为王, 逃于山穴之中, 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越太子故事又见于《庄子》和《吕氏春秋》。 [9] 遂不得已: 最终不得不当了国君。已, 止。 [10] 道: 与下文“圣”的含义都很丰富, 此处“道”“圣”相对, 道指客观形势, 圣指主观努力。 [11] 期 (j) 年: 一周年。田者: 种田人。埆塿 (qí o què): 土地贫瘠。 [12] 封: 赐予的土地, 转义为熟耕的肥土。 [13] 湍濂 (tuān lài): 激流。 [14] 隈 (wēi): 山水弯曲处。相予: 互相让给对方。 [15] 设言: 发表言论。 [16] 指麾 (huī): 指挥。 [17] 玄德: 内在的美好品质。 [18] 化驰若神: 指感化的效果神速。化, 感化。驰, 马飞奔。 [19] 户说 (shuì) 之: 挨家挨户劝说。说, 劝说。 [20] 不道之道: 不靠嘴说的道。 [21] 莽: 宽广。 [22] 理三苗: 治理三苗。三苗, 古代部落名, 曾经叛舜, 后又臣服于舜。 [23] 朝: 使前来朝拜。羽民: 古代传说中的国名。 [24] 徙: 迁移, 这里指感化。 [25] 纳: 入贡。肃慎: 古族名。 [26] 发号施令: 底本作“发号施生”, 据道藏本改。 [27] 心行: 以内德感化他人。 [28] 致: 达到。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1], 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 偃其智故^[2],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 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 不先物为也; 所

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3]。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4]；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5]。万物有所生^[6]，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7]，响应而不乏^[8]，此之谓天解^[9]。

[注释]

[1] 本：与下文的“末”原指树干和树梢，这里指根本道理和具体方法，即前文的“大道”和“小数”。 [2] 偃：停息。 [3] 因物之所为：顺从外物自身的作为。 [4] 不易自然：不改变事物自身的属性。易，改变。 [5] 因物之相然：顺从事物自身的样子。然，适宜。 [6] “万物有所生”以下四句：万物都有产生的根源，只有圣人能够抓住根本；各种事情都有发生的原因，只有圣人能够把握关键。所生，指万物产生的原因。所出，指事情发生的原因。 [7] 照物：观看事物。眩（xuàn）：迷惑。 [8] 响应：回应声响。 [9] 天解：通晓大道。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1]，心虚而应当^[2]。所谓志弱而事强者^[3]，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4]，而高者必以下为基。托小以包大^[5]，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6]，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

以少正多^[7]。所谓其事强者^[8]，遭变应卒，排患扞难，力无不胜，敌无不凌，应化揆时，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9]。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10]，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11]，齿坚于舌而先之敝^[12]，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13]，而坚强者死之徒也^[14]。

这里表达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注释]

[1] 志弱：心志柔韧。事：用作动词，指处理事务。 [2] 心虚：不存成见。应当：回应准确。 [3]“所谓志弱而事强者”以下九句：所谓志向柔弱，就是像鸟兽新生的细毛那样柔软安静，以不敢采取行动的姿态隐藏自身，以不能有所作为的态度为人处事，恬淡而不思虑，举动不失时宜，与万物周旋，不倡导什么，只是感受并且回应。而事强，宋本、道藏本无此三字。柔毳（cuì），柔弱。毳，鸟兽的细毛。安静，无所作为。唱，倡导。 [4] 贵者必以贱为号：古时候王多自称孤、寡、不穀，认为尊贵者一定要用卑贱的名称。 [5]“托小以包大”二句：寄居小处，包容大物，以内在精神把握外在事物。托，寄居。中，内心。 [6]“行柔而刚”以下三句：行为柔和但蕴含坚硬，方式柔弱却不失刚强，刚柔强弱不断转化。 [7] 得一之道：获得把握整体的道理。一，整全。而：通“能”，能够。正：统帅。 [8]“所谓其事强者”以下七句：所谓处事果断，是指在遭到突发事变、应对意外事件，需

要排除灾祸、抵御危难的时候，拥有取胜的力量，具有压制的优势，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应对时局变化，这样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自己了。卒，仓猝，这里指突发事变。扞，同“捍”，抵御。揆(kuí)时，审时度势。揆，度(duó)。[9]乡：处所。[10]出于己：超过自己。[11]革固：皮革干硬。[12]之敝：坏掉。之，去往。[13]干：草木的主干，泛指根本。[14]徒：同类。

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1]。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2]，然而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3]。何者？先者难为知^[4]，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5]，则后者踉之^[6]；先者隕陷^[7]，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8]，则后者违之^[9]。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10]。犹鎗之与刃^[11]，刃犯难而鎗无患者^[12]，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13]，而贤知者弗能避也^[14]。

蘧伯玉的故事出自《庄子·则阳》，《原道训》用来表达“后比先更有优势”的思想，不同于《庄子》“今是昨非”的寓意。

[注释]

[1]原：出发点。[2]“凡人中寿七十岁”以下四句：人的中等寿命大概七十岁，然而在人生的追求和舍弃等问题上，人总是不断后悔，一直到死都是这样。指凑，行止。[3]蘧伯玉：春秋

时卫国人，当时著名的贤大夫。 [4] “先者难为知”二句：率先很难了解情况，跟在后面却容易取得成效。攻，读为“功”，功效。 [5] 逾（yú）：越过。 [6] 踞（zhūn）：踏。 [7] 隕（tuí）陷：落入陷阱。隕，跌倒。陷，捕捉野兽的陷阱。 [8] 败绩：失败。 [9] 违之：避免先者的失败。 [10] 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先行者是后随者的弓箭和靶子。弓矢，弓箭，喻手段。质的，箭靶，喻目标。 [11] 铍（duì）：矛戟柄末的金属套。 [12] 刃犯难而铍无患：位置在前的刀刃才需要发挥砍杀的功能，因此会被砍坏，而刀把末端的套子没有危险。犯，遭遇。 [13] 庸民：普通人。公见：共见。 [14] 避：回避，指不能不承认大家都懂道理。

所谓后者^[1]，非谓其底滞而不发，凝结而不流，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夫执道理以耦变^[2]，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3]，人不能制也。时之反侧^[4]，间不容息^[5]，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6]。夫日回而月周^[7]，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8]，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9]，履遗而弗取^[10]，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11]，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礲坚^[12]，莫能与之争。

[注释]

[1] “所谓后者”以下四句：所谓后，并不是停止不动，凝固不流，后的可贵在于符合道理又把握了时机。底滞，停滞。发，活动。周，合。数，道理。时，时机。 [2] 耦变：应对变化。耦，合。 [3] “不失其所以制人”二句：不丧失制约他人的条件，他人就不能控制自己。 [4] 反侧：翻身。 [5] 间：间隔。息：一呼一吸为息。皆形容时间短暂。 [6] 逮：及。 [7] “夫日回而月周”二句：时间自有周期，并不迁就人的活动。日回，每天一个来回。月周，每月一个周期。 [8] 阴：光阴，引申为时间。 [9] 趋时：抢时间。 [10] 履（l）：鞋。 [11] 清道：清净之道。雌节：守柔的行为方式。 [12] 礪坚：碾碎坚硬的东西。礪，同“磨”。

这一段的字面含义是描述水之德，实际上是以水德的“大包群生”，隐喻君德的“富赡天下”和“德施百姓”。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1]，远沦于无涯^[2]，息耗减益^[3]，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4]，泽及跂蛸而不求报^[5]，富赡天下而不既^[6]，德施百姓而不费^[7]，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8]，淖溺流遁^[9]，错缪相纷^[10]，而不可靡散^[11]，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12]，而翱翔忽区之上^[13]，遭回川谷之间^[14]，而滔腾大荒之野^[15]，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16]，

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17]，与天地鸿洞^[18]，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纷^[19]，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20]，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21]，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22]，自无跖有^[23]，自有跖无，而以衰贱矣^[24]。

[注释]

[1] 修：远。这里指水流长远。 [2] 沦：没。 [3] “息耗减益”二句：（水的）上涨、下降、增加、减少，都会达到不可计量的程度。息，繁殖，这里指水的增加。耗，消耗。訾（z），估量。 [4] 大包群生：普惠所有生物。 [5] 跂蛸（náo）：爬虫。跂，通“歧（qí）”，爬行。蛸，人体内的一种寄生虫。 [6] 贍：供给财物。既：尽。 [7] 费：支付钱财。 [8] 然：通“燃”。 [9] 淖（nào）溺：柔软。流遁：流向远方。 [10] 错缪相纷：水流飞溅的样子。 [11] 靡（mí）散：消散。 [12] 动溶：摇荡。无形之域：指太空。 [13] 翱翔：原指鸟飞，这里形容水汽在忽兮恍兮的无形区域浮动。忽区：忽兮恍兮的区域。 [14] 遭（zhān）回：回转。指水流在川谷之间迂回流转。 [15] 滔腾大荒之野：描写洪水泛滥，奔流原野之上。 [16] 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水多了

就返还天地，不足了从天地取得。 [17] 靡滥振荡：水流涛涛的样子。 [18] 鸿洞：漫无涯际。 [19] 蟠委错纒 (zh n)：缠绞的样子。 [20] “天下至柔”以下五句：语见《老子》第四十三章。 [21]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以下八句：无形的，才是万物的源头；无音的，才是声响的宗主。它们的儿子是光，孙子是水，都产生于无形！光看得见，但是不能攥住，水可以因循，但是不能切割。所以，有形体的事物，没有比水更尊贵的了。其子为光，其孙为水，指光、水更接近有形有音。有像之类，有形象可以视见的东西。 [22] 出生：从母体产出，即自无跖有。入死：生物死而消散，复归元气，即自有跖无。 [23] 跖：往。 [24] 以衰贱：以衰为贱。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1]，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肃然应感^[2]，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3]。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4]，下贯九野^[5]，员不中规^[6]，方不中矩^[7]，大浑而为一^[8]，叶累而无根^[9]，怀囊天地^[10]，为道关门^[11]，穆恣隐闵^[12]，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13]，用之而不勤^[14]。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15]，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16]，无色而五色成焉^[17]。是故有生于无，

这里关于无形、无声、无味、无色的论说，是道家“无中生有”的具体表达。道家认为任何表现为“有”的物像，都以“无”为根据。

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18]，则名实同居。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19]。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20]；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21]；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注释]

[1]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以下三句：清静是最高的德，柔弱是道的关键，虚无恬愉是万物的存在方式。用，应用，指万物以虚无恬愉的方式存在。 [2] “肃然应感”以下三句：认真回应外物的影响，切实复归自身的本性，这样就混同于无形之中了。肃然，严肃的样子。应感，对外物的触动做出反应。殷然，饱满的样子。反本，返回根本。反，同“返”。沦，沉入。 [3] 匹合：配对。 [4] 九天：古称天有九重，这里泛指天空。 [5] 九野：指中央及四方四隅，泛指大地。 [6] 员：同“圆”。规：圆规，这里指标准圆。 [7] 矩：画方形的曲尺，这里指标准方形。 [8] 浑：混同。为一：成为一个整体。 [9] 叶累：枝叶繁茂。无根：指成就枝叶繁茂的深根并非可以眼见。高诱注：“言微妙也。” [10] 怀囊：怀抱。囊，装物的袋子，这里用作动词，指把天地揽入怀中，就像装进袋子一样。 [11] 为道关门：是与道相通的关口和门径。 [12] 穆忝隐闵：高诱注：“皆无形之类。” [13] 既：终了。 [14] 勤：枯竭。 [15] “无形而有形生焉”二句：（道）没有形状，但是有形的东西由此产生，（道）没有声音，但是有声的东西由此产生。五音，古以宫、商、角、徵

(zh)、羽为五声。 [16]五味：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形：形成。 [17]五色：青、红、黄、白、黑五种颜色。成：成为真实。 [18]“天下为之圈”二句：天下是一个整体，就会有一致的标准，事物（实）与事物的表达（名）之间就是匹配的，不会因为立场不同、看法不一而造成名实之间的混乱。圈，整体。同居，相称。 [19]胜（sh ng）观：尽观。胜，尽。 [20]宫立而五音形矣：古人认为宫声为五音之主，其他音调都要参照宫声来定音。下句论“味”“色”，是同样的原理。 [21]亭：定。

是故一之理^[1]，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2]；其散也^[3]，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4]，澹兮其若深渊^[5]，泛兮其若浮云^[6]，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7]，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8]，灭其文章^[9]，依道废智^[10]，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11]，寡其所求，去其诱慕^[12]，除其嗜欲^[13]，损其思虑。约其所守则察，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明；以知虑为治者^[14]，苦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15]，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故准循绳^[16]，曲因其当^[17]。

至人是道家政治理想的人格体现。

“放准循绳”与“一度循轨”同义，皆强调遵循客观标准，放弃一己偏私。

[注释]

[1] “是故一之理”以下四句：“一”的原理，可以应用到四海之外；“一”的解释，可以适用于天地之内。解，解释。际，达到。 [2] 朴：未砍凿的原木，故称为全。 [3] 散：分散。但“混兮若浊”强调了分而不散的状态。 [4] 冲：虚。 [5] 澹 (dàn)：恬静。 [6] 泛：漂浮。 [7] “万物之总”以下四句：万物聚合到一个中心，百事出于一个门径。总，聚合。阅，汇集。孔，洞，这里指一个中心。门，门径。 [8] 聪：听觉。明：视觉。指向外求知的取向。 [9] 文章：错综华美的花纹。青赤相配为文，赤白相配为章。这里指过度繁华，例如令人目盲的五色之类。 [10] “依道废智”二句：依据大道而行，绝不玩弄心机，与人民一起走正路。 [11] 约：简化。 [12] 诱慕：被外物引诱而追逐不止。 [13] 嗜欲：内在的欲望。 [14] 知：通“智”。 [15] 一度：统一标准。循轨：遵循制度。“轨”原指两轮之间的距离。古代车轨有定制，故引申指法则、制度。 [16] 故：当作“放”，形近而误。放，仿。准：测量平面的量器。绳：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线。 [17] 曲因其当：完全按照规矩办事。曲，周遍。

夫喜怒者^[1]，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阴^[2]，大喜坠阳，薄气发瘖，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3]，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4]。通于神明者^[5]，得其内者也。

古人认为愤怒的情感属于阴，喜悦的情感属于阳。阴阳平衡相交是良好状态，身体因此健康。但是，过度的愤怒和喜悦使阴气上扬，阳气下坠，造成阴阳不相交不平衡，因此损害身体健康。

[注释]

[1]“夫喜怒者”以下八句：喜悦愤怒的感情，是对道的偏离；忧伤悲恻的感情，是对德的损害；爱好憎恶的感情，是心灵的过失；偏好贪恋的情感，是本性的负担。邪，偏。累，负担。 [2]“人大怒破阴”以下八句：人过于愤怒，会破坏阴气，过于喜悦，会损伤阳气，被过度的气息逼迫，人会说不出话，甚至惊恐发狂。忧愁悲伤，经常发怒，疾病便积累起来了。好恶（wù）太多，灾祸就跟来了。破阴，耗费阴气。坠阳，阳气下坠。薄气，对身体造成压迫的阴阳之气。薄，迫。瘖（yīn），同“啞”，嗓子哑。恚（huì），恨，怒。 [3]载：拥有。 [4]神明：精神爽朗而清明的状态。 [5]“通于神明者”二句：精神爽朗而清醒明白的人，是能够把握内心的人。

是故以中制外^[1]，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2]。中之得则五藏宁^[3]，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4]，坚强而不鞮^[5]，无所大过^[6]，而无所不逮^[7]，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窳^[8]，其魂不躁，其神不媯^[9]，湫漻寂寞^[10]，为天下臬^[11]。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之近者^[12]，往而复反。迫则能应^[13]，感则能动，物穆无穷^[14]，变无形像，优游委纵^[15]，如响之与景^[16]，登高临下，无失所秉^[17]，履危行险，无忘玄伏^[18]。能存之此^[19]，其德不亏^[20]，万物纷

糅，与之转化，以听天下，若背风而驰^[21]，是谓至德。至德则乐矣。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22]，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23]。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24]；乐亡乎富贵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

[注释]

[1] 中：内心。外：外在事物。 [2] 收：取。 [3] 中之得则五藏宁：内心平和，五脏就安宁。五藏，心、肝、脾、肺、肾。藏，内脏，后作“脏”。 [4] 疏达：心胸开阔。悖：乱。 [5] 鞮(guì)：折断。 [6] 大：太。 [7] 逮：及。 [8] 窅(ti o)：有间隙。 [9] 挠(r o)：烦忧。 [10] 湫漻(qi liáo)：潭水清澈，这里比喻人的气质清朗。 [11] 泉：雄杰。 [12] 求之近者：指反身自省。 [13] “迫则能应”二句：当作“感则能应，迫则能动”。迫，逼近。 [14] “物穆无穷”二句：深微而没有穷尽，变幻却没有形象。物穆，当作“沕(wù)穆”，深微的样子。 [15] 优游：悠然自得。委纵：任意而行。 [16] 响之与景：回声呼应声音，影子跟随形体。响，回声。景，影子。 [17] 所乘：指道。乘，持。 [18] 玄伏：微妙地隐藏。这里指道。 [19] 存：保持。 [20] 亏：损失。 [21] 背风而驰：顺风奔跑。意思是借助风力，使奔跑变得容易且快速。背风，背向风，即顺风。 [22] 神：精神。遗：丧失。 [23] 万乘：一万辆兵车。万乘是天子拥有兵车的规模，故万乘指代天子。 [24] 亡：不。

对举“古之人”与“末世”，表现了《淮南子》古今对比的言说模式。

本节以“中”“外”相对，强调“圣”不是向外治理他人，而是内心明了道理，而能够懂得“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这种“内圣”的思想来自庄子。

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1]，游云梦、

沙邱^[2]，耳听《九韶》《六莹》^[3]，口味煎熬芬芳^[4]，驰骋夷道^[5]，钓射鹈鹕之谓乐乎^[6]？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7]，与阴俱闭^[8]，与阳俱开。故子夏心战而羸^[9]，得道而肥。圣人不以身役物^[10]，不以欲滑和^[11]。是故其为欢不忻忻^[12]，其为悲不惓惓^[13]。万方百变^[14]，消摇而无所定，吾独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15]；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能至于无乐者^[16]，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

按照汉代的阴阳观念，阴主闭藏，阳主开放。

子夏的故事参见本书《精神训》：“子夏见曾子，一羸一肥，曾子问其故，曰：‘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两者心战，故羸；先王之道胜，故肥。’”

[注释]

[1] 京台、章华：皆楚国高台。 [2] 云梦：古代楚地的大泽，是楚王游猎的主要场所。沙邱：楚国的一座高山。一说是纣的宫台。 [3] 《九韶》：古乐名，相传为舜所做。《六莹》：相传是颛顼时的乐曲。 [4] 味：品尝。煎熬芬芳：指精心烹调的美味食品。煎熬，皆烹调方法。 [5] 夷：平坦。 [6] 鹈鹕（s & shu ng）：一种水鸟，羽毛可以制裘。 [7] 廉：俭朴。 [8] “与阴俱闭”二句：随同阴气闭合，随同阳气开放。 [9]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心战：内心冲突。羸（qú）：瘦。 [10] 役物：被物役使。 [11] 滑（g）和：搅乱内心平静。滑，乱。 [12] 忻（x n）忻：得意忘

形的样子。 [13] 愒 (chuò) 愒: 忧愁失意的样子。 [14] “万方百变”以下四句: 各种事物千变万化, 动荡而难以确定, 我独能毅然抛开外物, 与道同行。方, 类。消摇, 动荡不定。遗物, 放弃外物, 指不受外物限制。 [15] 适情: 心情舒适。 [16] “能至于无乐者”以下三句: 能够不在乎世俗乐趣的人, 就能够无所不乐, 能够无所不乐, 就达到了最大的快乐。无乐, 此乐, 指世俗的乐趣。无不乐, 此乐, 指内心的愉悦。

夫建钟鼓^[1], 列管弦^[2], 席旃茵^[3], 傅旒象^[4], 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5], 齐靡曼之色^[6], 陈酒行觞^[7], 夜以继日, 强弩弋高鸟^[8], 走犬逐狡兔^[9], 此其为乐也, 炎炎赫赫^[10], 怵然若有所诱慕^[11]。解车休马^[12], 罢酒彻乐, 而心忽然若有所丧, 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 不以内乐外, 而以外乐内, 乐作而喜, 曲终而悲, 悲喜转而相生, 精神乱营^[13], 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14], 而日以伤生, 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于中^[15], 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 不浸于肌肤, 不浹于骨髓, 不留于心志, 不滞于五藏, 故从外入者^[16], 无主于中不止; 从中出者, 无应于外不行。

[注释]

[1] 建：设置。钟鼓：编钟和皮鼓，古代贵族使用的乐器。 [2] 列：排列。管：管乐，如箫、笛之类。弦：弦乐，如琴、瑟之类。 [3] 席：铺设。旃（zhān）茵：毛织坐垫。旃，通“毡”。 [4] 傅旄（máo）象：用旄牛尾巴和象牙来装饰旗杆。傅，加上。旄，旄牛。古代挂旄牛尾于旗杆顶部，作为装饰。 [5] 朝歌：商朝都城，在今河南淇县。鄙：郊外。靡靡之乐：轻柔放荡的乐曲。 [6] 齐：排列。靡曼：柔美。色：女色。 [7] 陈：陈列。行觞：依次敬酒。觞，酒杯。 [8] 弩：古代用机械发射的弓。弋（yì）：用绳系箭而射，可以收回箭只。 [9] 走犬：善于奔跑的猎狗。 [10] 炎炎赫赫：盛大热闹的局面。 [11] 怵（xù）然若有所诱慕：被引诱着去追逐外物。怵，诱惑。 [12] “解车休马”以下四句：一旦车辆歇下来，马匹休息了，酒宴结束，乐舞撤去，心里就空荡荡的，好像少了什么，迷迷糊糊，好像丢了什么。彻，撤除。 [13] “精神乱营”二句：精神混乱，没有片刻宁静。营，通“荧”，迷惑。须臾，片刻。 [14]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以下三句：考察他们不能理解乐的含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损害本性，丧失了应该保持的东西。形，外现的样子，这里指乐的含义。 [15] “是故内不得于中”以下六句：内心没有持守，只凭外物来修饰自己，而外在的修饰不能滋润皮肤，不能渗透骨髓，不能保留于心中，不能停留于五脏。浸，浸润。浹（jiàn），浸透。滞，停留。 [16] “故从外入者”以下四句：外物的影响如果不能在内心发生作用，便不能留存下来；内心的想法如果不能与外物呼应，便不能推行。主于中，内心有定见。止，保存。

故听善言便计^[1]，虽愚者知说之^[2]；称至德高行^[3]，虽不肖者知慕之^[4]。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

能反诸性也^[5]。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6]，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7]。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8]，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9]。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10]，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

《原道训》以“中”“外”相对而重视“中”，所以强调“心”的主宰作用。

[注释]

[1] 善言：好话。便计：有效的主意。 [2] 说(yuè)：通“悦”。 [3] 称：称誉。 [4] 不肖者：原义是外貌不像父母，转义为品行不端。 [5] 反诸性：回到自己的本性。 [6] “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二句：内心不敞开，勉强去学习，耳朵听不进，心里也记不住。不开于中，内心不开窍。 [7] 越：消散。 [8] 制使：控制和支配。四支：四肢。支，同“肢”。 [9] 百事之门户：各种事务的不同领域。 [10] “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以下四句：心中没有持守，却有治理天下的气概，就像没有耳朵却想为钟鼓调音，没有眼睛却喜爱斑斓色彩，必定不能胜任。经，经营，治理。气，气概。

故天下神器^[1]，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2]，志遗于天下也^[3]。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

根据《庄子·逍遥游》的描写，尧请许由代替他掌管天下，许由拒绝了。

也^[4]。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5]，则嗜欲好憎外矣^[6]。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7]，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无非无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8]！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9]，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10]，则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所谓自得者^[11]，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注释]

[1] 神器：伟大而神奇的东西，喻指拥有天下的中央政权。 [2] 许由：传说中的高尚隐士。以己易尧：取代尧的位置。 [3] 志遗于天下：志向不是掌控天下。 [4] 因天下而为天下也：许由以顺随天下的方式来成就天下。 [5] 彻：通透。心术之论：关于精神世界的各种探讨。 [6] 外：不在考虑之列。 [7] “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以下六句：没有喜欢的，也就没有值得发怒的，没有喜欢的，也就没有值得痛苦的，万物都没有分别。没有错也没有对，万物的化育体现了道的玄妙，它们的生死没有什么不同。玄同，指万物混同的玄妙状态。玄耀，指道化育万物的玄妙功能。 [8] 间：隔阂。 [9] 摄：取。 [10] “吾与天下相得”以下三句：我与天下和睦，就永远相互拥有，又何愁不能容身于

天下呢？相有，相互拥有。已，矣。 [11] “所谓自得者”以下四句：所谓自得，就是保全自身，保全自身，就与道一致了。

故虽游于江浔海裔^[1]，驰要袅^[2]，建翠盖^[3]，目观掉羽、武象之乐^[4]，耳听滔朗、奇丽、激掺之音^[5]，扬郑卫之浩乐^[6]，结激楚之遗风^[7]，射沼滨之高鸟^[8]，逐苑囿之走兽^[9]，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10]，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11]，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12]。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13]，环堵之室^[14]，茨之以生茅^[15]，蓬户瓮牖^[16]，揉桑为枢^[17]，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滚灏^[18]，浸潭菘蔣^[19]，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20]，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累忧悲而不得志也^[21]，圣人处之^[22]，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23]，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乌之哑哑^[24]，鹊之喑喑，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

[注释]

[1] 浔(xún): 水边。裔: 边远的地方。 [2] 要袅(ni o):

马名，日行千里。 [3]翠盖：用翠鸟羽毛装饰的华丽车盖。 [4]掉羽、武象：皆乐舞名。 [5]滔朗、奇丽、激珍：皆乐曲名。也指雄浑、明朗、激昂的声音。 [6]郑、卫之浩乐：郑、卫地区的俗乐。 [7]结：聚集。激楚：乐曲名。 [8]沼滨：池塘边。 [9]苑囿：古代放养禽兽以供狩猎的园林。 [10]齐民：平民。淫泆流湎：沉溺放纵。 [11]营：惑乱。 [12]怵然：紧张害怕的样子。 [13]隐：不为人知。榛薄：丛生的稀疏草木。 [14]环堵之室：四面皆长高各一丈，形容居室狭小。堵，长高各一丈的墙。 [15]茨：用茅或者苇盖房子。生茅：刚刚割下来的茅草。 [16]蓬户：用草编成的门。瓮牖：用破瓦罐当窗户。 [17]揉桑为枢：把桑条揉软，捆扎门扇，代替门臼。枢，门的转轴或承重之臼。 [18]滚灑 (s m)：雪霜满地。 [19]浸潭菘蔣 (g ji ng)：潮湿的地方生长茭白。浸潭，潮湿。菘蔣，茭白。菘，同“菘”，俗称茭白。蔣，即“菘”。 [20]仿洋：徜徉。 [21]形植黎累：相貌黑瘦。形植，人站立的样子，转义为人的形体。黎，黑。累，通“羸”，羸弱。 [22]“圣人处之”二句：圣人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忧愁怨恨，不会失去内心的和乐。愁悴 (cuì)，忧愁憔悴。怨怼 (duì)，怨恨。 [23]“则内有以通于天机”二句：(圣人的)内心能够领会造化的奥秘，不会因为贵贱贫富辛劳闲适而丧失自己的志向和品德。天机，造化的奥秘。志德，内在的意志和德性。 [24]啁啾：与下文“啁 (jí) 啁”皆鸟鸣声。

是故夫得道已定^[1]，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谓得者^[2]，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3]，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

故士有一定之论^[4]，女有不易之行，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5]，天地之永^[6]，登邱不可为修^[7]，居卑不可为短^[8]。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悒^[9]，达而不荣^[10]，处高而不机^[11]，持盈而不倾^[12]，新而不朗^[13]，久而不渝^[14]，入火不焦，入水不濡^[15]。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16]，与化翱翔^[17]。若然者，藏金于山^[18]，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贪势名。是故不以康为乐^[19]，不以谦为悲^[20]，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21]，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注释]

[1] “是故夫得道已定”以下三句：真正领悟了道，就不再受万物态势的影响，也不会按照一时的变化来确定自得的标准。万物之推移，万物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2] “吾所谓得者”二句：我所谓的“得”，指本真的性命处于安适状态。性命之情，生命的内在本质。 [3] “夫性命者”以下四句：性命与形体出自同一个本源，形体具备了，性命就形成了，性命形成了，喜好和憎恶的感情就产生了。宗，根本，这里指道。 [4] 士：男子。一定之论：与下文“不易之行”皆指不变的准则。 [5] 钩：画曲线的工具。绳：弹直线的墨绳。 [6] 永：久长。 [7] 登邱：登上小土山。 [8] 居卑：站在低洼处。 [9] 穷：走投无路。悒：恐

规矩钩绳指客观标准，而男子的“一定之论”和女子的“不易之行”被认为是出于性命，不是来自外在规范的塑造。

丘之高，卑之低，是相对而言的，若以天地的高远恒久为参照，则丘卑的高低，都失去了意义。

惧。 [10] 达: 功成名就。 [11] 机: 通“几”, 危殆。 [12] 盈: 满。倾: 倒。 [13] 朗: 鲜亮。 [14] 渝: 变污。 [15] 濡(rú): 湿。 [16] 下流: 《四库全书》本作“不流”, 四库义胜。平虚强调无高低、无阻塞, 与下流之义不合。 [17] 与化翱翔: 指与造化一起遨游。 [18] “藏金于山”二句: 金出于山, 珠来自渊, 藏则让它们留在原处, 不占有它们。意思是不占有财物。 [19] 康: 安宁。 [20] 慊(qi n): 遗憾。 [21] 形: 形体。神: 精神。气: 气质。志: 心志。

形、气、神被认为是生命三要素。

夫形者生之舍也^[1], 气者生之充也, 神者生之制也, 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2], 守其职, 而不得相干也^[3]。故夫形者^[4], 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 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5], 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6]。此三者, 不可不慎守也。

[注释]

[1] “夫形者生之舍也”以下三句: 形体是生命存在的躯壳, 气息是充实生命的能量, 精神是主宰生命的关键。生, 生命。舍, 住宿的空间, 这里指人的躯壳。制, 宰制。 [2] 各处其位: 让形、气、神各自发挥作用。 [3] 干: 犯, 相互妨碍。 [4] “故夫形者”二句: 形体在不合适的地方停留会造成损害。废, 瘫痪。 [5] 当: 相当。进气少而出气多, 则“气不当其所充”。以“不当”的方式用气, 气就流失了。泄: 气的排出。 [6] 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 精神的不恰当使用会造成昏乱。昧, 昏暗不明。

夫举天下万物^[1]，蚊虻贞虫^[2]，蠕动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离也，忽去之则骨肉无伦矣^[3]。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视^[4]，瞢然能听^[5]，形体能抗^[6]，而百节可屈伸^[7]，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8]。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9]，其行也，足蹠越堦^[10]，头抵植木^[11]，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12]。故在于小则忘于大^[13]，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14]。是故贵虚者^[15]，以豪末为宅也。

虚与实相对。实是具体的，占据一定空间，拥有切实内容；虚则无处不在，无物不可。

[注释]

[1] 举：遍举。总括之词。 [2] “蚊（qí）虻（náo）贞虫”以下四句：即使是低等虫物也各具本性，正是本性让它们知道趋利避害。蚊，（虫子）爬动。虻，虻虫。贞虫，小虫。 [3] 忽去之：突然丧失本性。骨肉无伦：形体不复存在。伦，类。 [4] 眊（hu）：凝视的样子。 [5] 瞢（yíng）：目光清亮的样子。 [6] 抗：做出各种动作。 [7] 百节：身体的各个关节。 [8] 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是因为有气息充实形体，有精神驱使形体。 [9] 系：

专注于。 [10] 足蹶 (tuí) 趺 (zh) 埒: 被树桩绊倒。蹶, 跌倒。趺, 树桩。 [11] 头抵植木: 头撞上木柱。抵, 当作“抵 (d)”, 触。植, 木柱。 [12] 神失其守: 精神不发挥作用。 [13] “故在于小则忘于大” 以下四句: 指精神有所偏差, 就有所遗失。 [14] 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 处处都能寄托精神气志, 自己也就无处不在。 [15] “是故贵虚者” 二句: 以虚静为贵的人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方面, 毫毛之末的微小之处也能居处。豪, 通“毫”, 毫毛。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 而越沟渎之险者, 岂无形神气志哉! 然而用之异也^[1]。失其所守之位^[2], 而离其外内之舍, 是故举错不能当, 动静不能中, 终身运枯形于连嵎列埒之门^[3], 而蹶蹈于污壑阱陷之中^[4]。虽生俱与人钧^[5], 然而不免为人戮笑者^[6], 何也? 形神相失也。故以神为主者, 形从而利; 以形为制者^[7], 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8], 漠睨于势利^[9], 诱慕于名位^[10], 冀以过人之智, 植于高世^[11], 则精神日耗而弥远^[12], 久淫而不还, 形闭中距, 则神无由入矣。是以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13]。此膏烛之类也^[14], 火逾然而消逾亟。

《原道训》虽然形神气三者同说, 但更强调神的主导作用。

[注释]

[1]用之异：指形神志气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2]“失其所守之位”以下三句：狂者的内心和行为都陷入了混乱，所以行为举止失常，动静都不恰当。外内之舍，外舍指形体，内舍指内心。当，恰当。中，合度。 [3]终身运枯形于连嵒（l u）列埽（liè）之门：狂者一辈子都拖着枯萎的病体，在墙院里挣扎。枯形，没有生气的形体。连嵒，房屋后墙。列埽，矮墙。 [4]踣蹈于污壑阱陷之中：跌入深沟陷阱之中。污，凹陷。 [5]钧：通“均”，相等。 [6]黷笑：耻笑。 [7]制：主导。 [8]饕（t o）：贪。 [9]漠瞶（mín）：迷惑。 [10]诱慕：被引诱去追求。 [11]植于高世：当作“植高于世”，取得社会高位。植，立，这里指立身。 [12]“则精神日耗而弥远”以下四句：精神向外追逐，身心陷入封闭的状态，精神不再能回归本来的位置。形闭，不接受外部信息。中距，内心封闭。中，内心，与外形相对。距，抗拒。 [13]盲妄：盲目而狂妄。 [14]“此膏烛之类也”二句：精神向外追逐就如同燃烧火把，火越大，就越快燃完。膏烛，树枝等浸油后点燃以照明。然，“燃”的本字。

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1]，躁而日耗者以老^[2]。是故圣人将养其神^[3]，和弱其气^[4]，平夷其形^[5]，而与道沈浮俯仰^[6]。恬然则纵之^[7]，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8]；其用之也若发机^[9]。如是^[10]，则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

这里把精神修养与“道”相关联，呼应了开篇的道论，表达了《原道训》以“道”贯通全篇的论说意图。

[注释]

[1] 静而日充：在恬静的状态下而一天天充盈。 [2] 日耗：一天天消耗。耗，同“耗”。老：衰老，朽坏。 [3] 将养：调养。 [4] 和弱：柔和。 [5] 平夷：平和、安定。 [6] 沈(chén)浮：沉浮。沈，同“沉”。 [7] “恬然则纵之”二句：悠闲时放松自己，危急时从容应对。纵之，随意自在。迫，逼迫。 [8] 委衣：衣服下垂。形容精神处于自然放松对待状态。委，坠，下垂。 [9] 发机：用弩机射箭，形容迅猛。机，弩机。 [10] “如是”以下三句：如果做到了，就能够吻合万物的变化，应对百事的变化。遇，相吻合。应，对，这里指妥善处理。

[点评]

《原道训》是《淮南子》的第一篇。所谓“原道”，指溯源“道”之究竟，以作为宇宙、万物和人事之所以然的根据。所以《原道训》开篇，就以“夫道者”发语，描述“道”笼罩天地并展开宇宙的作用，指出一切都必须以“道”为根据，才能具有自身的属性，发挥自己的功能。《原道训》开篇就建立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简明宇宙观，在对形色世界进行具体描述之后，结论也是“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由此可见“道”在《原道训》以至于整部《淮南子》中的重要作用。

论“道”之后，《原道训》以“泰古二皇”为历史榜样，以“大丈夫”为当然人格，具体展示“人”应当有的行为原则。在《原道训》看来，人应该以“无为为之”作为行为原则，以“因其自然而推之”的方式应对外部世界和处理人间事务。这是因为“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

为言之而通乎德”，无为是至上之“道”和内在之“德”的品质，是人一定要效法的。《原道训》对“无为”“自然”“因循”“弱志”的丰富论说，都是对这个主题的具体阐释。

《原道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天之性”的讨论。《原道训》所说的“天之性”，是就“人”的天性而言的。在这个主题之下，《原道训》把对外部世界的掌控，收归到“人”对自身的把握，认为“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原道训》提出，“圣”体现在内心对“道”的领悟，真正的“乐”，不是外在的管弦歌舞，而是内心的“自得”。这种内外对举而以内统外的思想来自庄子，《原道训》更强化了这一思想与“天之性”的关系。

由于淮南王的封王身份，《原道训》还提出，向内的“自得”和向外的“无为”，能够达到“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的效果，《原道训》就结束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虚说之上。虽然是虚说，也表现了《淮南子》“务为治”的用世宗旨。毕竟，淮南王是拥有封土的封王，必须治理他的王国，他还要应对朝廷的控制，处理与朝廷的关系。这种现实的处境决定了淮南王不是庄子，不可能远离人间世，在无何有之乡作精神的逍遥。淮南王必须面对现实，这种处境使《淮南子》的作者们必须考虑理论学说的实际功用，由此造就了《淮南子》“为治”的现实取向。

《原道训》有许多精萃妙思，对于今天仍然不失其意义。倡导“因循”的行为方式是《原道训》的重要思想，

这个主张的含义并不是过去贬义理解的因循守旧，而是强调外在事物各具自身属性，自有运行理则，不能忽视，如果忽视“他者”，只强调一己之意愿，必将导致“我”与“他”的相互对抗而最终两败俱伤。所以《原道训》“因其自然而推之”的思想，同时顾及到了“他”的理则和“我”的意愿，把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统一到了一个原则之下。这种让“己”退隐而让“外物”充分显现然后再“因而推之”的思想，是非常智慧的。在“天之性”的主题下强调“自得”，似乎与“己”的退让有所不同，但其实是一致的。因为“自得”是强调“自己”的“内”不被“外物”的“他”所掌控，不由“外物”的“他”来决定，不被“外物”的“他”所诱导，而是要自我把握，自作主张。要做到这一点，仍然要求人从向外的求取中退让，内返于“自己”。我与他如何能够相宜？内与外如何可能兼得？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人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原道训》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并有深入的思考，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也是今人阅读《淮南子》的意义所在。

卷二 傲真训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

所谓有始者^[1]，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注释]

[1] “所谓有始者”以下六句：所谓“有开始”，是说苞蕾充盈饱满，尚未破芽绽放，（万物）尚无形貌，没有形成相互区分的界线，生命之质蠢蠢蠕蠕，即将生长出来，但还没有形成不同种类的事物。繁愤，苞蕾饱满。繁，众多。愤，饱满。萌兆，事物开始。牙蘖（niè），植物刚长出的枝芽。牙，通“芽”。形埒（liè），界线。垠，边界。堦，边际。无无蠕蠕，万物将成而未成的样子。

这一段话来自《庄子·齐物论》，本义是质疑历时性追溯能否确定最初的源头。《淮南子》却以宇宙生成的思路来诠释这几句拗口的话。

这里以苞蕾饱满尚未破芽的意象，形容万物即将生成的样态。

生兴，产生和出现。

中国古代思想认为，天气为阳，地气属阴，所以天地之气的交合被认为是“阴阳错合”。

有未始有有始者^[1]，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

[注释]

[1] “有未始有有始者”以下八句：所谓“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是说天气刚刚开始下降，地气刚刚开始升扬，阴阳之气交错混合，互相涵泳，自由地飘动在宇宙之间。蕴育着生命，蕴含着和谐，缤纷丛聚，将要进入生命的具体形态但还没有明显的征兆。优游，自然而自在的样子。竞畅，竞相畅游的状态。被（p）德含和，指阴阳之气赋予万物本质，使万物拥有自身的内在属性。被，散开。德，与下文“和”皆指事物的内在本质。茏苁（lóng cóng），丛聚的样子，这里形容阴阳二气即将凝聚成物。兆朕，事物的征兆。兆，占卜时以火灼龟甲产生的裂纹，占卜者据此断定吉凶。朕，预兆。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1]，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霏，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注释]

[1]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以下七句：所谓“有还没有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是说天蕴涵的气还没有下降，地内藏的

气还没有发扬，虚无寂寞，冷冷清清，空空荡荡，似有似无，已经有气生成，通畅在混沌之中。萧条，冷落寂静。霄霏（diào），清寂幽深。无有仿佛，似有似无的样子。遂，顺。冥冥，宇宙未生成的混沌状态。

有有者^[1]，言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萑葦炫煌；蠖飞蠕动，蚊行吟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

[注释]

[1] “有有者”以下八句：所谓有“有”，是说万物错落杂处，根茎枝叶，郁郁葱葱，色彩斑斓；昆虫飞行蠕动，鸟兽用足行走，用嘴呼吸，这些都可以感觉和把握，有数量可以计算。掺落，参差错落。苓茏，繁盛的样子。萑葦（huán hù），色彩绚烂。炫煌，光彩明亮。蠖（xū n）飞，虫飞动的样子。蠕动：虫爬行的样子。蚊（qí）行吟（kuài）息，泛指生物的生命活动。蚊，一种小虫。吟，鸟兽的嘴。切循，触摸。有数量，可以用点数计量的方式来进行统计和加以区分。

有无者^[1]，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

《傲真训》用“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来定义“有”的世界，认为“有”是可以感知、可以计量的。这是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

《傲真训》用“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来定义“无”的世界，认为“无”就是不可感知、不可测量，是一个暗的世界。这个定义，也是高度凝练的。

[注释]

[1] “有无者”以下八句：所谓有“无”，是说察看却看不到形体，倾听却听不见声音，触摸却碰不到东西，张望却望不见尽头，广大而丰富，浩淼而宽阔，不可能丈量计算，没有光亮。扞（mén），摸，按。储与扞冶，广大而内涵丰富。隐仪揲度，量度。于省吾云：“《尔雅·释言》注：‘隐，度。’《广雅·释诂》：‘隐，度也。’《说文》：‘仪，度也。’是隐仪揲度四字叠义。”

有未始有有无者^[1]，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閔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

[注释]

[1] “有未始有有无者”以下十句：所谓“有还没有有和无”的时候，是说元气包裹着天地，陶冶着万物，在混沌与黑暗中畅通流行。深厚广大，一切都在它之中；细如毫毛，它在一切之中，没有边界，却是产生有和无的根源。大通混冥，元气混沌流行的状态。閔（hóng），宏大。豪，通“毫”，毫毛。芒，草尖。环堵，四周有墙。堵，土墙。

与改造“有始”“无始”一样，《傲真训》把有有、有无、未始有有无，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描述为宇宙生成的四个阶段。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1]，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

[注释]

[1]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以下八句：所谓“有尚没有那还没有有和无”的时候，是说天地还没有分开，阴阳还没有区别，四时还不分明，万物尚未产生，广阔而宁静，无声而清澈，有形的物体还没有显形。汪然，宽阔而平静。寂然，无声而宁静。

古之人^[1]，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揜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2]，不知东西^[3]，含哺而游^[4]，鼓腹而熙^[5]，交被天和^[6]，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7]，茫茫沈沈^[8]，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9]，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10]；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11]。其道可以大美兴^[12]，而难以算计举也。

[注释]

[1] “古之人”以下六句：古时的人处于蒙昧状态，精神气志不受外物的影响，恬淡平静地面对外部世界，彗星贯北斗的妖气时有弥漫，但不会造成危害。混冥，蒙昧状态。荡，被外物牵引而不能自主。揜抢衡杓（bi o），彗星贯北斗，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揜抢，彗星的别名。衡，通“横”，横贯。杓，北斗第五、六、七颗星名称，又称斗柄。弥靡，弥漫，充满。 [2] 猖狂：任意

作为，不受规矩约束。 [3] 东西：方位。亦指规范。 [4] 哺：咀嚼。 [5] 鼓腹：挺着肚子。熙：通“嬉”，嬉戏。 [6] “交被天和”二句：（古之人）承受上天的和氣，享用大地的恩惠。交，俱，都。地德，大地的恩惠。 [7] 曲故：不正当的智巧。尤：怨恨。 [8] 茫茫沈沈：茫然而不分彼此。 [9] “于是在上位者”以下五句：在上位的人指使他们，却不扰乱他们的本性；用压制和安抚来管理他们，却不改变他们的天德。左右，使之向左或者向右，意为任意支配。淫，惑乱。镇抚，压制和安抚。有，拥有。迁，改变。 [10] 蕃殖：繁殖。 [11] 宾服：服从，归顺。 [12] “其道可以大美兴”二句：这种道德无比美好，能使万物繁盛，却很难用列举的方式来原因。

真人的名称出自《庄子》。本书《精神训》说：“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古之真人^[1]，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是故目观玉辂琬象之状^[2]，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蜃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钟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则至德天地之精也^[3]。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4]，达于利害之变^[5]，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6]，无所概于志也^[7]。……是故与至人居^[8]，使家忘贫，使王公简其富贵而乐卑贱，勇者衰

生，以许诺美好生活来诱导。死，以褫夺生命相威胁。

其气^[9]，贪者消其欲^[10]，坐而不教，立而不议，虚而往者实而归，故不言而能饮人以和^[11]。是故至道无为^[12]，一龙一蛇，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13]，内守其性，耳目不耀^[14]，思虑不营^[15]。

至人能够让内心空虚惶惑的人获得充实和安定。

[注释]

[1] “古之真人”以下六句：古代的真人，立身于天地的根本，平和而逍遥，德厚而温暖，面对万物的繁乱，怎么肯去整顿条理，让外物来烦扰自己的本性呢！真人，得道的人。得道的人被认为体现了人的真实本性，所以称为真人。中至，中和。优游，逍遥自在。炀（yáng）和，就着和气取暖。炀，烘烤。杂累，聚合繁乱。烦，乱。 [2] “是故目观玉辂（lù）琬（wǎn）象之状”以下九句：眼睛看见玉辂、琬象的形状，耳朵听到《白雪》高亢的乐曲，并不会使他的精神惑乱；登上千仞悬崖，立足陡峭绝壁，并不能扰乱他内在的平和。就像钟山的玉石，用炭火灼烧三天三夜，色泽也不会改变。玉辂，王者所乘之车。琬象，美玉与象牙。琬，琬圭，一种玉制礼器。《白雪》，据说是师旷演奏的琴曲。清角，商声。猿眩，善于攀援的猿都会头昏眼花，形容险峻陡峭。滑（g），扰乱。炊，王念孙认为，“炊”当作“灼”，烧。 [3] 则至德天地之精也：拥有最高品质是获得了天地之精华。 [4] 死生之分：死生有命。分，定数。 [5] 利害之变：利害由客观情势决定。 [6] 骭（gàn）：小腿。 [7] 概（kǐ）于志：使（人）动心。概，情绪激动。 [8] 至人：达到了人的极致，指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 [9] 衰：弱化。 [10] 消：灭除。 [11] 饮人以和：使人心

里充满和顺之气。饮，给人饮食。 [12]“是故至道无为”以下四句：最高的道无所作为，变化无穷，充盈、收缩、卷起，展开，随顺时势而变化。一龙一蛇，龙飞在天，蛇行于地，龙蛇形容随处变化。 [13]风：风俗，指外部环境。 [14]耀：迷乱。 [15]营：惑乱。

道不是有形有象的“实物”，所以是“虚无”的。因其“虚无”，故而“寂漠”：听不到也看不见。

道出一原^[1]，通九门，散六衢，设于无垓坳之宇，寂漠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2]，物以有为于己也。是故举事而顺于道者，非道之所为也^[3]，道之所施也^[4]。夫天之所覆^[5]，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6]。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7]，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8]；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9]。

[注释]

[1]“道出一原”以下五句：道出自一个源头，通达九天，分散各处，分布于无边无际的空间，却因为虚无而是寂漠的。一原，一个源头。九门，传说天门九重，所以九门指有九重门。六衢（qú），通往四面八方。衢，四通八达的大路。设，施，分布。垓

坵 (g i diàn), 边际。垓, 极远之地, 引申为边际。坵, 堂中两楹间的土台, 引申为屏障。宇, 空间。 [2] “非有于物也”二句: 道并没有对万物做什么, 万物却感到了它的作用。 [3] 所为: 指有意的作为。 [4] 所施: 指自然的作用。施, 作用。 [5] “夫天之所覆”以下七句: 天覆盖的, 地承载的, 天地四方所容纳的, 阴阳所抚育的, 雨露滋润的, 道德扶持的, 都产生于同一个来源, 总汇在和气之中。响 (x), 吐气。濡, 滋润。生一父母, 产生于一个根源。阅一和, 总汇于和气。 [6] 有苗: 即三苗, 古代南方部落。三危: 古代部落, 在西方, 其地有三危山, 故名。具体位置说法不一。 [7] “一身之中”以下三句: 人的心神被外物牵引, 分散在天地四方的各处, 甚至飞到千万里之外。 [8] 胡越: 比喻相距遥远。胡, 古代北方民族的泛称。越, 南方的越国。 [9] 一圈: 同一范围。

百家异说^[1], 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2], 犹盖之无一橑^[3], 而轮之无一辐^[4], 有之可以备数, 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5], 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铸器^[6], 金踊跃于炉中, 必有波溢而播弃者, 其中地而凝滞, 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虽有所小用哉, 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 又况比于规形者乎! 其与道相去亦远矣。

“百家异说”与上文“道出一原”形成了对照, 《傲真训》对于“百家”的不屑, 表明《淮南子》的作者们持守“天下一体”的观念。

[注释]

[1] “百家异说”二句：百家各有主张。 [2] 墨：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杨：杨朱，战国初期思想家。申：申不害，战国中期思想家，属于早期法家。商：商鞅，战国法家代表人物。 [3] 盖：车盖。橑(ló)：车盖的骨架。一个车盖有橑二十八根。 [4] 辐：车轮上连接轴心和轮圈的直木条。一个车轮有辐条三十根。 [5] 独擅之：只有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 [6] “今夫冶工之铸器”以下九句：工匠在铸造器物的时候，金属溶液在炉中翻滚，一定会漫溢抛洒出来一些，溅落地上凝固了，也有形状。这样的东西虽然也有点用处，但是不可能像周王室的九鼎那样宝贵，更不用说与创造万物的造物者相比了，（百家）与道的距离太远了。波溢，金属液体沸腾而漫溢出来。播弃，撒落地上。中地，掉在地上。凝滞，冷却成形。象于物，具有某种东西的形状。保，通“宝”。九鼎，相传夏禹收天下之金铸造了九只大鼎，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比，对照于。规形者，使之成形的，这里指道。

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1]，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2]，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地不定，草木无所植；所立于身者不宁^[3]，是非无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讎知吾

“初”在《淮南子》中有独特的价值意义，不仅指事物的本真状态，而且指事物的当然状态。

所谓知之非不知欤？

[注释]

[1] “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以下八句：圣人将精神寄托在内心，复归万物本来的纯朴。在无光之处看，在无声之处听。黑暗之中，只有他看到了光明；寂静之中，只有他听到了声音。托，寄居。灵府，心。万物之初，万物初生时混沌的状态。晓，明。照，观照，看清楚。这里转意为听清楚。 [2] “其用之也以不用”二句：圣人以不用的方式用，正因为 he 不用，所以才能够用。下句言“知”，同样句式。 [3] “所立于身者不宁”以下五句：立身的根本不稳，不能分辨是非。所以有真人才能有真知。基本立场都不清楚，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不是“不知”呢？形，显现。庸讷（jù），何以。

今夫积惠重厚^[1]，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姬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2]，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3]，存危国^[4]，继绝世^[5]，决挈治烦^[6]，兴毁宗^[7]，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8]，藏心志^[9]，弃聪明，反无识^[10]，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11]，而消摇于无事之业^[12]，含阴吐阳^[13]，而万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14]。……是故圣人内

《俶真训》所谓“知”“真知”，不是指平常知识，而是指洞彻的智慧。这里的反问，就是提示知识与智慧的不同。

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被《俶真训》认定为“德”的内涵。

《老子》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傲真训》关于道德仁义的排列次序来自《老子》，它推重道德而贬低仁义的态度，表明了它的道家立场。

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15]，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16]，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

【注释】

[1]“今夫积惠重厚”以下五句：不断施与恩惠，一再给予好处，凭借自己的声誉和荣耀来关怀和养育百姓，使他们身心愉悦，这就叫仁。积惠，积累恩惠。重厚，一再给予好处。袭恩，积累恩情。袭，重。声华，声誉和荣耀。呕苻，抚养。姬掩，爱抚养育。[2]“举大功”以下三句：推举有大功劳的人，推重有广泛声誉的人，建立君臣关系的制度。体，体制，这里做动词，建立体制。[3]等贵贱：分别贵贱，使各有等列。[4]存危国：让濒临亡国的国家能够保存。[5]继绝世：为没有继承人的家族安排继承人。[6]决挈（rú）治烦：让杂乱纷繁的事务变得有条理。挈，纷乱。[7]兴毁宗：恢复被毁坏的宗庙。宗，祖庙。[8]九窍：口耳眼鼻七窍加肠道和尿道。这里以九窍表示对外的感知。[9]心志：人的认识能力。[10]反：同“返”，返回。无识：没有知识的纯朴。[11]仿佯：徜徉。[12]消摇：即逍遥。无事之业：无所事事。[13]“含阴吐阳”二句：人顺应阴气内敛而阳气发抒的属性，与万物和谐相处。含阴吐阳，阴收敛，故曰“含”，阳发抒，故曰“吐”。[14]道德：这里的道德，是道家含义的，道指终极根源，德指内在本质。[15]不知耳目之宣：字面含义是不知道耳目的用处，实际意思是不用耳目追逐外物。宣，俞樾云当作“宜”，字之误也。[16]“若然者”以下六句：描写圣人的境界，认为圣人能够以其作为而下探三泉，上达九天，拓展到上下四方，贯彻到天下万物，这是圣人的逍遥。揆（kuí），

度量。寻，长度单位，转义为度量，这里指达到。横廓，在广度上展拓。揲（shé）贯，一再通贯。揲，积。

至德之世^[1]，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万物，以鸿蒙为景柱，而浮扬乎无畛崖之际。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2]，而群生莫不颯颯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3]，莫之领理决离，隐密而自成，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4]，而万物大优^[5]。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6]。

[注释]

[1] “至德之世”以下六句：道德最纯粹的时代，人们在混沌中甜睡，在空旷中随意走走停停，扶持天地而委弃万物，任时光流逝，漫游在没有界线的区域。至德之世，道德最纯粹完美的时代。甘瞑（míng），甜睡。瞑，通“眠”。溷濶（hùn xián），无限虚空之貌。溷，混杂。濶，无边无际。徙倚，或走或停。汗漫，浑茫无边之貌。提挈，扶持。委，委弃。以鸿蒙为景（yǐng）柱，任由时间流逝，不人为地测定划分。鸿蒙，混沌。景柱，测日影用的圭表。景，“影”的古字。浮扬，漂浮。畛（zhěn）崖，界线。畛，分界。 [2] “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二句：圣人让阴阳之气保持均衡，百姓仰慕圣人之德，平和而逊顺。颯（yóng）颯，景仰的样子。 [3] “当此之时”以下三句：那时没人治理，没人分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切。领理，治理。决离，断开。隐密，

“至德之世”是《傲真训》想象的远古美好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圣人无所作为而百姓以及万物群生都自在自足、安宁美好。在《傲真训》的论述下，这样的时代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了，所以《傲真训》下文一程一程地论说历史如何改变了“至德之世”，让现实变得越来越混乱。这是《淮南子》古今对照的典型方式。

不显现。 [4] 旁薄：混同。 [5] 优：美好。 [6] 羿：传说的善射者。知（zhì）：聪明。后作“智”。

及世之衰也^[1]，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昧昧唻唻，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

[注释]

[1] “及世之衰也”以下九句：世道逐渐衰败，到了伏羲时代，人们仍然朴厚，拥有道德和和气，获得和施予都很丰厚，但是知觉开始萌动，虽然蒙昧却想要知道，都想离开童蒙状态，看清天地之间的事物，所以内心杂乱，不再纯粹。伏羲氏，传说中上古部落首领。昧昧芒芒然，朴厚而无知无识的样子。吟德，含德。被施，蒙受和施予。颇烈，力度很大。唻（lín）唻，想要知道的样子。唻，“楸”之误字。觉视，睁开眼睛看。烦，乱。一，不杂。

黄帝时代在儒家笔下是秩序井然的美好时代，《傲真训》却认为秩序建立在有分别、有对待的基础上，脱离了和谐且埋下失序的危机。

乃至神农黄帝^[1]，剖判大宗，窃领天地，袭九竅，重九爇，提挈阴阳，媵掞刚柔，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2]，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3]，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

[注释]

[1] “乃至神农黄帝”以下九句：到了神农黄帝时代，事物从根本上被分割了，天地被纳入管理，设置了众多规则，划定出各种界域，扶助阴阳，协调刚柔，像树枝分叉，树叶各在枝干，各种事物各有秩序条理。神农，传说中的古帝王，又称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创造者。黄帝，传说中的古帝王，称轩辕氏，是人文规制的创始者。大宗，事物的本源。窍领，疏通治理。窾（ku n），空隙。勑，“垠”的讹字，界域。提挈，扶助。媵掞（zhu n wán），调和。枝解，分散。百族，众多种类。经纪条贯，有条有理。[2]“于此万民睢（hu）睢盱（x）盱然”以下三句：在这个时代，万民或向上仰视，或左顾右盼，都规规矩矩，听从神农黄帝的安排，所以神农黄帝能够治理天下却不能造就和谐。睢睢，仰视的样子。盱盱，直视的样子。竦（s ng）身，身姿恭敬。竦，恭敬，肃静。载听视，听从神农黄帝。载，通“戴”，尊奉。治，治理。和，和谐。[3]“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以下四句：到了昆吾和夏后的时代，嗜欲被外物牵引，聪明被外界引诱，性命因此丧失了内在的本质。栖迟，延续。昆吾，古部落名。夏后，夏后氏，古部落名，相传大禹为首领，其子启建立了夏朝。得，通“德”。

施及周室之衰，浇淳散朴^[1]，杂道以伪^[2]，俭德以行^[3]，而巧故萌生^[4]。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5]，分徒而讼^[6]。于是博学以疑圣^[7]，华诬以胁众^[8]。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9]，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10]，积财不足以贍其费。

孔子曰“吾从周”，认为三代文明于周为盛。《傲真训》却认为周文以人为（伪）取代大道，造成了后来的道德滑坡。

于是万民乃始**憍**觭离跂^[11]，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12]，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13]，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

[注释]

[1] 浇淳：使淳厚变淡薄。散朴：原木被分解。指原有的纯朴被破坏。 [2] 杂道以伪：以人为取代大道。王念孙认为，“杂”当为“离”，字之误也。伪，人为。 [3] 俭：通“险”。 [4] 巧故：伪诈。 [5] 列道：分裂大道。列，分裂。 [6] 讼：争辩是非。 [7] 疑圣：假装圣人。疑，通“拟”，比拟。 [8] 华诬：华丽不实。胁：胁迫。 [9] “繁登降之礼”二句：礼节越来越复杂，礼服越来越繁琐。登降之礼，宾主相见之礼，泛指礼节。登，登上台阶，这里指上堂觐见。降，走下台阶，这里指觐见后退下。绂（fú）冕，泛指礼服。绂，祭服的装饰。冕，礼帽。 [10] “聚众不足以极其变”二句：聚集众人也不能穷尽所有变化，积累财富也不足以满足其开销。贍，供给。 [11] “于是万民乃始**憍**觭（mán xié）离跂”以下三句：百姓各怀心思开始争斗，各使各的手段，以迎合世俗来追逐种种名利。**憍**，自异于众。**觭**，糊涂。离跂，各怀心思。跂，通“歧”，分歧。凿枘，形容彼此投合。凿，榫卯。枘，榫头。错择，一再选择。错，交替。 [12] “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b i）”二句：字面意思是百姓流连于荒淫之坡，实际含义是百姓处于道德滑坡的状态，因此丧失了立身的根本。曼衍，流连。陂，山坡，比喻滑坡。 [13] “夫世之所以丧性命”以下三句：世人之所以丧失了本真的性命，是道德衰败造成的，是长期演变而逐渐形成的。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1]。达人之学也^[2]，欲以通性于辽阔而觉于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撻性^[3]，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繹物之豪芒^[4]，摇消掉梢仁义礼乐^[5]，暴行越智于天下^[6]，以招号名声于世^[7]。此我所羞而不为也^[8]。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9]；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而条达有无之际^[10]。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11]，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12]，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13]，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14]！

[注释]

[1] 返性：复归纯朴真性。初：本性没有被文明扰乱的时候。虚：心灵没有欲望的状态。 [2]“达人之学也”二句：达人追求的，是让本性进入混一状态，领会虚无寂寥的意义。达人，通达道德的人。辽阔，混一无形。 [3] 擢（zhuó）德撻性：拔高德性。擢，拔。撻，同“搯（qi n）”，拔取。 [4] 招蛲（náo）振繹物之豪芒：在细微末节上下功夫。招蛲，有所动作。蛲，虫类动。振繹，积极活动。 [5] 摇消：与下文“掉梢”都是振奋激动的意思。指积

《傲真训》叙述历史，“衰”的描述一再出现，正是在道德随历史日益衰败的观念下，它发出了“返性于初”的呼吁。

《傲真训》把“学”分为“圣人之学”“达人之学”和“俗世之学”，把仁义礼乐贬为“俗世之学”的内容，以“羞而不为”表达不屑的态度。

极鼓吹仁义礼乐。[6]暴(pù)行:表现自己行为高尚。暴,显露。越智:显扬自己过人才智。[7]招号名声:求取名声。[8]羞:惭愧。[9]说:通“悦”。[10]尚羊:即“徜徉”,徘徊。条达:畅达。[11]“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以下四句:《庄子》的名句,见于《庄子·逍遥游》。劝,勉励。沮,沮丧。[12]弥漫:弥漫。[13]飞羽浮芥:被风扬起的羽毛,漂浮水面的芥子,形容微不足道。[14]分分:“介介”之误。介介,耿耿。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1],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夫人之所受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口鼻之于芳臭也^[2],肌肤之于寒燠^[3],其情一也^[4]。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何也?其所为制者异也^[5]。是故神者智之渊也^[6],渊清则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7],智公则心平矣^[8]。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9],以其静也;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易也^[10]。夫唯易且静^[11],形物之性也。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12]。是故虚室生白^[13],吉祥止也^[14]。

[注释]

[1]真清:水原本是清澈的。汨:扰乱。[2]臭(xiù):气味。[3]燠(yù):暖。[4]情:实。一:没有区别。[5]所为制者:所施加的控制。[6]神:精神。渊:深渊,这里指智慧的源泉。[7]府:古代国家收藏财物和文书的地方。这里指心的安

放之处。 [8]公：平正。 [9]鉴：铜镜，这里指照镜。 [10]易：平。 [11]“夫唯易且静”二句：只有平和静，才能让事物的本性显现出来。形，使显形。 [12]假：凭借。 [13]虚室：清明的心境。 [14]止：停止，留驻。

静漠恬澹^[1]，所以养性也^[2]；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3]，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4]，则德安其位^[5]。养生以经世^[6]，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7]，五藏无蔚气^[8]，祸福弗能挠滑^[9]，非誉弗能尘垢^[10]，故能致其极^[11]。

[注释]

[1]恬澹(dàn)：恬淡。澹，平静。 [2]养：涵养。 [3]滑(g)：扰乱。内：内心。 [4]动：使不安。 [5]德安其位：内在德性不被外物引诱而走失。 [6]“养生以经世”以下三句：保养生命，洞察世事，持守道德，颐养天年，可以说就是践行道。经世，阅历世事。终年，度过一生。 [7]郁滞：气不通畅。 [8]蔚气：病气。 [9]挠滑(g)：扰乱。 [10]非誉：批评和赞誉。尘垢：蒙上尘垢，比喻被非誉影响。 [11]致其极：获得最高道德。

非有其世^[1]，孰能济焉^[2]？有其人^[3]，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4]，又况无道乎^[5]！且人之情，

“静漠恬澹”
“和愉虚无”是修
养精神的基本原则。

外物的影响、
世事的搅扰和人心
容易被感动，都是
《傲真训》叹息精
神修养难有成就的
因素。

耳目应感动^[6]，心志知忧乐，手足之攢疾蠹^[7]，辟寒暑^[8]，所以与物接也。蜂蛭螫指而神不能憺^[9]，蚊虻啮肤而知不能平^[10]。夫忧患之来撓人心也^[11]，非直蜂蛭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12]，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玉石之声^[13]，目不见太山之高^[14]。何则？小有所志^[15]，而大有所忘也。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16]，撓取吾情^[17]，有若泉源，虽欲勿禀^[18]，其可得邪！今夫树木者，灌以澌水^[19]，畴以肥壤^[20]，一人养之，十人拔之，则必无余榦^[21]，又况与一国同伐之哉！虽欲久生，岂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22]；浊之不过一挠，而不察方员^[23]。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24]，曷得须臾平乎^[25]！

[注释]

[1] 世：时代。 [2] 济：渡，这里指平安度日。 [3] 有其人：有愿意践行大道的人。 [4] 身犹不能脱：不能逃避遭遇的迫害。 [5] 无道：指没有道德。 [6] 应感动：回应外部影响。感动，被感而动。 [7] 攢（fèi）疾蠹：挠伤痛痒处。攢，搔，挠。

蠹，同“痒”。 [8]辟：躲避。 [9]蚤(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螫(shì)：毒虫刺人。檐(dàn)：安适。 [10]啮(zǐ)：咬，指蚊子吸血。知：感觉。 [11]撓：扰乱。 [12]直：表示完全不可比较的程度。惨怛：伤痛。 [13]玉石：代指磬一类的乐器。 [14]太山：即泰山。 [15]志：用心之处。 [16]擢(zhuó)：拔，抽。 [17]撻(qi n)：同“搯(qi n)”，拔取。 [18]稟：受。 [19]灌以灋(fán)水：充分浇灌。灋，水暴溢。 [20]畴(chóu)：培土。 [21]榦：同“蘗(niè)”，草木嫩芽。 [22]见(xiàn)：使显形，这里指照出眉眼。 [23]员：同“圆”。 [24]挠滑：搅扰。 [25]须臾：片刻。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1]，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2]。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3]，草木不夭，九鼎重味^[4]，珠玉润泽，洛出丹书^[5]，河出绿图^[6]。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7]。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8]，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9]，遇唐虞之时^[10]。

古者至德之世与下文的夏桀、殷纣之时，再次形成古今对照。

[注释]

[1]贾(g)：做买卖。便：利。肆：店铺。 [2]处士：隐居不仕的士人。修其道：修养自己的道德。 [3]“风雨不毁折”二句：王念孙认为，“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相对为文。“草木不夭”

当作“草木不夭死”。毁折，风雨吹倒树木或者刮断树枝。夭死，没有长成就死掉。 [4]“九鼎重味”二句：何宁认为“九鼎重味，珠玉润泽”当为“九鼎重，珠玉润”。 [5]洛：洛水。丹书：传说禹时，洛水有神龟出现，背上刻有一至九的数字，排列成纵横斜相加皆成十五的图案，称丹书，也叫洛书。 [6]河：黄河。绿图：传说古时在黄河发现的排列有一至九数字的图形，叫河图。 [7]许由、方回、善卷、披衣：都是传说中的隐士。达其道：实现自己的追求。 [8]“四子之才”二句：四子之才，并没有极尽其善，高出今世之人。尽善，极尽其善。盖，盖过，超过。 [9]同光：获得相同的荣耀。 [10]唐虞之时：尧舜时代。唐，陶唐氏，即尧。虞，有虞氏，即舜。

逮至夏桀、殷纣^[1]，燔生人^[2]，辜谏者^[3]，为炮烙^[4]，铸金柱^[5]，剖贤人之心^[6]，析才士之胫^[7]，醢鬼侯之女^[8]，菹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峽山崩^[9]，三川涸^[10]。飞鸟铍翼^[11]，走兽挤脚^[12]。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13]？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14]，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15]？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

[注释]

[1]夏桀：夏代最后一位君主，被汤推翻。殷纣：商代最后一位君主，为周武王所败，自焚而死。 [2]燔：烧。生人：活

人。 [3] 辜：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谏者：提意见的人。 [4] 炮烙：殷纣所用的酷刑，用火烧铜柱，令犯人爬行其上，被烤死或坠入炭火中烧死。 [5] 金柱：即炮烙所用的铜柱。 [6] 剖贤人之心：《史记》记载，比干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7] 析：劈开，这里指折断。才士：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士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后来指读书人。胫（jìng）：小腿。 [8] 醢（hǐ）：与下文“菹”均为肉酱之意，这里用作动词，剁成肉酱。鬼侯：与下文“梅伯”均为商纣王时诸侯。据说，梅伯说鬼侯之女美好，劝纣娶她为妻。纣见到鬼侯之女，认为不好，所以把鬼侯之女和梅伯剁成肉酱。 [9] 峽（yáo）山：山名，在今陕西。崩：崩塌。 [10] 三川：泾水、渭水和沔（qiān）水，皆在今陕西境内。 [11] 铍（shì）翼：折翅。 [12] 挤：损伤。 [13] 独：惟独。 [14] 丛薄：密林茂草。聚木曰丛，草深曰薄。 [15] 编户：编入户籍的人家，指普通百姓。齐民：平民。

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1]，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驎而求其致千里也^[2]。置猿檻中^[3]，则与豚同^[4]，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5]。舜之耕陶也^[6]，不能利其里^[7]，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8]。仁非能益也^[9]，处便而势利也。古之圣人^[10]，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今矰缴机而在上^[11]，网罟张而在下，虽欲翱翔，其势焉

性，指人的内在本质，命，指人的外在际遇。性与命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讨论热烈的重大理论问题。

得？故诗曰：“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以言慕远世也。

引自《诗经·周南·卷耳》。《俶真训》把缅怀远人的诗歌，改变成对于远古时代的追慕。

[注释]

[1] 蹈：踩踏。意谓在浊世中生活。 [2] 两绊：重复捆绑。骐驎（qí jì）：千里马。 [3] 槛：关牲畜的栅栏。 [4] 豚：小猪，也泛指猪。 [5] 肆：放纵，这里指任意发挥才能。 [6] 舜之耕陶也：传说舜曾在历山耕作，在河滨制作陶器。这里用耕陶表示舜当初的普通人身份。陶，制作陶器。 [7] 利其里：造福乡里。里，乡里，聚居之处。 [8] 南面王：南面称王。君王在殿堂的位置，是坐北朝南。与此相对，是北面为臣。 [9] “仁非能益也”二句：舜的仁德没有增加，是他所处地位方便了，形势有利了。益，增加。 [10] “古之圣人”以下七句：古代圣人，能够内心恬静，是出于本性；能否得志行道，则要看命运了。所以，本性依靠命运才能施行，命运通过本性才能表现。 [11] “今矰缴（zēng zhuó）机而在上”以下十句：现在，上面架设了矰缴，下面张开了网罟，即使有心翱翔，形势哪里允许？所以《诗经》这样唱道：“采呀采呀卷耳菜，不满小小一浅筐，思念我那心上人，浅筐丢在大道上。”这是说思慕那久远的清平时代呀。矰缴，猎取飞鸟的射具，引申为迫害人的手段。缴，系在箭上的丝绳。机，弩机，引申为架设弩机。网罟（gǔ），网捕兽，罟捕鱼。卷耳，植物名。倾筐，浅底的筐。置，放下。周行，大道。慕远世，思慕远古时代。

[点评]

《俶真训》是《淮南子》的第二篇，也是《淮南子》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俶：溯源。真：本真。《俶真训》的

主旨，就是追问终极性的本真究竟是什么。这种追问从宇宙起源的问题开始。《俶真训》开篇引用了《庄子·齐物论》对于“有始”和“有无”的溯源性追问，但是改变了庄子的意趣，把庄子对“始”的质疑，变成了对于“始”的确认。

庄子关于“开始”的思辨原本是：如果说“有开始”，那么，“就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继续前溯，“就有还没有那个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由于“就有还没有”在逻辑上是可以无限添加的，这样的追溯就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因此最初的“始”是不可能落实的。庄子对“有无”的思辨，与对“始”的思辨是一样的，同样用了追问初始的方式，来强调有、无的相对同样难以确认最初的源头。

但是《俶真训》改造了《庄子》，把《齐物论》所说的“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与汉代的气化理论结合起来，从气化生物回溯到“气遂而大通冥冥”即元气尚未呈明和分化的状态。这样，《齐物论》的“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就成为宇宙生成的三个阶段，而气的大通冥冥就被认为是宇宙的初始。《俶真训》论说“有无”，与论说“有始”的方式是同样的。所不同处，是把宇宙生成描述成了“有有”“有无”“未始有有无”“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的四个阶段。之所以是四段，是因为“有”描绘了已然生成的世界：一个充满生意，可以感知和计量的世界。而在“有始”的描述中，因为没有涉及这个世界，所以宇宙生成只有三段。无论是三阶段还是四阶段，《俶真训》描述的都是宇宙如何从最初的混沌同一演变成后来的纷繁杂多，呈现了一个从

“初”到“今”的演变过程以及“古今相对”的映照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和映照模式也是《俶真训》理解社会演变和人性迁变的基本模式。《俶真训》笔下的“古之人”是混沌而纯真的，“古时至德之世”是“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的，这样的人和社会与宇宙之初的寂寞虚无显然有着同质的对应。然而世道如同宇宙一样也在改变，这个改变被描述为“世之衰”，即世道在历史的过程中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一代不如一代。从“至德之世”到伏羲、神农、黄帝，再到夏、商、周三代，一直发展到了“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的价值混乱状态，再发展到“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的道德失落状态，《俶真训》因此发出了“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的感慨，同时也在“古今相对”的映照之下，提出了“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的主张。因为“初”才是宇宙、人类和万物的“本真”，“今”则是出于人为的复杂和巧伪，所以应该返璞归真，复归于“初”。

就人而言，复初就是复归真性。如何返性？《俶真训》在这个问题之下开始讨论人的精神修养。而这方面的讨论，明显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俶真训》把“静漠恬澹”“和愉虚无”建立为精神修养的基本原则，大谈践行这种原则可以获得身心康泰的效果，摆脱社会毁誉的影响。另一方面，《俶真训》也清醒地认识到，“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备受搅扰的时代。在“一国同伐之”“一世而挠滑之”的境况下，即使有心清静，“曷得须臾乎乎！”“虽欲久

生，岂可得乎？”这样的感慨在《俶真训》中一再出现，而这样的感慨显然带入了淮南王君臣对于时代环境的切身疼感。在清楚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后，《俶真训》把问题归纳到了“性”与“命”能否达成一致，说“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这个说法暗示，他们像古之圣人一样具有和愉宁静的本性，但似乎没有赶上能够行道得志的际遇，他们的“命”不那么好。这种对时代和际遇的感慨，使《俶真训》最后引用《诗经·周南·卷耳》怀念远人的诗句，来表达对于远古美好世界的追慕。它呼吁返朴归真，却又欲归不能的惆怅，也因此表达得淋漓尽致。

卷三 天文训

《天文训》以气的分化论说天地的形成，然后以阴阳之转精形成四时，四时之散精形成万物。这样的论说蕴含着一个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过程，而过程的终点是形成了一个四方的宇宙结构。四方宇宙图景是《天文训》解释天文现象和其他现象的基础框架。

天地未形^[1]，冯冯翼翼，洞洞濔濔，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霫，虚霫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2]，重浊者凝滞而为地^[3]。清妙之合专易^[4]，重浊之凝竭难^[5]，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6]，阴阳之专精为四时^[7]，四时之散精为万物^[8]。积阳之热气生火^[9]，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10]。天受日月星辰^[11]，地受水潦尘埃^[12]。

【注释】

[1] “天地（dì）未形”以下八句：天地还未形成之时，饱满

充盈又空濛无边，所以叫作太始。道从清虚开始，产生出了空间和时间，时空中渐渐生出气来，气开始分化，有了界线。冯（píng）冯，众盛貌。翼翼，繁盛貌，指天地尚未形成之时混沌却又饱满充盈的样子。洞洞漚漚，天地混沌未形的样子。洞洞，无形的样子。漚漚，混沌无形的样子。太昭，王引之说：“书传无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冯翼洞漚，亦非昭明之貌。‘太昭’当作‘太始’，字之误也。”太始，天地开辟之前的初始混沌状态。虚霫（kuò），空旷清虚的状态。霫，同“廓”，空旷。宇宙，空间和时间。气，元气。涯垠，边际，界线。 [2] 清阳者：指气的清轻部分。薄靡：轻气飞扬的样子。 [3] 重浊者：指气中质量厚重的部分。凝滞：凝结不动。 [4] 清妙：即清轻之气。合专：转合成一个整体。专，通“转（tuán）”。 [5] 凝竭：聚合干结。竭，通“涸”，干结。 [6] 天地之袭精：天地合和产生的精气。袭，合和。 [7] 专精：转精，指阴阳二气的不同转合产生了四时之气。 [8] 散精：与专精相对而言，指四时之气的散布。 [9] 积：积累。 [10] 淫为精者：溢出之气中的精华。淫，溢出。 [11] 受：接受，承受。 [12] 水潦：积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1]，怒而触不周之山^[2]，天柱折^[3]，地维绝^[4]，天倾西北^[5]，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6]，故水潦尘埃归焉。

共工神话被用来解释日月星辰西落的天文现象和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面貌。

[注释]

[1] 颛顼：传说中的古帝。 [2] 触：指共工用头撞山。不周之山：神话传说中的山名，在西北方。 [3] 天柱：支撑天的柱子。盖天说认为，天像一个锅盖，笼罩大地，天盖由八根柱子支撑，

称天柱。 [4]地维：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地的四角用大绳维系，维系大地的绳子，称地维。 [5]“天倾西北”二句：因为西北的天柱被撞断，天向西北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移动。 [6]“地不满东南”二句：因为地维断绝，地就陷落了，东南地势低矮，所以水向东流，泥沙积累成为平原。

此节参见《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注曰：“外景者，阳道吐施也”，“内景者，阴道含藏也。”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1]，圆者主明^[2]。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3]；幽者含气者也^[4]，是故水曰内景^[5]。吐气者施^[6]，含气者化^[7]，是故阳施阴化。

[注释]

[1]主幽：主管幽暗。 [2]主明：主管明朗。 [3]外景：向外吐施。景，同“影”。 [4]含气：蕴涵能量。 [5]内景：内敛含藏。 [6]施：给予。 [7]化：生。

天之偏气怒者为风^[1]；地之含气和者为雨^[2]。阴阳相薄^[3]，感而为雷^[4]，激而为霆^[5]，乱而为雾^[6]。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7]，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

[注释]

[1]偏气：主流之外旁溢的气。怒者：被鼓动起来。 [2]含气：大地蕴涵的水气。和者：与天气交合。 [3]相薄：相迫，相撞击。

薄，迫。 [4] 感：彼此影响。 [5] 激：猛撞。霆：挟带闪电的迅雷。 [6] 乱：散乱弥漫。 [7] 胜：旺盛。

毛羽者^[1]，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2]，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3]，日至而麋鹿解^[4]；月者阴之宗也^[5]，是以月虚而鱼脑减^[6]，月死而羸虬臙^[7]。火上荨^[8]，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9]，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10]，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11]。虎啸而谷风至^[12]，龙举而景云属^[13]，麒麟斗而日月食^[14]，鲸鱼死而彗星出^[15]，蚕珥丝而商弦绝^[16]，贲星坠而勃海决^[17]。

[注释]

[1] “毛羽者”以下三句：鸟类向上飞翔，被认为属于天而归类为阳。 [2] “介鳞者”以下三句：龟钻地而鱼游水，所以归类为阴。介鳞，长甲鳞的龟类和鱼类。介，甲。 [3] 除：兽类旧毛脱落，长出新毛。 [4] 日至：夏至和冬至。解：脱落。古人认为，夏至时鹿脱去旧角，冬至时麋脱去旧角。 [5] 宗：主。 [6] 月虚：月亮由圆变缺，逐渐亏损。鱼脑减：古人认为鱼脑会随着月亮变缺而减少。 [7] 月死：没有月亮的时候。羸虬（luó bàng）：螺蚌。羸，螺。虬，同“蚌”，蚌蛤。臙（ji o）：肉不满，指羸蚌

《天文训》以阴阳为类目进行分类，把往上飞翔的鸟类归属于阳，把水中潜游的鱼鳖归属于阴。

同类事物之间被认为存在着“同类相动”的关系：当某一事物处于某种状态或者出现某种现象时，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出现相应的联动，例如“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之类。这里列举的事例，在《天文训》笔下都是“同类相动”的例证。

瘪缩。 [8] 蕤 (tán): 火势上腾。 [9] “物类相动”二句: 事物根据类别相互影响, 树干和树梢会相互呼应。本, 树干。标, 树梢。 [10] 阳燧: 聚日光取火的凹面金属镜。见 (xiàn) 日: 放置在阳光下。见, 同“现”。 [11] 方诸: 在月光下承露取水的器具。津: 湿润。 [12] 谷风: 山谷之风。 [13] 举: 飞升。景云: 祥云。属 (zh): 跟随。 [14] 麒麟: 古代传说中的祥瑞动物, 形状似鹿。一说雄为麒, 雌为麟。传说麒麟是天庭使者, 如有争斗, 是上天失序的表现, 日食和月食因此出现。 [15] 鲸鱼: 古人认为鲸鱼是海中之王, 而彗星出现是除旧布新之兆, 所以鲸鱼死会有彗星出现的先兆。 [16] 珥 (èr) 丝: 吐丝。商弦: 演奏商音的弦。古人以商音属秋。蚕在秋天吐丝, 商弦在秋天易断, 二者被认为有同类相应的关系。商, 五音之一。五音, 宫、商、角、徵、羽。 [17] 贲 (b n) 星: 流星。流星坠地则为陨星, 此处即指陨星。决: 海水涨溢。

君主被认为是“人”的代表, 能够与上天发生相互的感应。

天人之间的“同类相动”即天人感应。

人主之情, 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1], 枉法令则多虫螟^[2], 杀不辜则国赤地^[3], 令不收则多淫雨^[4]。

[注释]

[1] 诛暴: 刑法严酷。飘风: 狂风。 [2] 枉法令: 曲解法令, 或不遵守法令。螟 (míng): 一种蛀食稻心的害虫。 [3] 赤地: 不毛之地。多指严重旱灾造成草木不生。 [4] 令不收: 何宁曰: “《意林》引作‘杀不辜则多赤地, 令不时则多淫雨’, 当据改。”令不时, 政令不合时节, 例如农忙时节征调民力等等。淫雨: 雨水过多。

天有九野^[1]，九千九百九十九隅^[2]，去地五
亿万里^[3]。五星^[4]，八风^[5]，二十八宿^[6]，五官^[7]，
六府^[8]，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9]。

[注释]

[1] 九野：九个区域，即以北极天顶为中央，逆时针顺序分天空为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九个分区。 [2] 隅：角。 [3] 去地：距离地面。 [4] 五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 [5] 八风：八种风，指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闾阖风、不周风和广莫风。《天文训》说，冬至后四十五日，开始刮条风，此后，每四十五日换一种风。 [6] 二十八宿 (xiù)：古代天文学家将黄道（想象中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 [7] 五官：五方之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 [8] 六府：指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一年十二辰中互相呼应配合的六组时令。 [9] 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星名。星象家认为，紫宫、太微是太一的居所，是天上的皇宫；轩辕是上天的后宫；咸池是上天的鱼池；四守，在上天管理赏罚；天阿，是群神宫殿的阙门。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1]，阴气极^[2]，阳气萌。
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3]，阳气极^[4]，
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阳相德则刑德合
门^[5]。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故曰
刑德合门。德南则生^[6]，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

阳气滋养生
长，所以为德。

阴气导致肃
杀，所以为刑。

而万物生^[7]，八月会而草木死^[8]。

[注释]

[1] 斗北中（zhòng）绳：北斗指向北，与子午线相合。中，符合。绳，直线。《天文训》以子午为北南直线，与卯酉的东西直线相交，称“二绳”。 [2] “阴气极”以下三句：阴气达到极致，然后阴气衰减，阳气萌生，万物生长，所以以冬至为德。德，恩惠。 [3] 斗南中绳：北斗指向南，与子午线相合。 [4] “阳气极”以下三句：阳气达到极致，然后阳气减弱，阴气萌生，万物肃杀，所以以夏至为刑。刑，肃杀。 [5] 相德：相合。刑德合门：阴气和阳气均衡发挥作用。 [6] “德南则生”二句：阳气向南则生，阴气向南则杀。 [7] 二月会：刑德在二月合门。 [8] 八月会：刑德在八月合门。

这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第一次在典籍里完整出现，已经与今名完全一致。

节气的形成，与阴阳之气的运行相关。阳气从东北方萌生，到南方达到极盛，阴气从西南方萌生，到北方达到极盛。节气由阴阳之兴衰造成。

两维之间^[1]，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2]，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3]。斗指子则冬至^[4]，音比黄钟^[5]；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6]，则越阴在地^[7]。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卯中绳^[8]，故曰春分，则雷行，音比蕤宾；

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9]，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10]，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11]，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12]，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13]，故曰秋分雷戒^[14]，蛰虫北乡^[15]，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16]，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17]，阴生于午^[18]。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19]，人气钟首^[20]。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芥、麦、

亭历枯^[21]，冬生草木必死^[22]。

[注释]

[1] 两维之间：子午绳与卯酉绳相交，将周天分为四个维度，两维之间即四分之一周天。周天 365.25 度，两维之间为 91.3125 度。 [2] 升：当为斗。斗日行一度，指斗柄左旋，日行一度。 [3] 二十四时：二十四节气。每十五日为一个节气，一年共二十四节气。 [4] 斗指子则冬至：斗柄指向子，就是冬至。 [5] 音比黄钟：音律从属黄钟。比，从属。黄钟，十二律的第一律。十二律是古代乐律，其名称，从最长管算起，依次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ruí）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古人将乐律与阴阳五行、历法等配合，这里是将二十四节气与十二律相配。 [6] 报德之维：东北方位。北是阴气之极，东是阳气始发处，东北位于由阴复为阳的转折处，所以称为报德之维。报，复。 [7] 越阴在地：大地度过了阴气控制期，由阴转阳。越，跨过。 [8] 中绳：与东西向的卯酉绳重合。 [9] 常羊之维：东南方位。五行说认为东南为纯阳发挥作用，不盛不衰，所以叫常羊之维。常羊，徜徉，徘徊。 [10] 济：过。这里指大风停刮。 [11] 午：正南方，故称阳气的极。 [12] 背阳之维：西南方位。南为阳气之极，西为阴气始发处，西南乃自南而西，背离阳气而去，所以称为背阳之维。 [13] 指酉中绳：与东西向的卯酉绳再次重合。 [14] 雷戒：雷声不能出现，指秋季不打雷。戒，禁。 [15] 蛰虫北乡（xiàng）：蛰虫北向钻穴伏藏。乡，同“向”，面向。 [16] 蹄通之维：西北方位。五行说认为西北是纯阴发挥作用，但阳气即将萌发，需要阳气的呼号才能打通阴气的闭结，所以称为蹄通之维。蹄，通“号”。 [17] 阳生于子：子为正北，阴气最盛，同时由盛而衰，阳气发生，所以说“阳生

于子”。 [18] 阴生于午：午为正南，阳气最盛，同时由盛而衰，阴气发生，所以说“阴生于午”。 [19] 加巢：筑巢。 [20] 人气：气在人体内的运行。钟首：会聚于头部。 [21] 荠：荠菜。亭历：一年生草本植物名。 [22] 冬生草木：冬天生长的草木。

道曰规始于一^[1]，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2]，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以设^[3]，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4]，四维乃通^[5]。或死或生^[6]，万物乃成。蚘行喙息^[7]，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8]。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9]。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10]。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11]。

这里以阴阳对应于二，阴阳和合而生万物对应于三，展示了《淮南子》诠释此章的宇宙生成视野。

[注释]

[1] 道曰规始于一：王念孙认为，“曰规”二字与上下文义不相属，因误衍而掺入。道始于一，即开篇“道始于虚霁”之意。一，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 [2] “一生二”以下三句：此下引文参见《老子》第四十二章。 [3] 天地以设：指清轻之气上升形成天，重浊之气下降形成地，构成了天上地下的宇宙模式。 [4] 阴阳相错：指阴阳相互混合，同时发挥作用。 [5] 四

维：一周天。这里泛指天地。 [6]“或死或生”二句：有死有生，万物才成形。 [7]“蚊行喙息”以下四句：一切生物，没有比人更尊贵的，人的孔窍肢体，都与天相通。蚊行喙息，泛指一切生物的活动。蚊行，虫行貌，这里指用足行走。喙息，用嘴呼吸。喙，鸟嘴。 [8]九窍：眼耳鼻口七窍加前阴后阴，一共九个对外的孔窍。 [9]使：支使。十二节：古人认为人有十二条经脉。 [10]十二肢：人的四肢各有三节，合称十二肢。三百六十节：古人认为人有三百六十关节。 [11]逆其生：违背了生命的规律。

[点评]

《天文训》是《淮南子》的第三篇，是一篇包含天文、历法、节气、音律、度量衡、天象的分度计算以及地表测量等丰富内容的古代科技文献，非常珍贵。

《天文训》开篇即论说宇宙生成，认为“道始于虚霫”，而道的运行产生了宇宙，即空间和时间，时空中渐渐有气产生出来，然后气开始分化，清轻之气上升，形成为天，重浊之气下降，凝结成地。天地再释放各自的气，天地之气就是阴阳之气，阴阳之气转合，产生了四时，四时之气散开，出现了万物。至此，一个由四时定位，有万物活动的宇宙就形成了。《天文训》随后的论说表明，这样一个四方的宇宙图式是《天文训》解释天文现象和其他现象的基础框架。

然后，《天文训》以共工神话来解释日月星辰西落的天文现象，认为共工撞折了天柱，使天向西北倾斜，所以天上的日月星辰向西滑落，形成了日月星辰西落的现象。这个描述表明，《天文训》秉持的是盖天说。河水东

流的现象，也是以共工神话进行解释的：因为天柱折断，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所以河水东流。虽然混杂着神话，但是，《天文训》的描述也表明，当时人对于天象的观察已经有整体概括，对于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整体地势，有了清晰认识。

《天文训》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以阴阳五行为类目，对事物进行分类；一个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建立“同类相动”的原则。

《天文训》以及整部《淮南子》都有丰富的分类思想，阴阳五行作为基本类目，统纳了大到天地，小到虫鱼的宇宙万象，保障了宇宙的顺序。正是根据阴阳五行进行分类，《天文训》把往上飞翔的鸟类归属于阳，把水中潜游的鱼鳖归属于阴。又认为同类事物之间存在着“同类相动”的关系，当某一事物处于某种状态或者出现某种现象时，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相应联动。《天文训》在“同类相动”原则下列举了很多事例，例如“蚕珥丝而商弦绝”之类，作为证明“同类相动”的例证。站在今天的认识立场，这样的分类体系当然是过于粗略了，同类相动的事例也多有勉强。但是，在距今2200多年之前，中国古人就已经用“分类”来为事物安排秩序，用“同类事物会相互影响”的观念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联，还是很了不起的。天人感应被认为是天与人之间的“同类相动”，由于“人主”代表着“人”，所以天人感应被认为发生在“人主”和“上天”之间，人间政治的各种举措，因此被纳入到了宇宙的整体运行之中。

二十四节气名称的完整出现，是《天文训》的一大

亮点。这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第一次在典籍里完整出现，已经与今名完全一致。说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至少从汉初以来，就没有改变。阴阳之气的运行，被用来解释节气的变化：阳气在东北方萌生，流转至南方达到极盛，阴气在西南方萌生，流转至北方达到极盛，阴阳的兴衰就造成了节气的兴替。节气与方位、干支和音律之间，也有相互配合的关系。地支的子，正指北方，午正指南方，子午形成北南向的子午线。卯正指东方，酉正指西方，卯酉形成东西向的卯酉线，这两条线称二绳，把周天分成了四维：东北的报德之维、东南的常羊之维、西南的背阳之维、西北的蹄通之维。四维与十二地支，再加上十天干中除去戊、己的其他八个，分别担当表达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方位，这些方位又与十二音律一一相配，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大系统。这个系统说明，《天文训》所谓的“天文”，并不仅仅是天文现象，还包括更多的复杂内容。

因此，《天文训》虽然论说了天文，但是与现代天文学又有本质差异，属于不同的知识类型。现代天文学是纯粹的天文知识，虽然也有宇宙假说，但只是以客观观察的现象来证实或证伪相关假说，建立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之上。而《天文训》的各种描述虽然也有观察的基础，却蕴含着大量非客观知识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些具有价值含义，例如把反常的天象视为人间事务失序的表征；有的具有神话色彩，例如以共工神话来解释日月的东升西降和河水东流的现象，以扶桑神话来描述太阳在一天之中的视运动等等。这是以自然力量之外的想象，

来解释天文和地理的现象。除了这些不同,《天文训》的内容还不只是天文,而是以日月星辰的运行纲,广泛探讨天人以及万物之间彼此感应的道理和原则,涉及历法、节气、音律、度量衡、天象的分度计算等各方面知识,是一套非常庞杂而丰富的系统。

本篇是节选,且选择有限。《天文训》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例如,在“天有九野”之后列举了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等等,然后以“何谓九野”“何谓五星”为提示,逐一进行细致的解释和描述。这些内容以及更多的细致内容之所以没有选入,是因为过于专门,并不适合普通读者。对《天文训》持有科技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全文,并参考陈遵妸、席宗泽、冯时、江晓原、陶磊等学者的相关研究。

卷四 地形训

开篇即划定了《地形训》的论述范围。

地形之所载^[1]，六合之间^[2]，四极之内^[3]，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4]，纪之以四时^[5]，要之以太岁^[6]。天地之间，九州八极^[7]，土有九山，山有九塞^[8]，泽有九藪^[9]，风有八等^[10]，水有六品。

[注释]

[1]王念孙认为，“地”下不当有“形”字。地之所载，指地表的各种地貌以及人物地产。 [2]六合：天地四方。 [3]四极：四方之极。 [4]经之以星辰：指以星辰划分天区，古人以天宇分区对应地上的分野，参见《天文训》。经，纵线为经。 [5]纪：条理。 [6]要：约束。太岁：古代天文学家假设的星宿，与岁星作反方向运动。 [7]九州：按照《尚书·禹贡》，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这是中国汉族先民对自身原居地进行的地域区划。但是《地形训》的九州

有不同的名称，下文有具体解释。八极：东南西北四方，加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合称八极。[8]塞：要塞，地势险要处。[9]藪(su)：湖泽。[10]等：与下文“品”都是种类的意思。

何谓九州^[1]？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2]，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洺州曰成土^[3]，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注释]

[1]九州：《地形训》把整个中国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以神州、次州等名称指称不同方位的区域，称某土。例如神州表示东南方，称农土；次州表示正南方，称沃土等等。高诱注释了肥土和成土之外的各土，例如次州沃土，高诱注曰：“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张，故曰沃土也。”可以参考。[2]兖(y n)：山名。[3]洺(j)：古地名。《诗经·邶风·泉水》：“出宿于洺。”或以为洺是卫国地名，一说是济水。

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1]。

[注释]

[1]会(kuài)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相传大禹在此大会诸侯，故名。泰山：山名，在今山东泰安。为古代五岳之一，

《地形训》的九州，是“九方之州”：八方加中央即成九州。

《地形训》的九州划分，是建构大地图景的观念性规范，虽然含有地理经验，但并非出自实际，更不是出自实测。

从《地形训》的记载，可知中国许多地名相当古老。但是《地形训》既有实际地名的记载，也有许多出于想象的地名和描写。

称东岳。王屋：山名，在今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首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南。太华：山名，即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为古代五岳之一，称西岳。岐山：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山形状如柱，故又称天柱山。太行：山名，位于陕西、河南、河北交界处。羊肠：其地说法不一，高诱注认为在太原晋阳西北。孟门：山名，在今山西吉县西，绵亘黄河两岸。

何谓九塞？曰太汾、滏阨、荆阮、方城、轂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1]。

[注释]

[1] 太汾：古要塞名，位置不详，大约在山西境内。滏（mǐn）阨：古要塞名，其地一说在今河南滏池附近，一说即河南信阳西南平靖关。荆阮：古要塞名，在楚国。方城：春秋时楚国所筑长城，在今河南邓州北至泌阳一带。轂阪：古代著名要塞，在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新安一带。井陘（xíng）：古要塞名，在今河北井陘西北井陘山上。令疵：古要塞名，在今河北迁安西南。句注：古要塞名，也叫句望，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居庸：古要塞名，亦称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

何谓九藪？曰：越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纒、晋之大陆、郑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昭余^[1]。

[注释]

[1] 具区：古泽藪名，又名震泽，即今江苏太湖。云梦：古代楚地著名大泽，其地大致在今湖北江陵至武汉一代。阳纒：古泽藪名，地在今陕西境内。大陆：古泽藪名，也叫钜鹿泽、广阿泽，地在今河北巨鹿一带。圃田：古泽藪名，地在今河南中牟西。孟诸：古泽藪名，又名孟猪、望诸，地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海隅：古泽藪名，在古齐地，位置不详。钜鹿：古泽藪名，即上文的大陆。昭余：古泽藪名，在今山西祁县西南。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飍风^[1]，西北曰丽风^[2]，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3]。

[注释]

[1] 飍(liú)风：西风。[2] 丽风：厉风。丽，通“厉”。[3] 河水：即黄河。赤水：古水流名，所指不明。《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大概是神话传说中的水名。辽水：古分大辽水、小辽水。大辽水即今辽河，小辽水即今浑河。黑水：古水流名，所指众说纷纭，唐以前多以昆仑山东东北地区河流为黑水，唐以后多以西南地区河流为黑水。一说即甘肃张掖黑河。江水：即长江。淮水：即淮河。

《地形训》和《天文训》都说“八风”，所不同者，《地形训》之“八风”，是“八方之风”，《天文训》之“八风”，是“八节之风”。所谓八节，是以冬至日为起点，每四十五日为一节，吹一种风。具体名称是：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闾闾风、不周风和广莫风。与《地形训》的风名不同。

《地形训》的这一段来自《山海经》。这里的步数从形式上看是出自实测，实际上是古代先民对于大地的想象，并不是真正的实测知识。

闾四海之内^[1]，东西二万八千里^[2]，南北二万六千里^[3]，水道八千里^[4]，通谷其名川六百^[5]，陆径三千里^[6]。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7]，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8]，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注释]

[1] 闾：总，全。 [2] 东西：指大地的东西直径。 [3] 南北：指大地的南北直径。 [4] 水道：河流。 [5] 通谷：河流流过的峡谷。其：“六”字之误。名川：有名称的河流。 [6] 陆径：陆地上的道路。 [7] 太章：与下文的“竖亥”都是传说中的大禹之臣，善走。 [8] 北极至于南极：高诱注：“海内东西长，南北短，极内等也。”

省略号代表的未选内容，是对八殛、八纁和八极的具体描写，多是想象的地名，没有实指的意义。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1]。九州之外，乃有八殛^[2]，亦方千里。……八殛之外，而有八纁^[3]，亦方千里。……八纁之外，乃有八极^[4]。……凡八极之云^[5]，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纁、八殛、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6]。

[注释]

[1] 纯：全。 [2] 八殛(yín)：八个方位的远地。殛，荒远之

地。 [3] 八纒 (hóng): 传说中维系大地的八根大绳, 这里转意为大地边缘。纒, 大绳。 [4] 八极: 八方极远之处。 [5] “凡八极之云” 以下四句: 八极上空的云, 凝结为雨, 滋润了整个天下。八方吹来的风, 调节着寒暑的变化。是, 代词, 分别指代“八极之云”“八门之风”。 [6] 雨九州: 像雨一样滋润九州。和中土: 使中原和谐。中土, 中原区域。

东方之美者, 有医毋闾之珣玕琪焉^[1]。

东南方之美者, 有会稽之竹箭焉^[2]。

南方之美者, 有梁山之犀象焉^[3]。

西南方之美者, 有华山之金石焉^[4]。

西方之美者, 有霍山之珠玉焉^[5]。

西北方之美者, 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6]。

北方之美者, 有幽都之筋角焉^[7]。

东北方之美者, 有斥山之文皮焉^[8]。

中央之美者, 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9], 鱼盐出焉。

本段从东方开始, 顺时针顺序描述八方美物, 最后收结到中央, 呈现出一个八方围绕中央的方位框架。八方美物皆是奇珍异物, 只有中央之物是日常用品。表明《地形训》是以中央之地为立足点, 对远方进行了美好想象。

[注释]

[1] 医毋闾: 山名, 在今辽宁西部。珣玕琪 (xún yú qí): 玉石名。 [2] 会 (kuài) 稽: 会稽山, 在今浙江绍兴。 [3] 梁山: 山名, 一说即湖南衡山。犀象: 犀牛和大象。 [4] 华山: 山名, 在今陕西华阴南。金石: 黄金、玉石之类。 [5] 霍山: 山名, 在今山西

霍县东南。一说是传说中的山名，见《山海经》。珠玉：宝珠、玉石之类。 [6] 球琳、琅玕：皆指美玉。 [7] 幽都：雁门以北的区域。筋角：牛马等牲畜的筋角，可以制弓弩。 [8] 斥山：山名，所在不详。文皮：有花纹的毛皮。 [9] 岱岳：即泰山。

《淮南子》有丰富的分类思想，而类的划分，就以阴阳五行为模式。在《地形训》里，阴阳五行也发挥着分类的作用，是统领万物的基本类目。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1]，川为积刑；高者为生^[2]，下者为死；丘陵为牡^[3]，溪谷为牝；水圆折者有珠^[4]，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5]。土地各以其类生^[6]。是故山气多男^[7]，泽气多女。……皆象其气^[8]，皆应其类。……万物之生而各异类^[9]。

[注释]

[1] “山为积德”二句：按照阴阳理论，山为阳，水为阴；阳为德，阴为刑。所以高山被认为是德的累积，河流被认为是刑的汇集。 [2] “高者为生”二句：按照阴阳理论，高为阳，下为阴，阳主生，阴主死，所以说高者为生，下者为死。 [3] “丘陵为牡”二句：雄为阳，雌为阴。丘陵为阳，所以被视为雄性的牡；溪谷为阴，被视为雌性的牝。牡，雄。牝（pìn），雌。 [4] “水圆折者有珠”二句：圆者主阳，珠是阴中之阳，按照同类相应的道理，圆折浪水下有珠；方者主阴，玉是阳中之阴，方折浪下有玉。圆折，与下文“方折”指水波浪的形状。圆折指波峰呈圆状之浪，方折指波峰呈锐状之浪。 [5] 龙渊：潜龙所在的深渊。玉英：玉石中的精华。 [6] 以其类生：指不同类型的土地有不同的出产。 [7] “是故山气多男”二句：山为阳，水为阴；男为阳，

女为阴。按照同类相应的原理，所以说山气重的地方多生男孩，水气重的地方多生女孩。 [8] “皆象其气”二句：出产与各地之气相似，有同类相应的关系。象，相似。 [9] 万物之生而各异类：万物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是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类别。

东方川谷之所注^[1]，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2]，隆鼻大口^[3]，鸢肩企行^[4]。窍通于目^[5]。筋气属焉^[6]，苍色主肝^[7]。长大早知而不寿^[8]。其地宜麦，多虎豹。

此段以方位划分土地类别，并解释不同地方之人在形貌和品性上的特点，以及各地的不同出产。

[注释]

[1] 东方川谷之所注：中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河水多东流，故以东方为川谷之所注。 [2] 兑：同“锐”。 [3] 隆：高。 [4] 鸢(yu n)肩：肩膀高耸，如鸢鸟高耸翅膀。企行：踮起脚跟走路。 [5] 窍：九窍。这里以九窍配五方，以目属木，属东方。 [6] 筋气：与下文的“血脉”“肤肉”“皮革”“骨干”为人之五体，五行说将之分属五行，筋气属木，属东方。 [7] 苍色：青色，五行说以五色配五方，青色属东。肝：五行说以五藏配五方，肝属东，所以以东方的苍色比配五脏的肝。 [8] 长大：身材高大。知：同“智”。

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1]，大口决眦^[2]，窍通于耳^[3]，血脉属焉^[4]，赤色主心^[5]，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6]。

[注释]

[1] 修形：身材修长。兑上：头尖。 [2] 决眦(zì)：眼角开裂。决，开裂。眦，眼眶。 [3] 窍通于耳：耳属火，故属南方。 [4] 血脉：人的五体之一，按照五行配比，血脉属火，故属南方。 [5] 赤色：属火，属南方。心：五行说以五藏配五方，心属南。 [6] 兕(sì)象：犀牛和大象。兕，独角犀牛。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倮^[1]，修颈印行^[2]，窍通于鼻^[3]，皮革属焉^[4]，白色主肺^[5]，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6]。

[注释]

[1] 面末倮：向宗鲁认为“面”上脱“毛”字。毛面，面部多毛。末，背脊。倮，曲背。 [2] 修颈：脖子长。印行：昂头行走。印，同“仰”。 [3] 窍通于鼻：以鼻属金，属西方。 [4] 皮革：人的五体之一，按照五行配比，皮革属金，属西方。 [5] 白色：属金，属西方。肺：五行说以五藏配五方，肺属西。 [6] 旄(máo)犀：旄牛和犀牛。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冰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1]，大肩下尻^[2]，窍通于阴^[3]，骨干属焉^[4]，黑色主肾^[5]。其人蠢愚^[6]，禽兽而寿。其地宜菽^[7]，多犬马。

[注释]

[1] 翕(x)形: 耸肩的样子。 [2] 下尻(k o): 屁股下坠。尻, 屁股。 [3] 窍通于阴: 九窍配五行, 二阴属水, 属北方。 [4] 骨干: 人的五体之一, 按照五行配比, 骨干属水, 属北方。 [5] 黑色主肾: 黑色属水, 属北方。肾, 五行说以五藏配五方, 肾属北。 [6] “其人蠢愚”二句: 王念孙云: “‘蠢愚’上不当更有‘其人’字。”“‘禽兽’二字, 妄人所加。”蠢愚而寿, 为人蠢笨, 但是长寿。 [7] 菽(sh): 豆类的总称。

中央四达, 风气之所通, 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颔^[1], 美须恶肥^[2], 窍通于口^[3], 肌肉属焉^[4], 黄色主胃^[5], 慧圣而好治^[6]; 其地宜禾, 多牛羊及六畜^[7]。

[注释]

[1] 大面: 脸宽。短颔: 腮短。 [2] 恶肥: 体胖。恶, 多。 [3] 窍通于口: 九窍配五行, 口属土, 属中央。 [4] 肌肉: 人的五体之一, 按照五行配比, 肌肉属土, 属中央。 [5] 黄色主胃: 黄色属土, 属中央。胃, 五行说以五藏配五方, 胃属中央。 [6] 慧圣: 聪明智慧。好治: 追求秩序。 [7] 六畜: 泛指家畜。

凡海外三十六国^[1]。自西北至西南方, 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2]。

以上几段以五方配比五行、五脏、五体等等, 展示出一个以五行为类目的分类模式。同时以五方各有出产, 不同区域的人各具相貌性格特点, 来配合《地形训》的主题。

《地形训》叙述海外三十六国, 按照方位分为四组, 这里选入西北至西南方一组十个国名。内容基本来自《山海经》。

[注释]

[1] 海外三十六国：《地形训》叙述的海外三十六国，是传闻或想象中在中国九州之外的国家。 [2] 修股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其民腿长。《山海经·海外西经》：“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天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先民即天民。肃慎民：古部族名，在北方。白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沃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女子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其国皆女无男。《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丈夫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其国皆男无女。《山海经·海外西经》：“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奇股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其国人皆单脚。奇，单。一臂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其民皆单臂。《山海经·海外西经》：“盖山之国……有一臂民……一臂，一目，一鼻孔。” [2] 三身民：传说中的西方国名。《山海经·海外西经》：“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

窳生海人^[1]，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窳者生于庶人^[2]。

羽嘉生飞龙^[3]，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4]。

毛犇生应龙^[5]，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6]。

介鳞生蛟龙^[7]，蛟龙生鯤鲮，鯤鲮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8]。

介潭生先龙^[9]，先龙生玄鼃，玄鼃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10]。

暖湿生容^[11]，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暖介，暖介生鳞薄，鳞薄生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12]，肖形而蕃^[13]。

可见五行分类的潜在影响。

[注释]

[1] 窆 (bá): 高诱注: “人之先人。”海人: 与下文“若菌”都是《地形训》想象中的早期人类。 [2] 窆者: 一切具有人之形貌者。 [3] 羽嘉: 高诱注: “飞虫之先。”是想象中的鸟类最早形态。飞龙: 鸟类中的神异者。 [4] 羽者: 一切鸟类。 [5] 毛犇: 想象中的兽类最早形态。应龙: 与下文“建马”“麒麟”都是作者想象的一般兽类之前的早期兽类。 [6] 毛者: 一切兽类。 [7] 介鳞: 想象中鳞类生物的最早形态。蛟龙: 与下文“鯤鲮”“建邪”都是作者想象的一般鳞类生物之前的早期鳞类生物。 [8] 鳞者: 一切鳞类生物。 [9] 介潭: 甲壳生物的早期形态。先龙: 与下文“玄鼃”“灵龟”，都是作者想象的一般甲类生物之前的早期甲壳类生物。鼃 (yuán), 大鳖。 [10] 介者: 一切甲壳类生物。 [11] 暖湿: 作者想象的产生生物的温湿之气。 [12] 五类: 指人、鸟、兽、鱼、龟五类生物。杂种: 各色物种。 [13] 肖形: 外形相似。蕃: 繁殖。

[点评]

如果说《天文训》描述了天空的图景，那么，《地形训》就描述了大地的图景。与《天文训》一样，《地形训》也不等于现代的地理学，它所描述的“地之所载”，并不止于大地的形貌，还包括大地承载的一切：人、物和大地的出产等等。

就大地形貌的描述而言，《地形训》不仅记载了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的地理知识，如汉朝疆域内的名山大川、湖泊水域、关隘要塞等等，还有许多想象的地方和地名。因此，我们在《地形训》中既能看到许多古远而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例如泰山、王屋、太华、会稽、太行、井陘、（长）江、（黄）河等等，被这些古老地名唤起心中深沉的故园家国情怀，也能够看到昆仑山上有玉树琅玕、疏圃丹水的描写，读到许多明显出于神话想象的地名，例如桑野、都广、沙所、委羽等等，惊叹于古人绚丽而丰富的想象。当然，这些内容也提醒我们，《地形训》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尽管它用了许多实证和量化的描述，例如大禹派善走的太章和竖亥步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距离，得到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数值，但是，我们仍然只能把这些内容视为神话。《地形训》混合着真实的地理知识和神话地理，这是《地形训》的第一个特点。

《地形训》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采取了八方加中央的区划图式。《地形训》有九州之说，这个九州不同于《禹贡》九州，《禹贡》的九州是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这些名称显然具有历史地理的实指内涵，而《地

形训》的九州，却是九个方位：从东南开始，顺时针顺序出现的九州名称，是东南神州、正南赤州、西南戎州、正西兖州、正中冀州、西北台州、正北涿州、东北薄州，这样的名称，显然不是实际的地理区划，而是《地形训》意图建构大地图景的一种规范化努力。《地形训》说“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还有“八殛”“八紘”和“八极”，它们各自之下的地名，也都是方位的指称，由此可见八方—中央的模式，是《地形训》建构大地图景的基本模式。

根据“九州之外”“八殛之外”“八紘之外”的表述，可知“八殛”“八紘”和“八极”是“纯方千里”之九州的不断外扩，而“八极”代表着整个天下。但是，《地形训》说“九州之外，乃有八殛，亦方千里。……八殛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却暴露了它的描述不是真正知识的，因为一方比一方大的“八殛”“八紘”，不可能是“亦方千里”的。因此，《地形训》的九州说只能说明它对于大地的想象是方形的，它构建的大地图景是宏大的，而不能把它的那些细节描述当成真实的古代地理知识。

八方模式也被用于描述“八风”。《天文训》出现过“八风”名称，那是“八节之风”，即每四十五天一变的时令之风。而《地形训》的“八风”，是八方之风，炎风、条风、景风等等名称，是按照方位，从东北开始，顺时针顺序排列的。八方美物的描写采用了同样的模式。各地人群之相貌品性的描写虽然只有东南西北中五方，但五方不过是八方—中央的简略版，模式却是

一样的。

《地形训》最具有神话意味的内容，大概是关于“海外三十六国”的描述。所谓“海外三十六国”，是传闻或想象中在中国九州之外的国家。《地形训》的叙述仍然以方位为顺序，自西北至西南为一组，描述了10个国家，上文已有注释。自西南至东南为一组，描述了结胸民、羽民、罐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等十三个国家。自东南至东北方为一组，描述了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等六个国家。自东北至西北方为一组，描述了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等七个国家。一共三十六国。这些内容基本来自《山海经》。这里之所以列出这些国号，是为了展现古代先民的丰富想象，同时也显示出某些想象的荒诞不经，例如“无继民”，是说其人不能生育，故称“无继民”，可是，如果无继，又如何延续他们“无继民”的称呼和这个称号的国家呢？当然这是不能深究的。正是这些不能深究的内容，透露了《地形训》的神话色彩。

《地形训》“万物之生而各异类”的思想不应该被忽略，因为这个思想隐含着分类意识，而《地形训》的分类，又与五行密切相关。在对五方之民的描写中，就已经有五行、五方、五色、五窍、五谷、五兽相配属所显示出来的五行分类思想了。而在生物的分类问题上，五行分类的影响仍然可见：生物被分成人类、羽类、毛类、鳞类和介类五大类，它们分别繁衍，“肖形而蕃”。五类

生物虽然没有比配五行，但是“五”这个数字，还是显示了五行思想对于分类的影响。《地形训》的分类思想是《淮南子》分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予充分关注。

卷五 时则训

《时则训》从春季开始，逐月叙述一年十二个月的星相、方位及其与天干、五行、五虫、五数、音律、五味、五臭等现象的比配。以四季五行为框架统领一切，为事物建构了普遍联系的秩序。

孟春之月^[1]：招摇指寅^[2]，昏参中^[3]，旦尾中。其位东方^[4]。其日甲乙^[5]，盛德在木^[6]。其虫鳞^[7]。其音角^[8]。律中太簇^[9]。其数八^[10]。其味酸^[11]。其臭羶^[12]。其祀户^[13]。祭先脾^[14]。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15]，鱼上负冰^[16]。獭祭鱼^[17]。候雁北^[18]。

[注释]

[1] 孟春：春季的第一个月。《时则训》分一年为春夏秋冬四季，一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月，所以孟、仲、季分别代表四季的第一、第二、第三个月。 [2] 招摇：星名。茅一桂本注：“招摇，北斗第七星。”指寅：北斗斗柄指向东北方向。《天文训》：“正月指寅”。还可参见《天文训》二十四节气的注释。 [3] “昏参

(sh n) 中”二句：黄昏时，参宿位于正南方中天，清晨时，尾宿位于正南方中天。昏，黄昏时刻。参，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之宿。中，古代天文学术语，指星宿出现在观测者子午圈的位置。旦，清晨时刻。尾，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之宿。 [4] 位：东南西北中与五行相配的方位。 [5] 其日甲乙：五行说将十天干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组，与五行相配。春季配甲乙。 [6] 盛德在木：指旺盛之气在东方。盛德，旺盛之气。 [7] 虫：泛指动物。古代有五虫说，即《地形训》所谓鳞、羽、人（称裸虫）、毛、介五类生物，五行说以五虫与五行相配。春季配鳞虫。 [8] 其音角：五行说将宫、商、角、徵、羽五音与五行相配。春季配角。 [9] 太簇（cǔ）：十二律之一。中国古代将十二律与一昼夜的十二时辰、一周年的十二个月相配。太簇配寅，配正月，即孟春之月。 [10] 其数八：五行说以五、六、七、八、九五个数字为五数，与五行相配。春季配八。 [11] 其味酸：五行说将酸、苦、甘、辛、咸五味与五行相配。春季配酸。 [12] 其臭（xiù）羶（sh n）：五行说以羶、焦、香、腥、朽五种气味为五臭，与五行相配。春季配羶。臭，气味的总称。羶，羊肉的气味，引申为臊气。 [13] 其祀户：中国古代有五祀说，春祀户，夏祀灶，季夏祀中雷（liù，屋檐），秋祀门，冬祀井。户，堂室之门，这里指户神。 [14] 祭先脾：五行说将动物的脾、肺、心、肝、肾五脏与五行相配，以脾属春属木，故春季祭祀的第一道祭品是脾脏。 [15] 振苏：冬眠的昆虫振动翅膀开始活动。苏，苏生。 [16] 鱼上负冰：初春解冻，鱼上游到浅水层，故云鱼上负冰。 [17] 獭（tǎ）祭鱼：水獭有将所捕之鱼陈列岸边的习性，古人以为这是水獭的祭祀活动，称为獭祭鱼。獭，水獭，一种生活在水中以捕鱼为食的小兽。春季水解冻，鱼上游，水獭开始活跃捕鱼，故以獭祭鱼为春季的一种现象。 [18] 候雁

北：大雁秋天飞往南方过冬，春天又飞回北方繁殖后代，故以大雁北飞为春季的一种现象。候雁，大雁是候鸟，故称候雁。北，动词，向北迁徙。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1]，服苍玉^[2]，建青旗^[3]，食麦与羊^[4]，服八风水^[5]，爨其燧火^[6]，东宫御女青色衣^[7]，青采^[8]，鼓琴瑟^[9]。其兵矛^[10]。其畜羊^[11]。朝于青阳左个^[12]，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庆赏，省徭赋^[13]。

此段言天子在孟春之月应该做什么。

[注释]

[1] 苍龙：青色骏马。古代马长八尺以上称为龙。春季色青，所以天子所用皆青色，以顺时宜。 [2] 服：穿戴，这里指佩用。 [3] 建：树立，插。 [4] 食麦与羊：五行说以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猪）配五行：麦羊属木，菽鸡属火，稷牛属土，麻犬属金，黍猪属水。所以春季食麦与羊。 [5] 服：服食。八风水：方诸（方形大盘）承接的露水。古人认为露水自天而降，受八风所吹，故称为八风水。 [6] 爨（cuàn）其（j）：烧其木做饭。爨，烧火做饭。其，木名。燧火：用阳燧取火。 [7] 御女：宫中侍女。 [8] 青采：绣青色花纹。 [9] 鼓：弹奏。 [10] 兵：兵器。 [11] 其畜羊：羊属木，所以畜用羊。参见注[4]。 [12] 朝于青阳左个：天子春季在东宫的左侧室行政。朝，天子行政。青阳，古皇宫东宫的别名。个，正堂两旁的侧室。 [13] 省（shǐng）：减免。徭：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劳役。赋：田地税。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1]。修除祠位^[2]，币祷鬼神^[3]，牺牲用牡^[4]。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5]，毋麇^[6]，毋卵^[7]，毋聚众置城郭^[8]，掩骼薶骹^[9]。

[注释]

[1] 迎岁：迎接时令、季节。古时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分别到东南西北郊举行迎气仪式。岁，时。[2] 修除祠位：整治神位。祠，春祭为祠，后泛指祭祀。位，受祭鬼神的灵位。[3] 币祷鬼神：向鬼神献上玉帛祈祷福佑。币，祭祀时献给鬼神的玉帛等物。[4] 牺牲：祭祀用的纯色牲畜。牡：雄性牲畜。[5] 覆巢：捣毁禽兽的巢穴。胎：怀孕。夭（o）：幼小的东西，这里指动物幼仔。[6] 毋麇（mí）：不猎取幼兽。麇，幼鹿，泛指幼兽。[7] 毋卵：不拾取禽卵。[8] 毋聚众置城郭：不得在春季集合民众从事建筑工程。置，修建。[9] 掩骼薶骹（c）：收葬暴露于野的尸骨。骼，枯骨。薶，同“埋”。骹，肉未烂尽的骸骨。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1]，草木旱落^[2]，国乃有恐^[3]。行秋令则其民大疫^[4]，飘风暴雨总至^[5]，黎莠蓬蒿并兴^[6]。行冬令则水潦为败^[7]，雨霜大雹，首稼不入^[8]。

正月，官司空^[9]。其树杨^[10]。

春主生，所以人不能妨碍动植物的生长繁殖。

此段言人在孟春之月不能做什么。

“孟春行夏令”一节说时令错乱的后果，不同的错乱带来不同的灾祸。

以上所选，是孟春之月的内容，《时则训》对全年十二个月都有同样格式的论说。与《时则训》相同性质的文献，还有《夏小正》《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指导农事，也指导政事。

[注释]

[1] 孟春行夏令：指孟春时节，气候却像夏天。不时：不按时节。意思是该下雨时不下，不该下时猛下，风也同様。 [2] 旱落：俞樾说，“旱”是“早”字之误。早落，则有违春季草叶新生的节令。 [3] 有恐：有恐慌气氛。 [4] 大疫：瘟疫广泛流行。 [5] 总至：一并到来。 [6] 黎莠（y u）蓬蒿并兴：各种杂草猛长，妨碍庄稼。黎，众多。莠，恶草的通称。蓬，与“蒿”皆为杂草名。并兴，一起猛长。 [7] 潦（lào）：同“涝”，积水成灾。为败：造成庄稼失收。 [8] 首稼：一年中最早收获的庄稼。入：收成入仓。 [9] 官司空：正月的当值官为司空。司空，古代官名。《时则训》每月有不同的当值官。 [10] 其树杨：正月的当值树是杨树。《时则训》每月有不同的当值树。

六合^[1]：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

孟春始赢^[2]，孟秋始缩^[3]；仲春始出^[4]，仲秋始内^[5]；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6]，孟冬始急^[7]；仲夏至修^[8]，仲冬至短；季夏德毕^[9]，季冬刑毕。

[注释]

[1] 六合：《时则训》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相互配合的六组。配合的原则是春与秋配，夏与冬配。相互比配的季节，发挥相

反相成的作用。 [2] 赢：长。 [3] 缩：短。 [4] 出：播种出苗。 [5] 内（nà）：同“纳”，收成入仓。 [6] 缓：指四月阳春，气候安适。 [7] 急：指十月天气转冷。 [8] “仲夏至修”二句：五月夏至，白昼最长。十一月冬至，白昼最短。 [9] “季夏德毕”二句：德属阳，刑属阴，季夏六月之后，进入秋季，阳气渐衰，所以说德毕。季冬十二月之后，进入春季，阳气生长，阴气收敛，所以说刑毕。毕，终结。刑毕，阴气不再发挥主导作用。

故正月失政^[1]，七月凉风不至^[2]；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3]；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4]；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5]；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6]；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7]；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8]；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9]；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10]；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11]。

[注释]

[1] 正月失政：违背了孟春之月的月令。以下各月皆同。失政，违背了月令的各项“应当”和“禁止”。 [2] 七月凉风不至：七月不刮秋风。 [3] 雷不藏：继续打雷。 [4] 不下霜：九月当寒不寒，秋霜不降。 [5] 蛰虫冬出其乡：冬眠的虫子在冬天爬出巢穴。 [6] 不脱：不落叶。 [7] 大寒不解：春风不解冻。 [8] 雷不发：当打雷时不打雷。与“雷不藏”正相反。 [9] 济：止。 [10] 实：

按照《天文训》“八风”之说，凉风是秋季的风。《时则训》在孟秋之月的月令中，也有“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之说。故七月凉风不至被视为时令错乱的现象。

按照“六合”的月份比配，每个月份的失令，都会给相应的比配月份带来灾害。这里具体指明各月的灾害是什么。

灌浆充实。 [11] 五谷疾狂：五谷发生不开花而结实的怪异现象。

此节以季节为序说月令错乱的具体表现。

春行夏令泄^[1]，行秋令水^[2]，行冬令肃^[3]。
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4]，行冬令格^[5]。秋行夏令华^[6]，行春令荣^[7]，行冬令秬^[8]。冬行春令泄^[9]；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注释]

[1] 春行夏令泄：春季行夏令，阳气过于强盛，发泄太多，超过了恰当的度。以下各句句式相同。泄，阳气太盛，发泄太过。 [2] 水：雨水太多。 [3] 肃：凋落。意思是春季原本应当草木生长、鲜花盛开，却像冬天一样萧条。 [4] 芜：杂草丛生而庄稼不成。 [5] 格：通“落”，草木零落。 [6] 华：鲜花盛开。 [7] 荣：繁荣。 [8] 秬：同“耗”，亏损。 [9] 泄：指地不上冻，地气外泄，冬藏不住。

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1]：天为绳^[2]，地为准^[3]，春为规^[4]，夏为衡^[5]，秋为矩^[6]，冬为权^[7]。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8]，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注释]

[1] 有六度：以阴阳制约万物的基本规则有六种。 [2] 绳：木

工取直用的墨线。 [3]准：水平仪，测定水平面的器具。 [4]规：圆规，画圆的工具。 [5]衡：秤杆。 [6]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曲尺。 [7]权：秤锤。 [8]员：同“圆”。这里用作动词，指测量物体是否周圆。

绳之为度也^[1]，直而不争，修而不穷，久而不弊，远而不忘，与天合德^[2]，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3]，厥德孔密^[4]，广大以容^[5]，是故上帝以为物宗^[6]。

绳被赋予了许多德性，具有超过量具的意义。六度皆各有德性。

[注释]

[1]“绳之为度也”以下五句：绳作为基本法则，正直而不弯曲，延长而没有穷尽，恒久而不会朽坏，永远有效而没有遗漏。争，通“铮”，屈曲。修，长。穷，尽。弊，朽坏。忘，同“亡(wáng)”，遗失，遗漏。 [2]“与天合德”以下四句：大意是绳的品德与天相同，圣明与神相同。它赞许的，一定成功，厌恶的，一定灭亡。 [3]移匡：增减。 [4]厥：其。德：品质，这里指绳的品格和功能。孔：甚。密：严谨缜密。 [5]容：包容。 [6]上帝：宇宙的最高主宰者。以为物宗：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宗，根本。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1]，巧而不阿^[2]，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3]，流而不滞，易而不秽^[4]，发通而有纪^[5]，周密而不

泄^[6]，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7]，怨
 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8]。

[注释]

[1] 险：险要。 [2] 阿（ ）：偏袒。 [3] 锐：尖锐。挫：折
 断。 [4] 易而不秽：简易而不复杂。易，简易。秽，杂乱。 [5] 发
 通：开畅而通达。有纪：有条理。 [6] “周密而不泄”二句：周
 密而没有漏洞，平正而没有偏差。 [7] 险谋：铤而走险的计
 谋。 [8] 物平：事物平正的标准。

规之为度也^[1]，转而不复，员而不圯，优而
 不纵^[2]，广大以宽，感动有理^[3]，发通有纪，优
 优简简^[4]，百怨不起。规度不失^[5]，生气乃理。

[注释]

[1] “规之为度也”以下三句：规作为基本法则，转动而不
 重复，圆周而不转动（指不重复转圈）。复，重复。员，圆。圯
 (huán)，转动。 [2] 优而不纵：优裕而不放纵（指圆规画圈以半径
 为度）。 [3] 感动有理：被感而动，但不乱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
 而动。 [4] 优优简简：宽舒之貌。 [5] “规度不失”二句：规度没
 有偏差，万物生长之气就有条理。生气，万物生长之气。理，有条理。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
 德^[1]，吊而不责^[2]，当平民禄^[3]，以继不足^[4]，

勃勃阳阳^[5]，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6]，
以成五谷^[7]，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

[注释]

[1] 施：给予。德：不自以为对人有恩。 [2] 吊而不责：关怀而不要求。吊，慰问。责，要求。 [3] 当：据道藏本、景宋本，“当”作“常”。何宁认为当据以改。常平民禄，经常均调人民的收入。禄，俸禄。 [4] 继：接济，救济。 [5] 勃勃：旺盛的样子。阳阳：明媚的样子。 [6] 蕃昌：繁殖而昌盛。 [7] “以成五谷”二句：使五谷丰登，国家富足。封疆，疆界，这里指全国范围。

矩之为度也^[1]，肃而不悖，刚而不愎，取而无怨^[2]，内而无害，威力而不慑^[3]，令行而不废^[4]，杀伐既得^[5]，仇敌乃克，矩正不失^[6]，百诛乃服。

[注释]

[1] “矩之为度也”以下三句：矩作为基本法则，严肃却不违常情，刚正却不背常理。悖(bèi)，悖谬。愎，昏乱。 [2] “取而无怨”二句：收取税赋不会引起怨恨，把财货纳入府库不会造成危害。内，同“纳”，纳入。 [3] 慑：恐惧。 [4] 废：终止。 [5] “杀伐既得”二句：杀戮征讨必定取得胜利，仇敌必定被战胜。既，最终。克，战胜。 [6] “矩正不失”二句：矩度平正而无偏差，实施各种惩罚都会使人信服。百诛，泛指各自惩罚。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1]，杀而不割^[2]，充满以实^[3]，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4]，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5]，坚慝以固，粪除苛慝^[6]，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7]，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

绳、准、规、衡、矩、权六度，既是规范事物的准则，也是君主在施政中应当贯彻的德性。

[注释]

[1] 赢：星提前出现。这里指操之过急。 [2] 杀：诛杀。割：用刀截断。这里指残害。 [3] “充满以实”二句：完全遵照事实，周密而无疏漏。 [4] “败物而弗取”二句：摧毁事物，但不从中掠取，有罪必诛，决不轻易赦免。败物，使物毁坏。 [5] “诚信以必”二句：说到做到，坚定而稳沉。必，一定做到。坚慝(què)，同“坚确”，坚定不移。 [6] 粪除：清除。苛慝(tè)：暴虐邪恶。 [7] “故冬正将行”以下五句：冬季政令实施时，万物一定从文弱趋向坚硬，从柔和趋向刚强，权度公平而无偏私，万物就能闭藏。冬正，冬季政令。

明堂之制^[1]，静而法准^[2]，动而法绳，春治以规^[3]，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4]，甘雨膏露以时降^[5]。

[注释]

[1] 明堂之制：古代学者理想的礼仪制度，各家说法不同。《淮南子》的明堂之制就是《时则训》所说的月令、五位、六合、制度等内容。 [2] “静而法准”二句：《时则训》言“地为准，天

为绳”，因此法准就是法地，法绳就是法天。“静而法准，动而法绳”还蕴含着天动地静的观念，是以静法地，以动法天的另一种表达。 [3] 春治以规：春天以规为原则进行治理。其他季节同理。 [4] 燥湿寒暑以节至：燥湿寒暑按照节气到来。节，节气。 [5] 甘雨膏露以时降：甘雨膏露按照时令下降。甘雨，适时适量的降雨。时，时令。

[点评]

《时则训》是《淮南子》的第五篇，时，时令；则，规则。《时则训》以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为次序和统领，逐月描述当月的星象、物候、音律、数位、声色臭味等各种现象，把它们纳入到一个四季五行的配伍系统之中，建构了一个彼此关联又彼此相应的世界图景。本篇只选了春季第一个月即孟春之月作为样本，来展示《时则训》月令配伍的基本规模。

《时则训》认为，月令是统治者行政的依据。因此，天子在每一个月都有相应的服色、礼仪，甚至处理朝政的宫室也要按照方位与月令配合，施政的具体内容更要与月令或时令保持一致。例如，春季是生长繁衍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天子要布德施惠，抚恤孤独，行庆赏，省徭赋，并对伐木、覆巢、杀死幼兽或怀孕母兽的行为加以禁止；而“断刑罚，杀当罪”等等与杀伐相关的事务，则要等到冬季到来才能实施，因为冬季由阴气主导，按照阳德阴刑的原则，冬季才是与刑罚匹配的时节。人必须顺应时令而行事，这是《时则训》的基本观点，因为天子被认为是“人”的代表，所以一切“应当”和“禁止”

首先针对天子而言。

《时则训》的重点，是不断申说违背月令的恶果。每个月的月令配比之后，都有本月如果不行本季月令，而行其他三季的月令，将会有何种灾祸。例如“孟春之月”不行春令，“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行冬令则水潦为败”。其他月份也是同样，只是灾祸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在十二月令之后，《时则训》又提出了“六合”说，把一年十二个月按照春配秋、夏配冬的原则，每隔六个月两两相配，例如“孟春与孟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组成了六对相互配合的月份。这样的配合与阴阳二气的运行有关，孟春之所以与孟秋为合，是因为孟春阳气生长，而孟秋阳气收缩，于是相反而相应。其他配合，也都如此。以“六合”为根据，《时则训》再一次强调了错误行令的恶果，这样，时令错乱就不仅如十二月令所言，会给当下带来灾祸，还会给六个月之后的相合月份造成灾祸，例如“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等等。这里所谓“失政”，既指月令错乱，更指人违反月令的行为是导致月令错乱的原因，这样，《时则训》通过“六合”解释月令禁忌，就具有了道德规劝的意味。

这种道德劝勉也反映在《时则训》对“六度”的论说之中。所谓“六度”，是指绳、准、规、衡、矩、权六种度量工具：绳测量物体的曲直，准测量物体的水平，规测量物体的圆周，衡测量物体的平衡，矩测量物体是否方正，权称重物体的分量。但是，在《时则训》笔下，

绳、准、规、衡、矩、权“六度”绝不仅仅是度量工具，还是与天地四季相关的“阴阳大制”：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因此，“六度”分别具有体现着天地四季之属性的德性，而君主运用绳、准、规、衡、矩、权，也就不仅仅是执行衡量事物的客观准则，还是应用这些德性于其施政的措施之中，而只要按照时令效法“六度”，就能够取得“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的良好效果。《时则训》全篇就终结于这个美好的允诺。

卷六 览冥训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1]，而神物为之下降^[2]，风雨暴至，平公癡病^[3]，晋国赤地^[4]。庶女叫天^[5]，雷电下击，景公台陨^[6]，支体伤折^[7]，海水大出。夫瞽师庶女^[8]，位贱尚慕，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9]，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由此观之，上天之诛也^[10]，虽在圻虚幽闲，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注释]

[1] 师旷：春秋时晋国著名盲乐师。《白雪》：古曲名。高诱注：太乙五十弦琴瑟乐名。 [2] 神物：据高诱注，为神化之物，指玄

鹤之属来至，无头鬼类操戈以舞等等。 [3] 平公：晋平公，前 557—前 532 年在位。癰（lóng）：手足麻痹之病。 [4] 赤地：旱灾。 [5] 庶女：平民妇女。叫：呼。据高诱注：“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 [6] 景公：齐景公，前 547—前 490 年在位。台陨：高台坍塌。 [7] 支体：肢体。支，同“肢”。 [8] “夫瞽师庶女”以下三句：瞽师地位低下，庶女只会渍麻，都是毫无权力之人。尚，掌管。藁（x），同“杲”，麻。飞羽，飞扬的羽毛，极言其轻。 [9] “专精厉意”以下四句：瞽师庶女心志专一，抛开具体事务，集中全副精神，也能够上通九天，感动神物。专精，集中精神。专，专一。厉意，心意专一。厉，同“砺”，砥砺。委务，丢开该做的事情。委，丢弃。积神，使精神集中。九天，古代认为天有九重。这里指瞽师庶女的心志达到了高远的天庭。至精，这里指神物。 [10] “上天之诛也”以下六句：上天的诛罚，即使躲在空旷无人之处，逃到辽远隐蔽之地，用层层石室、道道关隘来阻隔，也逃不过，这一点十分清楚。圻（kuàng）虚幽闲，空旷偏远之地。圻，同“旷”，荒废。幽闲，无人之处。重裘，多层衣服，这里指一层套一层的石头房子。裘，加在衣外之衣，重衣。界障，界线形成屏障。例如长城，就是界障。

“真”是道家的重要观念，这里指人性之本然状态。

武王伐纣，渡于孟津^[1]，阳侯之波^[2]，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3]，右秉白旄^[4]，瞋目而撓之曰^[5]：“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6]！”于是风济而波罢^[7]。鲁阳公与韩构难^[8]，战酣日暮，援戈而撓之，日为之反三舍^[9]。夫全性保真^[10]，不亏其身^[11]，遭

“真”有整全之义，故“全性保真”与“不亏其身”相通。“身”不仅仅指身体，还具有“身体”所表征的生命、生活、生存等诸多含义。

急迫难，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12]，何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13]，不可胁陵，勇武一人，为三军雄。彼直求名耳^[14]，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此。又况夫宫天地^[15]，怀万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观九钻，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尝死者乎！

[注释]

[1] 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2] 阳侯：传说中的波涛之神，原为陵阳国侯，溺水而死，遂为神。 [3] 黄钺(yuè)：黄金装饰的钺。与下文“白旄”都是古代王者使用的仪仗，这里指王者的权力。钺，古兵器名，状如大斧。 [4] 旄(máo)：旄牛尾。 [5] 瞋(chēn)目：瞪大眼睛。撝：同“挥”。 [6] 任天下：负责治理天下。任，担负。害：妨碍。 [7] 济：与下文“罢”皆停止之意。 [8] 鲁阳公：楚平王之孙，受封为鲁阳县公，即《国语·楚语》提到的鲁阳文子。构难：交战。 [9] 反：同“返”，倒退。三舍：三个不同的停留位置。舍，天体运行天空的位置。 [10] 全性保真：完整地保持着生命和本性的本然状态。 [11] 不亏其身：不让生命丧失完整。 [12] 若乃：至于。未始出其宗者：没有背离生命本源的人。出，离开。宗，本，指人受之于天的真性。 [13] “夫死生同域”二句：如果生死没有区别，以死威胁就没有意义。死生同域，死生在同一个领域。胁陵，胁迫。 [14] “彼直求名耳”二句：那些不过是追求名声的人，都能够这样要求自己。直，不过。自要，自我要求。 [15] “又况夫宫天地”以下八句：能够包裹天地，胸怀万物，与造化为友，

含至和之气的人也有人的形貌外观，但他们用智慧洞识一切，心灵保持勃勃生机。宫天地，包裹天地。宫，圈围。怀万物，怀抱万物。友造化，与造化为友，指与造化在一起。至和，最和顺的状态，指没有任何隔阂障碍。直偶（yù）于人形，不过寄寓于人的形貌而已。偶，通“寓”，寄托。观九钻，以九窍为外观。观，通“官”。九钻，九窍。一知，智慧。

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1]，已而陈辞通意^[2]，抚心发声^[3]，孟尝君为之增欷歔啜^[4]，流涕狼戾不可止^[5]。精神形于内^[6]，而外谕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7]，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8]，而詹何之鸞鱼于大渊之中^[9]，此皆得清静之道，太浩之和也^[10]。

孟尝君与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并称战国四大公子。

“太浩之和”形容太和无所不容的浩淼样态，指无所分别的整体和谐状态。

[注释]

[1] 雍门子：战国时齐人，名周，住在雍门，故名。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被齐湣王任命为相国，门下有食客数千，号孟尝君。 [2] 已而：然后。陈辞通意：用言辞表达心意。 [3] 抚心发声：手抚着胸口说话。 [4] 增欷(x)歔啜(w yì)：一再抽泣呜咽。欷，抽泣。歔，同“呜”，呜咽。啜，呼吸不畅。 [5] 狼戾：纵横。 [6] “精神形于内”以下三句：精神凝聚于内心，又能表现出来，引动人的悲情，这是教不会的。形于内，在内心凝聚。谕，使理解。 [7] 君形者：形体的主宰，指内

在精神。效其容：表面模仿。 [8] 蒲且(j)子：楚人，传说中的善射者。连鸟：射猎飞鸟。 [9] 詹何：传说中的善钓者。鳶鱼：捕鱼。 [10] 太浩之和：即太和。

汉代流行同类相动的思想，而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划分类别。

因外形相似而具有同类相应的关系，《淮南子》称为“形类”。形类是《淮南子》理解“类”和解释“类应”的重要观念。

《览冥训》以“引类”解释阳燧取火、方诸取水的工作原理是阴阳同气相动。

夫物类之相应^[1]，玄妙深微，知不能论^[2]，辩不能解。……故山云草莽^[3]，水云鱼鳞，旱云烟火，涔云波水，各象其形类所以感之^[4]。夫阳燧取火于日^[5]，方诸取露于月^[6]，……引类于太极之上^[7]，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8]。

[注释]

[1] 物类之相应：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 [2] 知：知识。 [3] “故山云草莽”以下四句：山间升起的云像草丛，水面升起的云像鱼鳞，旱地的云像烟火，涝地的云像波纹。涔(cén)，连续下雨，积雨成涝。 [4] 形类：因外形相似而同类。感之：相互影响。 [5] 阳燧：古代照日取火所用的凹面铜镜。 [6] 方诸：古代月下承露的方形大盘。 [7] 引类：招引同类。太极：最根本处，最本源处。 [8] 阴阳同气相动：因为同样具有阴阳的性质而相互影响或相互作用。

今夫调弦者^[1]，叩宫宫应^[2]，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夫有改调一弦^[3]，其于五音无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

君已形也。故通于太和者^[4]，惛若纯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纯温以沦，钝闷以终，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

[注释]

[1] 调弦：杨树达认为当是调瑟，瑟才有二十五弦。 [2] “叩宫宫应”二句：用同音相和来表达同类相动的道理。 [3] “夫有改调一弦”以下四句：如果重新调一根弦，它不同于五音的任何一个音，弹拨它却能使二十五根弦共鸣，这根弦发出的声音也是声音，与五音作为声音没有不同，但是这个音才是音乐的主宰。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无所比，与五音皆不同类。比，合。音之君，音乐的主宰。 [4] “故通于太和者”以下八句：与太和相通的人，迷迷蒙蒙，如同深醉，甜美酣睡一般，漫游于太和之中，不知道一切是如何到来的。淳厚而温和，随波逐流，蒙昧而纯朴，任其终了，就像从来没有离开生命的本源，这就叫大通。太和，即上文的“太浩之和”，指无分别之大全，即道。惛(h n)，神志不清。纯醉，大醉。纯温，淳厚温和。沦，沉没，这里指生命终结。钝闷，蒙昧纯朴。终，亦指生命终结。大通，与本原相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1]，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2]，……而蛇螭轻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云之素朝^[3]，阴阳交争^[4]，降扶风^[5]，杂冻雨，扶摇而登之^[6]，威动天地，声震海内，蛇螭著泥百仞之中^[7]，熊

《览冥训》一再言说“未始出其宗”，表明它在言说分类和类应的同时，也强调“太极”和“太和”超越分类的本原性。

《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抟扶摇是大鹏乘风高飞的姿态，《览冥训》用以描写赤螭、青虬的威猛。

黑匍匐邱山磐岩^[8]，虎豹袭穴而不敢咆^[9]，猿狢颠蹶而失木枝^[10]，又况直蛇鱗之类乎^[11]？

[注释]

[1] 螭(ch)：与下文“虬(qiú)”均为传说中的无角龙。冀州：九州之一，这里作中原的泛称。[2] 骇：惊。[3] 若乃至于：到……之时。玄云：黑云。素朝：清晨。素，白。[4] 阴阳交争：夜属阴，昼属阳，这里指夜昼交替的时刻。[5] 扶风：疾风。[6] 扶摇：龙卷风。[7] 著泥：钻入泥中。百仞：形容其入泥之深。[8] 罽(pí)：熊的一种。匍匐：伏地而行。磐(chán)岩：山势高险。磐，同“巉(chán)”。[9] 袭穴：层层洞穴，指深藏洞穴之中。[10] 猿狢(yòu)：猿猴。狢，黑色长尾猴。颠蹶：跌落。[11] 况直：何况只是。

凤凰来翔被认为是祥瑞，是至德之世才有的现象。

凤皇之翔至德也^[1]，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2]，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3]，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4]。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5]，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6]，饮砥柱之湍濑^[7]，……当此之时，鸿鹄鸨鹤^[8]，莫不惮惊伏窜^[9]，注喙江裔^[10]，又况直燕雀之类乎！

[注释]

[1] 至德：这里指至德之世，即体现着最高道德的时代。[2] 澹(dàn)：水波起伏。[3] 佼：通“姣(jiāo)”，轻侮。[4] 宇宙：

何宁认为当作“宇栋”。[5] 还至：及至。曾(z ng)：高。[6] 昆仑之疏圃：传说中昆仑山上的园圃。[7] 砥柱：山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当黄河中流。此指代中流。湍濑(tu n lài)：水流迅激之处。[8] 鸪(c ng)：即鸪鹑。[9] 惮惊：惧怕受惊。伏窞：藏匿逃窞。[10] 注喙：鸟把嘴插入地里不敢动。江裔：江边。

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1]，以治日月之行^[2]，律治阴阳之气^[3]，节四时之度^[4]，正律历之数^[5]；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6]，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7]，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8]，法令明而不暗^[9]，辅佐公而不阿^[10]，田者不侵畔^[11]，渔者不争隈^[12]，道不拾遗，市不豫贾^[13]，城郭不关^[14]，邑无盗贼，鄙旅之人^[15]，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16]，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17]，五谷登孰^[18]，……诸北儋耳之国^[19]，莫不献其贡职^[20]。

此段描述黄帝治下的井然有序。

“鄙旅之人，相让以财”言文明的秩序普遍存在，偏远地区的人也懂得礼让，并非如高诱注文“言所有余”之说，仅仅是因为富足有余。

[注释]

[1] 力牧、太山稽：传说是黄帝臣，黄帝尊之为师。[2] 治：理。[3] 律治阴阳之气：陈观楼认为“治”字衍。律阴阳之气，使阴阳之气有条理。[4] 节四时之度：分别四时节气的变

化。 [5] 正律历之数: 调正音律历法的节度。 [6] “使强不掩弱”二句: 使得不以强凌弱, 不以众欺少。掩, 袭击。暴, 损害。 [7] 岁时孰而不凶: 庄稼按季节成熟而没有饥荒。岁, 一年的收成。时孰, 按季节成熟。孰, 同“熟”。凶, 饥荒。 [8] 调: 协调, 调和。尤: 怨恨, 归咎。 [9] 暗(àn): 昏暗。 [10] 阿(): 徇私。 [11] 畔: 田界。 [12] 隈(w i): 水流拐弯多鱼处。 [13] 豫贾(jià): 虚定高价欺骗顾客。《周官·司市》注曰: “使定物价, 防诈豫是也。”豫, 欺骗。贾, 同“价”。 [14] 郭: 同“廓”, 外城。不关: 不设关卡。 [15] 鄙旅之人: 远行之人。鄙, 边远之处。旅, 道路。 [16] 狗彘吐菽粟于路: 猪狗的吃食丰足, 随便就把嘴里的菽粟吐在地上。 [17] 时节: 风雨按照时令到来。 [18] 登孰: 成熟。 [19] 诸北: 北方各国。儋(d n)耳: 古代北方国名。 [20] 贡职: 方国按照职责向天子贡奉物品。

《览冥训》认为, 黄帝时代的秩序井然固然美好, 但“犹未及虞戏氏之道也”, 因为黄帝的秩序是人为秩序, 而伏羲时代则展现了自然的完美。

然犹未及虞戏氏之道也^[1]。往古之时, 四极废^[2], 九州裂, 天不兼覆^[3], 地不周载, 火熯炎而不灭^[4], 水浩洋而不息^[5], 猛兽食颛民^[6], 鸷鸟攫老弱^[7]。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8], 断鳌足以立四极^[9], 杀黑龙以济冀州^[10], 积芦灰以止淫水^[11]。苍天补, 四极正, 淫水涸^[12], 冀州平, 狡虫死, 颛民生。……当此之时, 卧倨倨^[13], 兴眊眊, 一自以为马, 一自以为牛, 其行踳踳^[14], 其视瞑瞑^[15], 侗然皆得其和^[16],

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17]，魍魉不知所往^[18]。……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19]，以从天地之固然^[20]。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21]。

[注释]

[1] 虑戏(fú x)氏：即伏羲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2] 四极废：四方天柱折断。 [3] 兼：与下文“周”均意为全部，完整。 [4] 熿(làn)炎：火势蔓延。熿，火延烧。 [5] 息：消。 [6] 颡(zhū n)民：善良的人们。颡，善良。 [7] 鸷(zhì)：凶猛的鸟。攫(jué)：用爪抓取。 [8] 女娲(w)：传说中的女神，其事迹除了炼石补天，还有抟土造人。 [9] 鳌(áo)：传说中海里的大龟。四极：东南西北四方之尽头。 [10] 济：救助，这里指使泛滥的洪水消退。 [11] 淫水：泛滥的洪水。 [12] 涸(hé)：水干枯，这里指洪水消退。 [13] “卧倨(j)倨”二句：睡觉时无忧无虑，醒来时浑浑噩噩。倨倨，无思无虑的样子。眊(mi n)眊，茫然无知的样子。眊，斜视。 [14] 蹊(di n)蹊：安详缓慢貌。 [15] 瞑(míng)瞑：迷蒙不清貌。 [16] 侗(t ng)然：通达无挂碍的样子。 [17] 浮游：漫无目的的闲逛。 [18] 魍魉：茫然无依的样子。 [19] 隐：藏，这里指怀揣。真人：得道之人。 [20] 固然：本来的样子。 [21] 智故：狡诈，巧伪。智，有心机。故，有目的。

逮至夏桀之时^[1]，主暗晦而不明^[2]，道烂漫而不修^[3]，弃捐五帝之恩刑^[4]，推蹶三王之法籍^[5]。是以至德灭而不扬^[6]，帝道掩而不兴^[7]。举事戾

《老子》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言道德下衰。《览冥训》的“道德上通”正相反，言道德上合于自然，而不是下败于人为规范。

这里以“三王之法籍”作为保持秩序的准则，与夏桀所象征的无序混乱相对照。

苍天^[8]，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9]，天地除其德^[10]；仁君处位而不安^[11]，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12]，疏骨肉而自容^[13]，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14]，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15]，骄主而像其意^[16]，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17]，骨肉疏而不附^[18]

[注释]

[1]夏桀：夏代最后一位王。 [2]主：君上。暗晦：昏暗。 [3]澜漫：纷繁杂乱的样子。 [4]五帝：传说中上古的五位帝王，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黄帝、颛顼、喾、尧、舜。恩刑：恩典和刑法。 [5]蹶（jué）：倒，颠仆。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法籍：法典，法则。 [6]至德：最高的道德。 [7]掩：遮蔽。 [8]“举事戾苍天”二句：这里指严重违背当然的原则。戾，乖张，暴戾。 [9]春秋缩其和：这里指季节错乱。春秋，指四时节气。缩，减缩。 [10]天地除其德：天地失去了本来的作用。除，去掉。 [11]“仁君处位而不安”二句：仁慈的君王在位，却不得安宁；士大夫退出政治，不发表意见。处位，在位。隐道，隐身于道，保持名节的处世态度。 [12]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群臣揣测君主心意，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准，揣度。当，吻合。 [13]疏骨肉而自容：疏远亲人以保全自己。容，容身。 [14]参耦比周：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参耦，相互勾结。耦，并耕，这里引申为结伙。比周，紧密连接。 [15]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邪人在君臣父子之间竞相生事。载，事。 [16]“骄主而像其意”二句：喜欢生事的人往往藐视君主，让事情符合自己的心意，搅乱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骄主，对君主傲慢。像，合。乱人，使人乱。 [17]乖：背离，这里指君臣离

心离德。 [18] 附：依附，指亲人彼此亲爱。

晚世之时^[1]，七国异族^[2]，诸侯制法^[3]，各殊习俗，纵横间之^[4]，举兵而相角^[5]。攻城滥杀，覆高危安^[6]，掘坟墓，扬人骸，大冲车^[7]，高重京^[8]，除战道^[9]，便死路，犯严敌^[10]，残不义^[11]，百往一反^[12]，名声苟盛也^[13]。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14]，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15]，辂车奉饷^[16]，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17]，人羸车弊，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18]，身枕格而死^[19]。所谓兼国有地者^[20]，伏尸数十万^[21]，破车以千百数^[22]，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23]，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24]，饮人血，甘之刍豢^[25]。故自三代以后者^[26]，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27]，天下合而为一家人。

[注释]

[1] 晚世：指战国时代。 [2] 七国：战国时期的七个大诸侯国：齐、楚、燕、秦、赵、魏、韩。异族：分属不同族群。 [3] 制

《论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因此，诸侯制法被认为是天下失序的体现。

古代兵制，在车曰士，步行曰卒。

法：颁布法令。因为诸侯各有其国，所以不同的诸侯国各有不同的法令。 [4] 纵横：合纵连横，战国时纵横家的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合纵派以苏秦为代表，主张六国联合抗秦。连横派以张仪为代表，主张秦与六国分别结盟，使之尊秦。间：离间。 [5] 相角：相斗。 [6] 覆高危安：使处于高位的人倾覆，使安全的人危险。 [7] 大：使动用法，意思是冲车越造越大。冲车：古代用来冲撞城墙的战车。 [8] 高：使动用法，意思是重垒越筑越高。重京：人工筑垒的高丘。 [9] “除战道”二句：修整交战的通道，死亡的道路也因此畅通。除，修整。便，使方便。 [10] 犯：攻击。严敌：劲敌。 [11] 残不义：残害不应该被害的人。义，宜。 [12] 百往一反：一百个人前往参战，只有一个人回来。 [13] 苟盛：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名声。 [14] 甲卒：披甲的士卒。泛指战士。甲，铠甲。卒，步兵。 [15] 厮徒：服劳役的人。马圉(y)：养马的人。 [16] 輶(r ng)车：推车。輶，推。奉饷：运送军粮。 [17] 短褐不完：粗布短衣破旧不完整。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18] 奋首：拉车时头前伸用力的模样。 [19] 枕格而死：靠在车架子上死去。格，同“轂”，安装在车辕上用以拉车的横木。 [20] 兼国：兼并别人的国家。 [21] 伏尸：横陈的尸体。这里指杀人致死。 [22] 破车：使车破。 [23] 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受弓弩、矛戟、箭石创伤的人，搀扶着、抬运着，沿路可见。弓弩矛戟矢石，皆指交战的武器。扶举，相互扶持。 [24] 菹(z)：剁成肉酱。 [25] 刍豢：指牛羊猪狗等牲畜。 [26] “故自三代以后者”以下三句：三代以后，天下的人不再能安顿自己的本性，享受自己的生活，保持长寿、享有天年而不夭折于虐待。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修命，长命。夭，短命。人虐，人为的伤害。 [27] “诸侯力征”二句：因为诸侯依仗武力彼此征伐，天下不能融合为一家。力征，以武力彼此征伐。天下合，当作“天下不合”。

逮至当今之时^[1]，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2]，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3]，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4]，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5]，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6]。夫圣人者^[7]，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则是所修伏羲氏之迹^[8]，而反五帝之道也^[9]。

《览冥训》的理想是伏羲时代的太和，而不是三代的秩序。因为秩序以分类为前提，太和才是整全的和谐。

[注释]

[1] 当今之时：指刘安所处的时代。 [2] 怀其德：感念天子的盛德。 [3] 拱揖指麾：形容悠闲安适而指挥若定。拱，抱拳。揖，拱手礼。指麾，指挥。宾服：归顺。 [4] 贡职：附属国按照身份缴纳贡品。 [5] 相代：指帝位传承。 [6] 迎天德：指接受天命。 [7] “夫圣人者”以下三句：圣人不能制造机会，但机遇到来却不放过。 [8] 伏羲：即伏羲。 [9] 反：返回。五帝：何宁本作“五常”，据《道藏》本改正。

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1]，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2]，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嚶喋苛事也^[3]。《周书》曰：“掩雉不得^[4]，更顺其风。”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5]，掎拔其根^[6]，芜弃其本^[7]，而

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8]，为刻削^[9]，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10]，斩艾百姓^[11]，殫尽太半^[12]，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13]，是犹抱薪而救火^[14]，凿竅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15]，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16]。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17]，昆仑之输也^[18]。潦水不泄^[19]，汙澆极望^[20]，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瀼而无源者^[21]。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22]，姮娥窃以奔月^[23]，怅然有丧^[24]，无以续之^[25]。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26]，寄汲不若凿井^[27]。

[注释]

[1] 钳且、大丙：传说中的善御之人。辔（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衔（xián）：马嚼子。 [2] 伏戏：即伏羲。 [3] 嚙喋（zá dié）：水鸟或者鱼成群抢食的样子。苛事：繁琐的事务。 [4] “掩雉不得”二句：野鸡抓不到，换个位置，到顺风的地方去。掩，扑捉。 [5] 申：申不害，战国时郑国人。韩：韩非，战国末韩国人。商鞅：战国时卫国人。此三人是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 [6] 捫（bó）：拔。根：与下文“本”均指治国的基本原则。 [7] 芜弃：荒废抛弃。 [8] 凿：造。五刑：五种刑罚。说法不一，或以墨（面部刺字）、劓（yì，割鼻）、刖（fèi，断足）、宫（男子去势，女子

幽闭)、大辟(死刑)为五刑。 [9]刻削:刻薄残忍。 [10]锥刀之末:锥刀刻削出的细小木屑。这里指小利。 [11]斩艾(yì):杀戮。艾,通“刈(yì)”,割。 [12]殫(dān)尽:竭尽。大半:过半。 [13]忻:同“欣”。 [14]“是犹抱薪而救火”二句:这就好像靠添柴来救火,打通水道来蓄水,完全是背道而驰。凿窦,开孔。出水,当作“止水”。 [15]“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二句:井壁生出梓树,妨碍瓦瓮下井取水;沟边的树横长,会妨碍小船通行。 [16]狂生:乱长。无其本:背离了生长的道理。 [17]九折:多次弯曲。 [18]昆仑之输:来自昆仑山源头的不断输送。 [19]潦水:积水。泄:排泄。 [20]沪滢(wǎng yǎng):汪洋。极望:望不到边。 [21]澼(yì):雨后地面的积水。 [22]羿:神话中的善射者。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居昆仑山。 [23]姮娥:即嫦娥。 [24]怅然有丧:因为失去嫦娥而失意懊恼。 [25]续:跟随。指羿无法重新获得不死之药,服用后追随嫦娥去往月亮。 [26]燧:即阳燧,取火的工具。 [27]寄汲:在别人的水井打水。

[点评]

初读《览冥训》会感到头绪纷乱,它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开篇讲述的各种故事,与它后半部的历史叙述有什么关系?它的终篇,为什么要收结在“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追问。当然熟读之后也可以看到,《览冥训》虽然语言繁复,内在思路却是清晰的。它要显明的,是超越“类应”的“精通”;对应于历史,则是要在三代的秩序之上,提出一个时代更早也更加高妙的新理想,这就是伏羲时代的“太和”。《览冥训》认为,只有实现太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满足于三代秩序，不过是乞火寄汲而已，远未达到真正的理想，当然也就没有真正解决重建美好时代的问题。

《览冥训》开篇讲述了许多不同的故事：师旷奏乐、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公反日，还有雍门子的哭诉和詹何钓鱼等等，这些故事涉猎的人物各不相同，内容也各有特点，但是对于《览冥训》来说，却都是“精通”的具体事例。所谓“精通”，是指某个特别的人与宇宙本源（太极）或者整全的宇宙（太和）抑或上天发生直接的感通。这种感通往往被表达为“精诚动天”“精通于天”“上通九天”和“谕于人心”等等，意思都是一个专注的、激切的、悲愤的、无比强烈的精神或呼吁，对于上天或被呼吁者的感动，这种感动超越了“类应”，不可能在“类应”的模式下理解和解释。

何为“类应”？前几篇的注释和点评已经指出，《天文训》《地形训》和《时则训》中有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架构的分类模式，宇宙万物都以各自的属性，被分别划归于阴阳五行的某个类别之下，而所谓“类应”，就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之间所发生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也被称为“同类相动”。《览冥训》承认事物之间的“类应”，同时强调还有超越“类应”的“精通”在，而“精通”比“类应”微妙，指示着更加高妙的境界。

“精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分类”之上还有“太和”和“太极”，而“太和”和“太极”超越了阴阳。按照“类应”的原则，阳燧和日都属于阳，所以阳燧可以引火于日，方诸和月都属于阴，所以方诸可以引水于月。但是，《览冥训》又说阳燧和方诸不仅可以分别从日月处

获得火水，还可以同时从太极处获得火水。这种说法表明，太极不在阴阳的分类之下，而是在阴阳之上，比阴阳更加根本。调音的论说也是一样，“叩宫宫应，弹角角动”，这是“类应”，但同时又有“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的“音之君”存在，这个“音之君”超越了“五音”，与“太和”一样，因为超越了分类的具象而成为“音之君”。《览冥训》说，“精通”和“太和”都是微妙的。《览冥训》之“览”，是观览、察知；而“冥”，意指幽暗、微妙。《览冥训》篇名的含义，就是对幽微境况的察知。《览冥训》认为，分类和类应是清楚明白的，容易理解，但是精通和太和却是幽微的，需要深切洞察，才能有所领会。

铺垫了“分类”和“太和”的基本结构之后，《览冥训》进入到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它从黄帝时代讲起，黄帝时代“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社会因为男女、雌雄、上下、贵贱各安其位而秩序井然。《览冥训》认为，黄帝时代的有序固然美好，但还是不如伏羲时代，因为黄帝时代的秩序是以分类为前提，而伏羲时代“侗然皆得其和”，没有彼此的分别，一切都自足完满。比较了黄帝和伏羲时代之后，《览冥训》开始描述“失序”，夏桀时代的暴虐和混乱被认为是“失序”的具体表现。并且，失序似乎是越演越烈的，到了战国时代，乱象已经丛生，甚至出现了“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的惨况。这种让人心惊的描写所隐含的价值立场，是指出有序必然面临失序，因此恢复秩序并不是最高理想，还应该寻找更加根本的解决之道，追求更加高妙的理想。《览冥训》找到的理想是“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